

二十四史九通政典類要合編

前漢

第三冊

蘇子知
和

PDG

二十四史九通政典類要合編卷十六

前漢八

職官

加官 爵 舊爵 武功爵 賜爵 鬻爵 特進 領尚書事 領他官 兼官 行守假 宿衛 待詔 使外國 行水火流民 舉賢觀風 舉冤獄

侍中左右曹諸吏散騎中常侍皆加官所加或列侯將軍卿大夫將都尉尚書太醫太官令至郎中

亡員多至數十人侍中中常侍得入禁中諸曹受尚書事諸吏得舉法散騎騎並乘輿車給事中亦

加官所加或大夫博士議郎掌願閭應對位次中常侍中黃門有給事黃門位從將大夫皆秦制

漢書

漢侍中冠武弁大冠亦曰惠文冠加金璫附蟬為文貂尾為飾侍中服則左貂常侍服則右貂金取

外勁捍而內溫潤此本趙武靈王胡服之制秦破趙得其冠以賜侍中便繁左右與帝升降舊用儒者然貴子弟榮其觀好至乃襁抱

坐受寵位貝帶脂粉綺襦紈袴鷄冠惠帝時侍中鷄冠貝帶傅脂粉張辟疆年十五桑弘羊年十三並為侍中鷄冠似鳳皇神鳥直侍左右分

掌乘輿服物下至褻器虎子之屬蘇則與吉茂同隱於太白山後則為侍中舊親省起居故謂之執虎子茂見則嘲曰仕進不止執虎子則笑曰誠不能效汝蹇蹇鹿

驅武帝時孔安國為侍中以其儒者特聽掌御唾壺朝廷榮之本有僕射一人秦漢以侍中功高者一人為僕射

給事中加官也秦置漢因之所加或大夫博士議郎掌願問應對位次中常侍侍中黃門無員漢官表曰

凡侍中左右曹諸吏散騎中常侍皆加官也諸給事中日上朝謁平尚書奏事分為左右曹以有事殿中故曰給事中

散騎常侍自秦置散騎又置中常侍散騎並乘輿並音步浪切騎而散從無常職後中常侍得入禁中皆無員漢因

之並加官 說在侍中篇 散騎有常侍侍郎與侍中黃門侍郎 以上並通考職官考通典通志並同

右加官

爵一級曰公士二上造三簪鼻四不更五大夫六官大夫七公大夫八公乘九五大夫十左庶長十

一右庶長十二左更十三中更十四右更十五少上造十六大上造十七駟車庶長十八大庶長十

九關內侯二十徹侯皆秦制以賞功勞徹侯金印紫綬避武帝諱曰通侯或曰列侯改所食國令長

名相又有家丞門大夫庶子 漢書百官表

高帝五年詔曰軍吏卒會赦其七大夫以上 師古曰七大夫公大夫也 皆令食邑非七大夫以下皆復其身及戶

勿事 漢書高帝紀

又曰七大夫公乘以上皆高爵也爵或人君上所尊禮異日秦民爵公大夫以上令丞與亢禮今吾

於爵非輕也且法以有功勞行田宅其令諸吏善遇高爵且廉問有不如詔者以重論之 漢書高帝紀

八年令爵非公乘以上毋得冠劉氏冠 漢書高帝紀

武帝時民多買復 師古曰入財於官以取優復 及五大夫千夫於是除千夫五大夫為吏 漢書食貨志

右爵

樊噲賜上閭爵 孟康曰不在二十爵中加執圭執帛比也如淳曰閭或作閭呂氏春秋曰魏文侯相勝齊於長城天子賞文侯以上閭爵張晏云得徑上閭管灼曰名通於天子也如淳

引呂氏春秋證上閭音中問之問 史記樊噲傳

封曹參爲執帛

張晏曰孤卿也或曰楚官名史記曹相國世家

夏侯嬰賜爵七大夫賜爵五大夫賜爵執帛

史記夏侯嬰傳

夏侯嬰賜爵執珪賜爵封

史記夏侯嬰傳

曹參遷爲執珪

史記曹相國世家

樊噲賜爵鄉賜爵封

史記樊噲傳

傅寬賜爵鄉

漢書傅寬傳

右舊爵

武帝元朔六年詔曰日者大將軍巡朔方征匈奴斬首虜萬八千級諸禁錮及有過者咸蒙厚賞得

免減罪今大將軍仍復克獲斬首虜萬九千級受爵賞而欲移賣者無所流恥其議爲令有司奏請

置武功賞官以寵戰士

漢書武帝紀

有司請置賞官名曰武功爵

臣瓚曰茂陵中書有武功爵一級曰造士二級曰閑輿術三級曰頁士四級曰元戎士五級曰官首六級曰秉鐸七級曰千夫八級曰樂鄉九

級曰執戎十級曰政戾庶長十一級曰軍衛此武帝所制以寵軍功師古曰此下云級十七萬凡直三十餘萬金今瓚所引茂陵中書止於十一級則計數不足與本文乖突或者茂陵書說之不盡也

級十七萬凡直三十餘萬金諸買武功爵官首者試補吏先除千夫如五大夫

師古曰五大夫舊二十等爵之第九級也

至此以上始免繇役故每先選以爲吏千夫者武功十一等爵之第七也亦得免役今則先除爲吏

比於五大夫也劉攽曰直三千餘萬金其價之差殊不可詳也秦爵十八大庶長十九則闕內侯

武功爵比之減一級入闕內侯亦其宜也或說七當作一與茂陵中書合矣子謂賣爵當級級稍增其價豈可例云級十七萬若每級十七萬比至三十餘萬金則一萬七千餘級又非也然則誤行此

萬字蓋武功爵其級十七又曰官首亦武功爵名當讀云買武功官首試補吏先除言官首補吏稱試但先除之千夫如五大夫五大夫之制於史無傳以理推之當是補吏不試也 又有罪又減二等爵得至樂卿師古曰樂卿者武功爵第八等也言買爵唯得至第八也此文止論武功爵級而作注者乃以舊二十等爵解之失其本意故刪而不取 呂顯軍功軍功多用超等大者封侯卿大夫小者郎漢書食貨志通考同

右武功爵

高帝二年令民立漢社稷施恩德賜民爵漢書高帝紀

孝惠卽位賜民爵一級師古曰帝初廟位為恩惠也 中郎郎中滿六歲爵三級四歲二級蘇林曰中郎 外郎滿六

歲二級蘇林曰外郎散郎也 中郎不滿一歲一級外郎不滿二歲賜錢萬張晏曰不滿一歲謂不滿四歲之一歲之二歲作郎四歲也師古曰此說非也直謂作郎未經一歲二歲耳 劉攽曰此賜爵之差中郎

二歲乃當一級今不滿一歲亦一級恩優之也又散郎三歲當賜一級今斷不滿二歲賜錢萬則滿二歲亦賜一級矣 宣官尚食比郎中應劭曰宣官闕寺也尚主也舊有五尚冠尚帳尚衣尚席亦是如淳曰主天子物曰尚主文書曰尚書又有尚符璽郎也漢儀注舍中有五

尚而內官婦人謂騎耳 有諸尚也 謁者執楯執戟武士騶比外郎應劭曰執楯執戟親近陛衛也武士力士也高祖使武

令為騎因太子御驂乘賜爵五大夫舍人滿五歲二級師古曰武士騶以上皆舊侍從天子之人也舍人以上太子之官屬 漢書惠帝紀

孝文元年建太子因賜天下民當為父後者爵一級師古曰雖非已生正嫡但為後者即得賜爵 漢書文帝紀

孝景三年立皇子為王賜民爵一級漢書景帝紀

孝景後三年皇太子冠賜民為父後者爵一級漢書景帝紀

孝景中元年夏四月赦天下賜民爵一級

後元年二月赦天下賜民爵二級中二千石諸侯相爵右庶長如淳曰雖有尊官未必有高爵故數漢書景帝有賜爵師古曰右庶長第十一爵也帝紀

高帝五年詔曰軍吏卒會赦其亡罪而亡爵及不滿大夫者皆賜爵為大夫如淳曰軍吏卒會赦得免罪及本無罪而無爵

級者皆賜爵為大夫師古曰大夫第五爵也劉敞曰予謂有罪者會赦免罪而已不得賜爵也亡罪乃得為大夫耳故大夫以上賜爵各一級師古曰就加

其七大夫以上皆令食邑漢書高帝紀

孝惠五年九月長安城成賜民爵一級漢書惠帝紀

鼂錯言守邊備塞事曰募輸奴婢欲以拜爵者不足乃募民之欲往者皆賜高爵復其家郡縣之民

得買其爵以增至卿上從其言募民徙塞下漢書鼂錯傳

孝武元鼎四年冬十月行幸雍祠五時賜民爵一級女子百戶牛酒漢書武帝紀

孝宣本始元年五月鳳皇集膠東千乘赦天下賜吏二千石諸侯相下至中都官宦吏六百石爵各

有差如淳曰中都官宦吏奄人為吏者也晉灼曰凡職在京師者也師古曰左更師古曰二說皆非也中都官謂在京師諸官也宦吏諸奄官也自左更至五大夫師古曰左更

五大夫第九爵也更音工衡反劉敞曰案此賜爵不及中二千石者緣王即位九侯率已為關內侯矣賜天下人爵各一級孝者二級漢書宣帝紀

孝昭元鳳四年帝加元服賜中二千石以下及天下民爵漢書昭帝紀

孝宣本始二年尊孝武廟為世宗廟巡狩所幸之郡國皆立廟賜民爵一級漢書宣帝紀

孝宣神爵四年潁川太守黃霸以治行賜爵及潁川吏民有行義者爵人二級力田一級貞婦順女

帛漢書宣帝紀

孝元永光二年詔陰陽不調三光晦昧其大赦天下賜民爵一級吏六百石以上爵五大夫勤事吏

各三級

漢書元帝紀

孝成河平四年匈奴來朝赦天下徒賜孝弟力田爵二級

漢書成帝紀

孝武元光元年賜民長子爵一級

漢書武帝紀

右賜爵

孝惠元年民有罪得買爵三十級以免死罪

應劭曰一級直錢二千凡為六萬若漢書惠帝紀

鼂錯說上曰今募天下入粟縣官得以拜爵得以除罪入粟受爵至五大夫以上乃復一人耳於是

文帝從錯之言令民入粟邊六百石爵上造稍增至四千石為五大夫萬二千石為大庶長各以多

少級數有差

漢書食貨志

又言募民徙塞事募不足募輸奴婢欲以拜爵者上從其言

漢書鼂錯傳

景帝時上郡以西旱復修賣爵令而裁其賈以招民

師古曰裁謂減省之也漢書食貨志

武帝時兵革數動民多買復及五大夫千夫調發之士益鮮於是除五大夫千夫為吏

漢書食貨志

孝成鴻嘉三年令吏民得買爵賈級千錢

漢書成帝紀

永始二年詔曰關東比歲不登吏民以義收食貧民入穀物助縣官振贍者已賜直其百萬以上加

賜爵右更欲為吏補三百石其吏也遷二等三十萬以上賜爵五大夫吏亦遷二等民補郎

漢書成帝紀

景帝二年詔曰人不患其不知患其爲詐也不患其不勇患其爲暴也不患其不富患其無厭也其唯廉士寡欲易足令嘗算十以上迺得官服虔曰嘗萬錢算百二十七也應劭曰古者疾吏之貪衣食足知榮辱限嘗十算乃得爲吏十算十萬也賈人有財不得爲吏廉士無嘗又不得官故減嘗四算得官矣嘗與贊同廉士算不必眾有市籍不得官無嘗又不得官朕甚愍之嘗算四得官亡令廉士久失職貪夫長利

按漢初限嘗富者乃得官蓋恐其家貧而爲吏則必貪故也然致富者多賈人而賈人又不得爲吏有市籍卽買人也然則嘗不及算與及算而爲賈人者皆不可以爲官則所限者眾矣故景帝詔減作嘗算四乃得官云

武帝時董仲舒對策言選郎吏又以富貴未必賢也

武帝卽位于戈日滋財賂衰耗而不贖入物者補官出貨者除罪選舉廉恥相胃興利之臣自此始也其後府庫益虛乃募民能入奴婢得以終身復爲郎增秩及入羊爲郎始於此

元狩四年除故鹽鐵官家富者爲吏吏道益雜不選而多賈人矣

元鼎二年始令吏得入數補官郎至六百石師古曰吏更選補高官郎文就增其秩得至六百石也

元鼎三年所忠言世家子弟富人或鬪雞走狗馬弋獵博戲亂齊民乃徵諸犯令相引數千人命曰

株送徒入財者得補郎郎選衰矣言被牽引者爲其根株所送當充徒役而能入財者卽當補吏

按漢初仕途不加澄汰懼民之棄本逐末而儲蓄不豐也遂立爲入粟法懼吏之貧乏無藉而貪

欲無厭也遂立爲賞算法雖有愧於古人任賢使能之意然猶不過隨時救弊而上之人未嘗利其財也至武帝以征伐之餘用度不足始立賞官明開鬻賣之門入穀者入羊者入奴婢者煮鹽冶鐵者皆得入仕至株送之法行則陷之以罪畧以取其財而復酬之以官於是名器益濫矣

西漢以賞爲郎

如清曰漢制賞五百萬得爲常侍郎

張釋之 司馬相如

楊惲傳惲遷中郎將郎官故事令郎出錢市財用給文書迺得出名曰山郎

山財用之所出故取名焉移病盡一

日輒償十沐

言出財用者雖非沐沐常得在外也

或歲餘不得沐其豪富郎日出遊戲或行錢得善部貨賂流行轉相

放效惲爲中郎將罷山郎移長度大司農以給財用

長久也一歲之調度言總一歲所須財物文書調度移司農以官錢給之

其疾病休

謁洗沐以法令從事有罪輒奏免薦其賢者郎官化之莫不自勵絕請謁貨賂之端宮殿翕然稱之

貢禹傳禹言孝文時貴廉潔賤貪污賈人贅壻及吏坐贓者皆禁錮不得爲吏賞善罰惡不阿親戚

罪白者伏其誅疑者以與民毋贖罪之法固令行禁止武帝始臨天下尊賢用士闢地廣境自見功

大威行遂從嗜欲用度不足乃行一切之法使犯法者贖罪入穀者補吏是以天下奢侈官亂民貧

盜賊並起亡命者眾郡國恐伏其誅則擇便巧史書習於計簿能欺上府者以爲右職姦軌不勝則

取勇猛能操切百姓者以苛暴威服下者使居大位故亡義而有財者顯於世欺謾而善書者尊於

朝諂逆而勇猛慧貴於官故俗皆曰何以孝弟爲財多而光榮何以禮義爲史書而仕宦何以謹慎

爲勇猛而臨官故黥劓而免鉗者猶復攘臂爲政於世行雖犬彘家富勢足目指氣使是爲賢耳故

爲勇猛而臨官故黥劓而免鉗者猶復攘臂爲政於世行雖犬彘家富勢足目指氣使是爲賢耳故

謂居官而置富者爲雄桀處姦而得利者爲壯士察其所以然皆以犯法得贖罪求士不得眞賢相守崇財利誅不行之所致也今欲興至治致太平宜除贖罪之法相守選舉不以實及有贓罪者輒誅亡但免官則爭盡力爲善貴孝弟賤賈人進眞賢舉實廉而天下治矣

按楊惲傳所載及貢禹所言大槩爲賞郎設也任官不以材德選而徒擇其賞力之富厚豈理也哉然賞郎之見漢史者惟張釋之司馬相如釋之十年不得調有久宦減仲產之歎相如亦謝病免歸成都家徒四壁立蓋其初非以德選爲世所輕而宦亦不達故資產之富厚者反因宦而貧雖以釋之之才相如之文苟非一日他有以見知人主自致顯榮則必爲賞郎所累終身坎壈矣士之所以進身者其發軔可不審哉

黃霸傳馮翊以霸入財爲官不署右職使領郡錢穀計夫輸財於官而得仕者猶不以右職卑之況徒以其家資之厚而子之官者乎

輸財得官

卜式

武帝時上書願輸家財半助邊不報再獻錢三十萬拜郎中後爲御史大夫封侯

黃霸

武帝末以待詔入錢賞官補侍郎謁者生同產有罪劾免後復

入穀沈黎郡補左馮翊二百石卒史至丞相

楊僕

以千夫爲吏一千夫卽武功賞第七級至樓船將軍封侯通考賞選考

右嚮僞

王譚位特進領城門兵

漢書外戚傳

王商位特進領城門兵置幕府得舉吏如將軍

漢書元后傳

前漢

職官

五

約雅堂藏板

傅喜位特進奉朝請

漢書傅喜傳

薛宣加寵特進位次師安昌侯給事中視尚書事

漢書薛宣傳

張禹以列侯朝朔望位特進見禮如丞相置從事史五人

漢書張禹傳

漢制諸侯功德優盛朝廷所敬異者賜位特進位在三公下

通考職官考通典同

右特進

霍光以大將軍領尚書事

漢書霍光傳

張安世以車騎將軍領尚書事又以衛將軍領尚書事

漢書張安世傳

師丹以左將軍領尚書事

漢書師丹傳

蕭望之以前將軍領尚書事

漢書蕭望之傳

王鳳以大司馬領尚書事

漢書元后傳

鄭寬中以光祿大夫領尚書事

漢書張山拊傳

孔光以光祿勳領尚書事

漢書孔光傳

張禹以光祿大夫領尚書事

漢書張禹傳

霍山以奉車都尉領尚書事

漢書霍山傳

周堪以光祿大夫領尚書事

漢書周堪傳

車騎將軍王音內領尚書外典兵馬

漢書毋將隆傳

史高以外屬爲大司馬車騎將軍領尚書事

漢書匡衡傳

于定國以光祿大夫平尚書事

漢書于定國傳

張敞以中大夫平尚書事

漢書張敞傳

漢承秦置武帝遊宴後庭始用宦者主中書以司馬遷爲之中間罷其官以爲中書之職成帝建始四年罷中書宦者置尚書五人一人爲僕射四人分爲四曹通掌圖書祕記章奏及封奏宣示內外而已其任猶輕

漢武帝時左右曹諸吏分平尚書奏事知樞要者始領尚書事張安世以車騎將軍霍光以大將軍

王鳳以大司馬師丹以左將軍並領尚書事

張安世領尚書事職典樞機以謹慎周密自著每言天政已決輒移病出聞有詔令乃驚使吏之丞相府問焉

自朝廷大臣莫知與議也又孔光字子夏領尚書事凡典樞機十餘年守法度修政事不希苟合問溫室省中樹皆何木也光答以他語其謹密如此以上通典職官典通志通考並同

右領尚書事

平領

桑宏羊爲治粟都尉領大農

漢書食貨志

東邪咸陽孔僅爲大農丞領鹽鐵事

漢書食貨志

霍山奉車都尉侍中領胡越兵

漢書霍光傳

孔光爲帝太傅領宿衛

漢書孔光傳

王譚王商位特進領城門兵

漢書元后傳

金涉爲侍中騎都尉領三輔胡越騎

漢書金日磾傳

鍾元爲尙書令領廷尉

漢書何並傳

劉向以故九卿召拜爲郎中領護三輔都水

漢書劉向傳

息夫躬以左曹光祿大夫使持節領護三輔都水

漢書息夫躬傳

馮參爲諫大夫領護左馮翊都水

漢書馮參傳

劉向爲光祿大夫領校中五經秘書

漢書劉向傳

劉歆河平中受詔與父向領校秘書

漢書劉歆傳

右領他官

張安世車騎將軍光祿勳又遷右將軍光祿勳

漢書霍光傳

宣帝徙度遼將軍未央衛尉范明友爲光祿勳

漢書霍光傳

宣帝拜蕭望之爲前將軍光祿勳

漢書蕭望之傳

趙充國擢爲後將軍兼水衡都尉征匈奴還爲後將軍少府

漢書趙充國傳

王莽爲右將軍衛尉

漢書百官表

右將軍典屬國常惠馮奉世

漢書馮奉世傳

王尊轉守槐里兼行美陽令事

漢書王尊傳

右兼官

張湯韓安國並以御史大夫行丞相事

漢書張湯韓安國傳

太僕臣賀行御史大夫事

史記三王世家

行太常事太中大夫劉歆

漢書孝平王后傳

汾陽侯靳石爲太常行太僕事

漢書功臣表

韓延年爲太常行大行令事

漢書功臣表

行大鴻臚事少府樂成

漢書霍光傳

太子少傅臣安行宗正事

史記三王世家

王溫舒爲右輔行中尉事

漢書王溫舒傳

留侯張良行太子少傅事

漢書張良傳

黃霸廷尉行丞相長史事

漢書黃霸傳

蓋寬饒遷諫大夫行郎中戶將事

漢書蓋寬饒傳

王尊守京輔都尉行京兆尹事

漢書王尊傳

劉德宗正行京兆尹事

漢書劉德傳

翟義南陽都尉行太守事

漢書翟義傳

王尊轉守槐里兼行美陽令事

漢書王尊傳

朱雲以六百石秩試守御史大夫

漢書朱雲傳

光祿大夫劉辟彊守長樂衛尉

漢書楚元王傳

守少府蕭望之

漢書蕭望之傳

蕭育泰山太守入守大鴻臚

漢書蕭望之傳

執金吾任宏守大鴻臚

漢書哀帝紀

御史臣光守尚書令

史記三王世家

趙廣漢京輔都尉守京兆尹

漢書趙廣漢傳

龔勝光祿大夫守右扶風

漢書龔勝傳

王訢爲右輔都尉守右扶風武帝出駐車拜訢爲眞

漢書王訢傳

薛宣入守左馮翊滿歲稱職爲眞

漢書薛宣傳

朱博以高第入守左馮翊滿歲爲眞

漢書朱博傳

守丞相長史邊通

漢書張湯傳

守軍正丞胡建

漢書胡建傳

寧起居史路溫舒溫舒傳

張敞守太原太守漢書張敞傳

王尊守京輔都尉漢書王尊傳

茂陵守令尹公漢書原涉傳

華陰守丞嘉漢書朱雲傳

漢二年拜曹參爲假左丞相入屯兵關中漢書曹參傳

假稻田使者燕倉漢書昭帝紀

趙充國以假司馬從貳師將軍漢書趙充國傳

軍侯假丞杜勳漢書陳湯傳

右行守假

漢二年六月漢王還櫟陽令諸侯子在關中者皆集櫟陽爲衛漢書高帝紀

高帝崩陳平畏讒固請之得宿衛漢書陳平傳

高后二年齊哀王遣弟章入宿衛封朱虛侯四年封章弟興居爲東牟侯皆宿衛長安史記齊悼惠王世家

文帝入未央宮有謁者十人持戟衛端門漢書周勃傳

武帝時董仲舒對策曰使諸列侯郡守二千石各擇其吏民之賢者歲貢各二人以給宿衛漢書董仲舒傳

終軍曰得列宿衛食祿五年

漢書終軍傳

王臧上書宿衛累遷一歲至郎中令

漢書申公傳

張安世輔政宿衛十有三年封爲富平侯

漢書張湯傳

昭帝時燕王旦上書願歸符璽入宿衛

漢書燕王旦傳

宣帝地節二年詔曰博陸侯宿衛武帝三十餘年

漢書宣帝紀

陽城侯劉德親行謹厚以德得官宿衛者二十餘年

漢書楚元王傳

魏相奏張安世子延壽重厚可以爲光祿勳領宿衛臣

漢書張湯傳

楊惲與孫會宗書曰幸賴先人餘業得備宿衛

漢書楊惲傳

馮參爲黃門郎給事中宿衛十餘年

漢書馮參傳

孔光爲帝太傅位四輔給事中領宿衛

漢書孔光傳

成帝詔曰車騎將軍王音宿衛忠正勤勞王家

漢書元后傳

元后益封孔光詔曰博山侯光宿衛四世世爲傅相光祿勳豐宿衛三世奉車都尉甄邯宿衛勤勞

建議定策

漢書王莽傳

郎中有車戶騎三將

如淳曰主車曰車郎主戶衛曰戶郎漢書儀曰郎中令主郎中左右車將主左右車郎左右戶將主左右戶郎

凡郎官皆主更直執戟

宿衛諸殿門唯議郎不在直中

漢儀曰三署郎見光祿勳執板拜若見五官左右將執板不拜於三公諸卿無敬通典職官典

右宿衛

尙方待詔

漢書郊祀志

待詔金馬門

漢書公孫宏劉向馮商傳

待詔公車

漢書東方朔朱買臣谷永傳

待詔承明之庭

漢書揚雄傳

待詔丞相府

漢書楚元王傳

待詔宦者署

漢書東方朔蘇武劉歆龔奉傳

待詔黃門

漢書李尋梁邱賀傳

武帝詔求能爲韓詩者召蔡義待詔

漢書蔡義傳

伍宏以醫待詔

漢書董賢傳

吾邱壽王以善格五待詔

漢書吾邱壽王傳

宣帝詔見王褒以爲待詔

漢書何武傳

魏相奏言知音善鼓琴者趙定龔德皆召見待詔

漢書王褒傳

本草待詔

漢書郊祀志

成帝時言祭祀方術者皆得待詔

漢書郊祀志

右侍詔

孝武建元中月氏怨匈奴漢乃募能使者張騫以郎應募使月氏

漢書張騫傳

元封五年詔令州郡察吏民有茂材異等可使絕國者

漢書武帝紀

天漢元年遣蘇武以中郎將使持節送匈奴使留在漢者武與副中郎將張勝及假吏募士斥候百

餘人俱

漢書蘇武傳

邛苻願爲內臣妾孝武乃拜司馬相如爲中郎將建節往使副使者王然于壺充國呂越人馳四乘

之傳以賂西南夷至蜀太守以下郊迎縣令負弩矢先驅

漢書司馬相如傳

天子聞張騫之言欲從蜀求大夏遣乃令因蜀犍爲發閒使數道並出出駝出苻出徒

音邛出犍古

曰閒使者求開闢而行又勸通傳注閒使謂使人伺閒隙而單行

漢書張騫傳

孝昭始元六年移中監蘇武前使匈奴留十九歲乃還奉使全節以武爲典屬國

漢書昭帝紀

宣帝時光祿大夫義渠安國使行諸羌

漢書趙充國傳

元康元年上令羣臣舉可使西域者前將軍韓增舉上黨馮奉世以衛侯使持節送大宛諸國客

漢書

馮奉世傳

元帝初元五年衛司馬谷吉使匈奴不還

漢書元帝紀

建昭三年使婁西或騎都尉甘延壽副校尉陳湯矯發戊己校尉屯田吏士及西域胡兵攻郅支單

于斬其首傳詣京師

漢書元帝紀

蕭育遷謁者使匈奴副校尉

師古曰時令校尉爲使於匈奴而有爲之副故授副校尉

後復爲中郎將使匈奴蕭咸爲中郎將使

匈奴蕭由遷謁者使匈奴副校尉

漢書蕭望之傳

金參使匈奴匈奴中郎將

漢書金日磾傳

右使外國

孝武元狩三年遣謁者勸有水災郡種宿麥舉吏民能假貸貧民者以名聞

漢書武帝紀

元鼎二年九月詔方今水潦移於江南方下巴蜀之粟致之江陵遣博士中等分循行諭告所抵毋

令重困吏民有賑救飢民免其厄者具舉以聞

漢書武帝紀

元鼎中博士徐偃使行風俗偃矯制使膠東魯國鼓鑄鹽鐵終軍奏偃矯制顛行非奉使體

漢書終軍傳

孝昭始元二年三月遣使者賑貸貧民毋種食者

漢書昭帝紀

孝宣本始四年正月詔曰今歲不登已遣使者賑貸困乏

漢書宣帝紀

孝成建始三年九月詔乃者郡國被水災流殺人民遣諫大夫林等循行天下

漢書成帝紀

河平四年三月遣光祿大夫博士嘉等十一人行舉潁河之郡水所毀傷困乏不能自存者發財賑

貸避水它郡國所在冗食之舉愷厚有行能直言之士

漢書成帝紀

平當行流民幽州奉使者十一人爲最

漢書平當傳

陽朔二年秋關東大水流民欲入關者勿苛留遣諫大夫博士分行視九月奉使者不稱漢書成帝紀

鴻嘉四年正月詔水旱爲災關東流冗者眾已遣使者循行郡國被災害什四以上民貧不滿三萬

勿出租賦逋貸未入皆勿收流民欲入關輒籍內漢書成帝紀

孝哀初卽位詔乃者河南潁川郡水出流殺人民壞廬舍已遣光祿大夫循行舉籍賜死者棺錢人

三千漢書哀帝紀

右行水灾流民

孝武元狩六年遣博士大等六人分循行天下存問鰥寡廢疾亡以自振業者貸與之論三老孝弟

以爲民師舉獨行之君子召詣行在所士有特招使者之任也詳問隱處亡位及寃失職姦猾爲害

野荒治苛者舉奏郡國有所以爲便者上丞相御史以聞漢書武帝紀

孝昭始元元年遣廷尉王平等五人持節行郡國舉賢良問民所疾苦寃失職者漢書昭帝紀

孝宣元康四年遣太中大夫彊等十二人循行天下存問鰥寡覽觀風俗察吏治得失舉茂材異倫

之士本始元年遣使者持節詔郡國二千石謹牧養民而風德化漢書宣帝紀

孝元初元元年詔方田作時朕憂蒸庶之失業臨遣光祿大夫褒等十二人循行天下存問耆老鰥

寡孤獨困乏失職之民延登賢俊招顯側陋因覽風俗之化漢書元帝紀

建昭四年臨遣諫大夫博士賞等二十一人循行天下存問耆老鰥寡孤獨乏困失職之人舉茂材

特立之士

漢書元帝紀

孝成永始三年正月日有蝕之詔臨遣太中大夫嘉等循行天下存問耆老民所疾苦其與部刺史

舉愷樸謙遜有行義者各一人

漢書成帝紀

孝平元始四年遣太僕王憚等八人又置副假節分行天下覽觀風俗

漢書平帝紀

右舉賢觀風

治獄使者內謁者令郭穰

漢書宣帝紀

孝宣五鳳四年四月日有蝕之詔以前使使者問民所疾苦復遣丞相御史掾二十四人循行天下

舉冤獄察擅爲苛禁深刻不改者

漢書宣帝紀

孝成鴻嘉元年詔曰方生長時臨遣諫大夫理等舉三輔三河宏農冤獄

漢書成帝紀

成帝初卽位孔光爲博士數使錄冤獄行風俗賑贍流民奉使稱旨

漢書孔光傳

右舉冤獄

二十四史九通政典類要合編卷十七

前漢九

職官

秩祿給數 奉朝請

久任 恩賜 致仕 闕功臣

雜遣使 奉使矯制 矯節

改官名 省官

告甯祿

萬石

穀月三百五十斛

太師

太傅

太保

丞相

太尉

御史大夫

前後左右將軍

以上並漢書百官表

太常

光祿勳

衛尉

中二千石

師古曰中二千石實得二千石也中之言滿也月得百八十斛是為一歲凡得二千一百六十石言二千者舉成數耳

廷尉

大鴻臚

宗正

大司農

少府

執金吾

僕

異二千石

按外或容華秩視異二千石在中二千石月得百五十斛一歲凡得千八百石又按如清注汲黯傳亦云諸侯相秩異二千石月得百五十斛臣瓚注詹事引茂陵書秩異二千石

而百官表乃亡此秩考東京則有此秩矣

二千石

師古曰穀月百二十斛一歲凡得一千四百四十石

太子太傅

荀悅漢紀自太子太傅至扶風比二千石

太子少傅

詹事

茂陵書秩異二千石

將作少府

大長秋

長樂少府

建平四年四太后各置少府皆中二千石

長信少府

典屬國

兆尹

左馮翊

右扶風

京輔都尉

左輔都尉

右輔都尉

司隸校尉

荀悅漢紀校尉並比二千石

城

門校尉

中壘校尉

屯騎校尉

步兵校尉

虎賁校尉

諸侯相

初金印吳楚反後改銀印初異二千石在郡守上

郡太守

增秩者為中二千石元帝建昭二年益三河大郡太守秩

長信中

太僕

諸侯太傅

諸侯御史大夫

諸侯中尉

哀帝曰博相中尉皆謂二千石

中少府

左曹

都尉

漢書元帝紀

州牧

漢書朱博傳秩異二千石

長陵令

漢呂后六年秩長陵令二千石

大內

史記孝景本紀

職官

秩異二千石

長陵令

漢呂后六年秩長陵令二千石

大內

史記孝景本紀

職官

秩異二千石

長陵令

漢呂后六年秩長陵令二千石

大內

史記孝景本紀

職官

秩異二千石

長陵令

漢呂后六年秩長陵令二千石

大內

史記孝景本紀

職官

秩異二千石

長陵令

漢呂后六年秩長陵令二千石

大內

史記孝景本紀

職官

秩異二千石

長陵令

漢呂后六年秩長陵令二千石

大內

史記孝景本紀

職官

秩異二千石

長陵令

漢呂后六年秩長陵令二千石

大內

史記孝景本紀

職官

秩異二千石

長陵令

漢呂后六年秩長陵令二千石

大內

史記孝景本紀

職官

秩異二千石

長陵令

漢呂后六年秩長陵令二千石

大內

史記孝景本紀

職官

秩異二千石

長陵令

漢呂后六年秩長陵令二千石

大內

史記孝景本紀

職官

秩異二千石

比二千石

穀月百斛

丞相司直

護軍都尉

光祿大夫

亡印綬增秩爲中二千石

五官中郎將

左中郎將

右中郎將

虎賁中郎將

監羽林中郎將

西域都護

奉車都尉

駙馬都尉

騎都尉

都尉

千石

穀月九十斛

丞相長史

大司馬長史

御史中丞

將軍長史

大常丞

光祿丞

衛尉丞

六典注

比千石

太僕丞

大鴻臚丞

宗正丞

大司農丞

少府丞

執金吾丞

廷尉正監

左監

廷尉右監

荀悅漢紀正監秩比二千石

諸侯郎中令

諸侯僕

武帝損郎中令秩千石僕秩亦千石

萬戶縣令

比千石

穀月八十斛

太中大夫

郎中車將

郎中戶將

郎中騎將

謁者僕射

期門僕射

八百石

成帝陽朔二年除吏八百石秩李奇曰除八百就六百

比八百石

諫大夫

六百石

穀月七十斛

將作少府丞

詹事丞

水衡都尉丞

廷尉左平

廷尉右平

京兆丞

左

馮翊丞

右扶風丞

京輔都尉丞

左輔都尉丞

右輔都尉丞

郡長史

自刺史郡太守

丞

郡都尉丞

萬戶縣令

朔方刺史

太子門大夫

太子庶子

太常掌故

漢書屬武騎

常侍

漢書司馬相如傳

公車司馬令

大廡令

未央令

家馬令

車府令

路輅令

騎馬令

馬令

式道左候

式道右候

式道中候

廩犧令

外史

漢書平帝紀閭師

漢書平帝紀

比六百石

穀月六十斛

博士

議郎

左中郎

右中郎

戊己校尉

太子洗馬謁者

五百石或帝陽朔二年除吏五百石 縣長

四百石穀月五 縣丞 縣尉

比四百石穀月四 五官侍郎 左侍郎 右侍郎

三百石穀月四 次縣長

比三百石穀月三 五官郎中 左郎中 右郎中

二百石穀月三 左馮翊卒史漢書王肅傳 縣丞 縣尉

比二百石穀月二

百石穀月十 御史屬史記匡衡傳 左右內史卒史 郡國五經卒史 大行卒史以上漢書儒林傳 長安

游徼 長安獄吏以上漢書趙廣漢傳

比百石 斗食師古曰斗食者言一歲不滿百石日食一斗二升 佐史師古曰斗食謂佐史也以上並漢書百官表

漢自中二千石至百石凡十六等

漢制祿秩自中二千石至百石各有等差宣帝又益天下吏百石以下俸十五漢書曰若食一斛則益五斗又應劭注漢

書曰張敞蕭望之言曰夫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今小吏俸率不足常有憂父母妻子之心雖欲潔身為廉其勢不能請以什率增天下吏俸宣帝乃益天下吏俸什二而漢書言十五兩

存其說耳至成帝陽朔二年除八百石五百石秩除八百就六百和二年又益吏三百石以下俸凡吏

比二千石以上年老致仕者三分故祿以一與之終其身其時亦有俸錢之差但本史文不具耳故元帝時貢禹上書曰臣為諫議大夫秩八

百石俸錢月九千二百廩食太官又拜爲光祿大夫
秩二千石俸錢月萬二千祿賜愈多家日以益富
中二千石月俸百八十斛二千石百二十斛比二千石百斛

石八十斛六百石七十斛四百石五十斛比四百石四十三斛三百石四十斛比三百石三十二斛二百石三十斛比二百石二十斛

石二十斛百石十六斛自四百石至二百石爲長吏史理也主其縣內百石以下有斗食佐史之秩顏師古曰漢官名秩簿云

斗食月俸一十斛佐史月俸八斛也一說斗食者歲俸不滿百石計日而食一斗三升故云斗食也是爲小吏本史王莽詔曰自公卿以下一月之祿十斛緩布二疋或帛一疋予每念之今

俸祿一歲六十斛稍以差增上至四輔而爲萬斛孟康曰緩八十纒也以上通典職官考

吏員自佐史至丞相十三萬二百八十五人漢書百官表

右祿秩官數附

太師位在太傅上太保次太傅太傅位在三公上漢書百官表

元壽二年賜大司馬位在司徒上 御史大夫位上卿 前後左右將軍位上卿 給事位在長秋

上 中太僕位在正卿太僕上 給事中位次中常侍中以上並漢書百官表

故事司隸校尉位在司直下其有所會居二千石前漢書翟方進傳

諸侯羣臣朝十月儀先平明謁者治禮引以次入殿門傳曰趨殿下郎中俠陛陸數百人功臣列侯

諸將軍軍吏以次陳西方東鄉文官丞相以下陳東方西鄉大行設九賓臚句傳於是皇帝輦出房

引諸侯王以下至吏六百石以次奉賀漢書叔孫通傳

諸侯王 相國 太師 太傅 太保 丞相 大司馬 御史大夫 大將軍 列將軍兼官

特進 列將軍 列侯奉朝請 太常光祿勳 衛尉 太僕 廷尉 宗正 大司農 大鴻臚

少府 長信少府 中少府 執金吾 太子太傅 水衡都尉 京兆尹 左馮翊 右扶風

典屬國 將作少府 就國侯 潁川三河太守齊楚等相 東海等太守 高密等侯 太子

少傅 太子詹事關內侯 丞相司直與州郡敘則居 刺史守相上 司隸校尉與州郡敘則居 刺史守相上 城門校尉

八校尉 驍粟都尉 光祿大夫非中二千石者敘 在三輔都尉下 御史中丞與刺史守相 敘則居其上 丞相長史 三輔

都尉 五官左右中郎將 羽林中郎將 護軍都尉 奉車都尉秩光祿大夫者 在關內侯下 駙馬都尉

騎都尉 尚書令 西域都護 太中大夫 尚書僕射 尚書諸侯太傅 十三州刺史與守相 敘則居

其上 朔方刺史 郡都尉 關都尉 農都尉 屬國都尉 西域副校尉 郎中車將 郎中戶

將 郎中騎將 諸侯中尉 諸侯內史 諫大夫 太子家令 博士九卿列卿丞 謁者僕射

公車司馬令 將軍長史 廷尉正監 長安令 千石令 黃門侍郎 尚書丞郎 議郎

五官左右中郎 從事中郎 太史令 廷尉平 三輔丞 六百石令 五百石長 郡司馬長

史 五官左右侍郎 太守丞 都尉丞 三百石長 侍御史 太子門大夫 五官左右郎中 太

子庶子 中庶子 太子舍人 太子洗馬 羽林郎以上漢書 百官表

右班序

大府師古曰大府丞相御史之府也張湯傳又注 漢書杜周傳 二府如清曰二府丞相御 漢書劉向傳 兩府如清曰丞相

二十四史九通魚目真要卷編 卷十七 職官 三約雅堂藏板

漢書杜周傳 四府四府舉辛武賢小弟 五府五府復舉辛湯授會宗傳五 從官師古曰從官親近天子常侍從者皆

是也漢書元帝紀 中都官師古曰中都官京師諸官府也 中朝孟康曰中朝內朝也大司馬左右前後將軍侍中常侍散騎諸吏爲中朝丞相以下至六百石

爲外朝也漢書劉輔傳 外官師古曰謂非侍衛之臣 左官應邵曰人道上右今舍天子而仕諸侯故謂之左官也 郡將師古曰謂

郡守爲郡將者以其兼領漢書嚴延年傳 主郡吏師古曰郡守也 府官師古曰謂太守之府 漢書貢禹傳

右官稱

吳楚反以爰盎爲太常奉宗廟使吳王吳王子德侯爲宗正輔親戚使漢書吳王濞傳

宣帝時蔡癸以好農使勸郡國至大官漢書食貨志

稻田使者燕倉漢書昭帝紀

地節中光祿大夫郭昌使行河漢書溝洫志

李尋以騎都尉使護河隄漢書李尋傳

成帝時河決館陶河隄使者王延世使塞漢書溝洫志

鴻嘉四年河隄都尉許商與丞相史孫禁行視圖方略馮野王以故二千石使行河隄漢書馮野王傳

平當以經明禹貢使行河爲騎都尉領河隄漢書平當傳

河平三年壽春陳農使使求遺書於天下漢書成帝紀

孝平元始元年遺諫大夫行三輔舉籍吏民以元壽二年倉卒時橫賦斂者償其直漢書平帝紀

元始二年使謁者大司馬掾四十四人持節行邊兵

漢書平帝紀

元始二年郡國大旱蝗遣使者捕蝗

漢書平帝紀

右雜遣使

武帝卽位汲黯爲謁者東粵相攻上使黯往視至吳還報曰粵人相攻固其俗不足以辱天子使者河內失火燒千餘家上使黯往視之還報曰家人失火屋比延燒不足憂臣過河內郡人傷水旱萬餘家或父子相食臣謹以便宜持節發河內倉粟以賑貧民請歸節伏矯制舉上賢而釋之

漢書汲黯傳

元鼎中博士徐偃使行風俗偃矯制使膠東魯國鼓鑄鹽鐵還奏事徒爲太常丞御史大夫張湯劾偃矯制大書法至死偃以爲春秋之義大夫出疆有可以安社稷存萬民顛之可也湯以致其法不能誅其義有詔下終軍問狀軍詰偃曰古者諸侯國異俗分百里不通時有聘會之事安危之勢呼歛成變故有不受辭造命顛己之宜今天下爲一萬里同風故春秋王者無外偃巡封域之中稱以出疆何也且鹽鐵郡有餘藏正二國廢國家不足以爲利害而以安社稷存萬民爲辭何也又詰偃膠東南近琅邪北接北海魯國西枕泰山東有東海受其鹽鐵偃度四郡口數田地率其用器食鹽不足以并給二郡邪將執宜有餘而吏不能也何以言之偃矯制而鼓鑄者欲及春耕種贍民器也今魯國之鼓當先具其備至秋乃能舉火此言與實反者非偃已前三奏無詔不惟所爲不許而直矯作威福以從民望千名采譽此明聖所必加誅也枉尺直尋孟子稱其不可今所犯罪重所就者

小僂自子必死而爲之邪將幸誅不加欲以采名也僂窮詘服罪當死軍奏僂矯制顛行非奉使體請下御史徵僂卽罪奏可上善其詰有詔示御史大夫

漢書終軍傳

活侯王恢坐使酒泉矯制害當死贖罪免

漢書功臣表

宣帝元康元年上令羣臣舉可使西域者前將軍韓增舉上黨馮奉世以衛侯使持節送大宛諸國客至伊修城會故莎車王弟呼屠徵與旁國共殺其王萬年及漢使者奚充國自立爲王時匈奴又發兵攻車師城不能下而去莎車遣使揚言北道諸國已屬匈奴於是攻劫南道與歃盟畔漢從鄯善以西皆絕不通都護鄭吉校尉司馬意皆在北道諸國聞奉世與其副嚴昌計以爲不亟擊之則莎車日彊其勢難制必危西域遂以節諭告諸國王因發其兵南北道合萬五千人進擊莎車攻拔其城莎車王自殺傳其首詣長安更立它昆弟子爲莎車王諸國悉平威振西域奉世乃罷兵以聞帝召見韓增曰賀將軍所舉得人奉世遂西至大宛大宛聞其斬莎車王敬之異于它使得其名馬象龍而還上甚說議封奉世丞相將軍皆以爲可獨少府蕭望之以爲奉世奉使有指而擅矯制違命發諸國兵雖有功效不可以爲後法卽封奉世開後奉使者利以奉世爲比爭逐發兵要功萬里之外爲國家生事于夷狄漸不可長奉世不宜受封上善望之議以奉世爲光祿大夫

漢書馮奉世及西域傳

元帝建昭三年使西域都護騎都尉甘延壽副校尉陳湯共誅斬匈奴郅支單于於康居始郅支單于困辱使者上書驕慢湯爲人沈勇有大虜多策謀喜奇功每過城邑山川常登望旣領外國與延

壽謀曰夷狄畏服大種其天性也西域本屬匈奴今郅支單于威名遠聞侵陵烏孫大宛常爲康居
畫計欲降服之如得此二國北擊伊列西取安息南排月氏山離烏弋數年之間城郭諸國危矣且
其人剽悍好戰伐數取勝久蓄之必爲西域患郅支單于雖所在絕遠蠻夷無金城強弩之守如發
屯田吏士毆從烏孫眾兵直指其城下彼亡則無所之守則不足自保千載之功可一朝而成也延
壽亦以爲然欲奏請之湯曰國家與公卿議大策非凡所見事必不從延壽猶與不聽會其久病湯
獨矯制發城郭諸國兵車師戊己校尉屯田吏士延壽聞之驚起欲止焉湯怒按劔叱延壽曰大眾
已集會豎子欲沮眾邪延壽遂從之部勒行陳益置揚威白虎令騎之校漢兵胡兵合四萬餘人延
壽湯上疏自劾奏矯制陳言兵狀遂斬單于首既至論功石顯匡衡以爲延壽湯擅興師矯制幸得
不誅如復加爵土則後奉使者爭欲乘危徼幸生事於蠻夷爲國招難漸不可開元帝內嘉延壽湯
功而重違衡顯之議議久不決故宗正劉向上疏曰郅支單于囚殺使者吏士以百數事暴揚外國
傷威毀重羣臣皆閔焉陛下赫然欲誅之意未嘗有忘西域都護延壽副校尉湯承聖指倚神靈總
百蠻之君監城郭之兵出百死入絕域遂蹈康居屠五重城奪欽侯之旗斬郅支之首懸旌萬里之
外揚威昆山之西掃谷吉之恥立昭明之功萬夷慙伏莫不懼震呼韓邪單于見郅支已誅且喜且
懼鄉風馳義稽首來賓願守北藩累世稱臣立千載之功建萬世之安羣臣之勳莫大焉昔周大夫
方叔吉甫爲宣王誅獫狁而百蠻從其詩曰嘽嘽焞焞如霆如雷顯允方叔征伐獫狁荆來威易

二四
正史類考卷之九十一
三
曰有嘉折首獲匪其醜言美誅首惡之人而諸不順者皆來從也今延壽湯所誅震雖易之折首詩之雷霆不能及也論大功者不錄小過舉大美者不疵細瑕司馬法曰軍賞不踰月欲民速得爲善之利也蓋急武功重用人也吉甫之歸周厚賜之其詩曰吉甫宴喜既多受祉來歸自鎬我行永久千里之鎬猶以爲遠况萬里之外其勤至矣延壽湯旣未獲受祉之報反屈捐命之功久挫於刀筆之前非所以勸有功勳戎士也昔齊桓前有尊周之功後有滅項之罪君子以功覆過而爲之諱行事貳師將軍李廣利捐五萬之師糜億萬之費經四年之勞僅獲駿馬三十匹雖斬宛王母鼓之首猶不足以復費其私罪惡甚多孝武以爲萬里征伐不錄其過遂封拜兩侯三卿二千石百有餘人今康居國彊於大宛邛支之號重于宛王殺使者罪甚於留馬而延壽湯不煩漢士不費斗糧比於貳師功德百之且常惠隨欲擊之烏孫鄭吉迎自來之日逐猶皆裂土受爵故言威武勤勞則大於方叔吉甫列功覆過則優於齊桓貳師近事之功則高於安遠長羅而大功未著小惡數布臣竊痛之宜以時解縣通籍除過勿治尊寵爵位以勸有功於是天子下詔曰匈奴邛支單于背畔禮義留殺漢使者吏士甚逆道理朕豈忘之哉所以優游而不征者重勳師眾勞將率故隱忍而未有云也今延壽湯睹便宜乘時利結城郭諸國擅興師矯制而征之賴天地宗廟之靈誅討邛支單于斬獲其首及闕氏貴人名王以下千數雖踰義干法內不煩一夫之役不開府庫之藏因敵之糧以贖軍用立功萬里之外威震百蠻名顯四海爲國除殘兵革之原息邊竟得以安然猶不免死亡之患罪

當在於奉憲朕甚閱之其赦延壽湯罪勿治詔公卿議封焉議者以爲宜如軍法捕斬單于令匡復
召顯以爲郅支本亡迷失國竊號絕域非眞單于元帝取安遠侯鄭吉故事封千戶衡顯復爭乃封
延壽爲義成侯賜湯爵關內侯食邑各三百戶加賜黃金百斤告上帝宗廟大赦天下拜延壽爲長
水校尉湯爲射聲校尉

漢書陳湯傳

右奉使矯制

周勃欲入北軍襄平侯紀通尙符節乃令持節矯內勃北軍

漢書呂后紀

少帝令謁者持節勞劉章章欲奪節謁者不肯章乃與載因節信馳斬長樂衛尉呂更始還入北軍

漢書呂后紀

汲黯以便宜持節發河內倉粟以振貧民請歸節伏矯制罪上賢而釋之

漢書汲黯傳

戾太子使舍人無且持節入未央宮

漢書戾太子傳

征和二年衛太子擅發兵盧賀坐受太子節掠死

漢書功臣表

太子召監北軍使者任安發北軍兵安受節已閉軍門不肯應太子太子敗安坐受太子節懷二心

腰斬

漢書劉屈氂傳

右矯節

高祖爲亭長時常告歸之田

服虔曰告音如嗶呼之嗶李斐曰休謁之名也吉日告凶日望孟康曰古者名吏休假曰告告又音覺漢律吏二千石有子告賜告子告者在

官有功最法所當得者也賜告者病滿三月當免天子優賜復其告使得帶印綬將官屬歸家治疾也韋昭云告請歸乞假也音告語之告戰國策曰商君告歸延篤以為告歸今之歸寧也劉伯莊顏師古並音古篤反服音如嗶呼之嗶按東觀漢記田邑傳云邑年三十歷鄉大夫號歸屬厥事少所嗜欲尋號與嗶同古者當有此語今服虎雖據田邑號歸亦恐未為得然此告字當音誥誥號聲相近故後告歸號歸遂變也 史記高祖紀

日至休吏師古曰冬夏至之日不省官事故休吏 賊曹掾張扶獨不肯休坐曹治事宣出教曰蓋禮貴和人道尚通日

至吏以令休所繇來久師古曰繇讀與由同由從也 曹雖有公職事家亦望私恩意掾宜從眾歸對妻子設酒肴

請鄰里壹关相樂應劭曰以壹关相樂也晉灼曰書篆形壹关字象壹关因曰壹关斯亦可矣薛宣此說非也師古曰晉說是也壹关謂一為歡关耳关古笑字也

傳

孝景時當時為太子舍人每五日沈沐常置驛馬長安諸郊如淳曰郊交道四通處也以請賓客便賔客也師古曰皆非也此謂長安城外四面之郊耳邑外 請謝賓客夜以繼日至明旦常恐不徧漢書

謂之郊近郊二十里劉奉世曰近郊乃三十里蓋字誤

鄭當時傳

汲黯多病病且滿三月上常賜告者數終不瘳如淳曰杜欽所謂病滿賜告詔恩也 最後嚴助為請告漢書汲黯傳

谷永為大司農歲餘永病三月有司奏請免故事公卿病輒賜告至永獨即時免漢書谷永傳

馮野王病滿三月賜告與妻子歸杜陵就醫藥大將軍鳳風御史中丞劾奏野王賜告養病而私自

便持虎符出界歸家奉詔不敬杜欽時在大將軍莫府欽素高野王父子行能奏記於鳳為野王言

曰竊見令曰吏二千石告過長安謁如淳曰謁者自白得告也律吏二千石以上告歸歸寧道不過行在所者便道之官無辭 不分別予賜如淳曰予

于告也。今有司以爲子告得歸，賜告不得，是一律兩科失省刑之意也。音所領反。夫三最予告令

也。師古曰：在官連有三最，則得子告也。病滿三月，賜告詔恩也。令告則得詔恩，則不得。宋祁曰：景德本令告則得，恩不得，浙本南本云令告則得。

不得，失輕重之差。又二千石病，賜告得歸，有故事，不得去郡。亡善令。如淳曰：律施行無不得去郡之文也。傳曰：賞疑從

子所以廣恩勸功也。師古曰：疑當賞不當賞，則與之疑厚薄則從厚，罰疑從去，所以慎刑闕難知也。則赦之疑輕重，則從輕。

今釋令與故事而假不敬之法。師古曰：釋廢棄也。假謂假託法律而致其罪。甚違闕疑從去之意，卽以二千石守千里之

地任兵馬之重，不宜去郡。將以制刑爲後法者，則野王之罪在，未制令前也。刑賞大信，不可不慎。鳳

不聽竟免野王郡國二千石病，賜告不得歸家自此始。漢書馮奉世傳

郎官故事，令郎出錢市財用，給文書，迺得出名曰山郎。張晏曰：山財用之，所出故取名焉。移病盡一日，輒償一沐。晉灼

曰：五日一洗沐也。師古曰：言出財用者，雖非沐常得在外也。貧者實病，皆以沐假償之也。或至歲餘不得沐，其豪富郎日出遊戲，或行錢得善

部行錢財而擇其善以招權也。師古曰：郎官之職各有主部，故貨賂流行，傳相放效。音斧往反。憚爲中郎將，罷山郎移長度大司

農以給財用。應劭曰：長久也。一歲之調度也。蘇林曰：簿書給練之長也。師古曰：應說是也。言總計一歲所須財用及文書之調度，而移大司農以官錢供給之，更不取於郎也。宋祁曰：簿

書給練之長也。別本給作餘無練字。其疾病休謁洗沐，皆以法令從事。漢書楊惲傳

孝哀初卽位，令博士弟子父母死，予寧三年。漢書哀帝紀

右告甯沐

時會朝請。如淳曰：春曰朝，秋曰請。漢書宣帝紀

丞相張禹遜位以特進奉朝請

漢書張禹傳

傅喜位特進奉朝請

漢書傅喜傳

馮參以列侯奉朝請

漢書馮參傳

杜緩前免太常以列侯奉朝請

漢書杜緩傳

關內侯蕭望之給事中朝朔望坐次將軍

漢書蕭望之傳

萬石君奮歸老於家以歲時爲朝臣

漢書萬石君奮傳

蘇武以著節老臣令朝朔望

漢書蘇武傳

竇嬰爲朝請

竇太后除嬰門籍不得入朝請漢律諸侯春朝天子曰朝秋曰請通典職官典通考同

右奉朝請

孝文時吏居官者或長子孫以官爲氏倉氏庫氏則倉庫吏之後也其二千石長吏亦安官樂職然

後上下相望莫有苟且之意

漢書王嘉傳

爲吏者長子孫

如淳曰時無事吏不數轉至子孫長大而不轉職任

居官者以爲姓號

如淳曰倉氏庾氏是也案隱案如淳注出食貨志也史記平準書

孝宣地節二年初始親政事侍中尙書功勞當遷及有異善至于子孫終不改易

漢書宣帝紀

宣帝以爲太守吏民之本也數變易則下不安民知其將久不可欺罔乃服從其教化

漢書循吏傳

黃霸曰數易長吏送故迎新之費及奸吏緣絕簿書盜財物公私耗費甚多皆當出於民

漢書黃霸傳

丞相 蕭何曹參公孫賀並十三年 張蒼孝文四年十二月相後元二年八月免凡十五年 陳

平孝惠六年相孝文二年薨凡十二年 石慶孝武元鼎五年相太初二年薨凡十年 于定國魏

相並九年

並漢書百官表

光祿勳 徐自爲二十六年 王恬啟二十五年 張武二十三年 周仁十三年 于永十六年

並漢書百官表

太僕 夏侯嬰自高帝爲沛公時常奉車至孝文八年薨

漢書夏侯嬰傳

廷尉 于定國十七年

漢書百官表

大鴻臚 商邱成十二年

漢書百官表

大司農 高帝元年執盾襄爲治粟內史至孝景後二年大農令惠凡六十五年

漢書百官表

中尉 張歐九年

漢書百官表

御史中丞 咸宣爲御史及中丞者幾二十歲

漢書咸宣傳

郎 張釋之爲騎郎十年不得調

漢書張釋之傳

揚雄爲郎給事黃門三世不徙官

漢書揚雄傳

尙書 故事尙書以久轉遷

漢書孔光傳

太樂 樂家有制氏以雅樂聲律世世在太樂官

漢書禮樂志

刺史 故事刺史居部九歲舉爲守相

漢書朱博傳

郡守 黃霸爲潁川八年

漢書黃霸傳

張敞爲京兆九歲

漢書張敞傳

右久任

高帝五年奏位次令蕭何第一賜帶劔履上殿入朝不趨

漢書蕭何傳

高帝褒賞元功相國蕭何邑戶旣倍又蒙殊禮奏事不名入殿不趨

漢書王莽傳

高帝欲自擊陳豨周緄泣諫上以爲愛我賜入殿門不趨殺人不死

漢書周緄傳

吳王濞稱疾不朝京師及後使人爲秋請上賜吳王几杖老不朝

漢書吳王濞傳

孝武元朔二年賜淮南王蓄川王几杖毋朝

師古曰安志皆武帝諸父列也漢書武帝紀

梁孝王武得賜天子旌旗從千乘萬騎出稱警入言趨

漢書梁孝王傳

江都易王非以軍功賜天子旗

漢書江都易王傳

吳王濞賜號爲劉氏祭酒

史記荀卿傳注

宣帝以蘇武著節老臣號爲祭酒

漢書蘇武傳

卜式持錢二十萬與河南太守以給徙民上乃賜式外繇四百人

漢書卜式傳

薛廣德爲御史大夫乞骸骨賜安車駟馬黃金六十斤罷

漢書薛廣德傳

杜延年爲御史大夫乞骸骨賜安車駟馬

漢書杜延年傳

永始中左將軍史丹乞骸骨賜安車駟馬歸第

漢書史丹傳

大司空宣乞骸骨王莽恨宣求退故不賜安車駟馬漢書宣傳

毋將隆曰漢家邊吏職在距寇亦賜武庫兵皆任其事然後蒙之漢書毋將隆傳

宣帝以揚州刺史黃霸爲潁川太守賜車蓋特高一丈別駕主簿車緹油屏泥於軾前漢書宣帝傳

賜張良金百鎰服虔曰二十四兩曰鎰師古曰秦以鎰名金若漢之論斤也漢書張良傳

賜將軍四十金晉灼曰凡言黃金與金也不言黃謂錢也食貨志黃金一斤直錢萬師古曰諸賜言黃金者皆與之金不言黃者一金與萬錢也漢書惠帝紀

宣帝時郡國有治理效輒增秩賜金漢書循吏傳

常賜 養牛 上尊酒 甲第 奴婢 錢 繒帛 東園祕器 冢地

右恩賜

萬石君奮以上大夫祿歸老於家以歲時爲朝臣漢書萬石君奮傳

周仁病免以二千石祿歸老漢書周仁傳

張歐以上大夫祿歸老於家漢書張歐傳

韋賢七十餘爲相地節三年以老病乞骸骨賜黃金百斤罷歸賜第一區丞相致仕自賢始漢書韋賢傳

薛廣德爲御史大夫乞骸骨賜安車駟馬黃金六十斤罷漢書薛廣德傳

杜延年爲御史大夫乞骸骨天子優之使光祿大夫持節賜延年黃金百斤牛酒加致醫藥延年遂

稱病篤賜安車駟馬罷就第漢書杜延年傳

疏廣疏受父子並爲師傅俱上疏乞骸骨上以其年皆老許之加賜黃金二十斤皇太子贈以五十斤公卿大夫故人邑子設祖道供張東都門外送者車數百兩漢書疏廣傳

孝平元始元年令天下吏比二千石以上年老致仕者三分故祿以一與之終其身漢書平帝紀

龔勝邴漢俱乞骸骨惟元始二年六月庚寅光祿大夫太中大夫耆艾二人以老病罷太皇太后使謁者僕射策詔之曰蓋聞古者有司年至則致事所以恭遜而不盡其力也今大夫年至矣朕愍以官職之事煩大夫其上子若孫若同產同產子一人大夫其修身守道以終高年賜帛及行道舍宿歲時羊酒衣衾皆如韓福故事所上子男皆除爲郎漢書龔勝傳

右致仕

孝宣甘露三年單于始入朝帝思股肱之美乃圖畫其人於麒麟閣法其形貌署其官爵姓名唯霍光不名凡十一人漢書蘇武傳

大司馬將軍博陸侯姓霍氏漢書霍光傳 衛將軍富平侯張安世漢書張安世傳 車騎將軍龍雒侯韓增漢書

韓信傳 後將軍營平侯趙充國漢書外戚恩澤侯表 丞相高平侯魏相漢書魏相傳 丞相博陽侯丙吉漢書丙吉傳

宗正陽城侯劉德漢書劉德傳 御史大夫建平侯杜延年漢書杜延年傳 少府梁邱賀漢書梁邱賀傳 太子太

傅蕭望之漢書蕭望之傳 典屬國蘇武漢書蘇武傳

初趙充國以功德與霍光等列畫未央宮成帝時西羌有警上思將帥之臣追美充國乃召黃門郎

援維即天國圖書而頌之充國傳

孝平元始四年詔畫祀百辟卿士有益於民者蜀郡以文翁九江以召父應詔書漢書召信臣傳

右圖功臣

秦兼天下立百官之職漢因循而不革明簡易隨時宜也其後頗有所改漢書百官表

孝景中六年更命廷尉爲大理將作少府爲將作大匠主爵中尉爲都尉長信詹事爲長信少府將行爲大長秋大行爲行人奉常爲太常典客爲大行治粟內史爲大農以大內爲二千石置左右內

官屬大內

史記孝景本紀

孝武太初元年定官名漢書武帝紀

初漢興襲秦官置丞相御史大夫太尉至武帝罷太尉始置大司馬以冠將軍之號非有印綬官屬也及成帝時何武爲九卿建言古者民樸事約國之輔佐必得賢聖然猶則天三光備三公官各有分職今末俗之弊政事煩多宰相之材不能及古而丞相獨兼三公之事所以久廢而不治也宜建三公官定卿大夫之任分職授政以考功效其後上以問師安昌侯張禹以爲然時曲陽侯王根爲大司馬票騎將軍而何武爲御史大夫於是上賜曲陽侯根大司馬印綬置官屬罷票騎將軍官以御史大夫何武爲大司空封列侯皆增奉如丞相以備三公官焉議者多以爲古今異制漢自天子之號下至佐史皆不同於古而獨改三公職事難分明無益於治亂是時御史府吏舍百餘區井

水皆竭又其府中列柏樹常有野鳥數千棲宿其上晨去暮來號曰朝夕鳥鳥去不來者數月長老

異之後二歲餘朱博爲大司空奏言帝王之道不必相襲各繇時務高皇帝以聖德受命建立鴻業

置御史大夫位次丞相典正法度以職相參總領百官上下相監臨歷載二百年天下安寧今更爲

大司空與丞相同位未獲嘉祐故事選郡國守相高第爲中二千石選中二千石爲御史大夫任職

者爲丞相位次有序所以尊聖德重國相也今中二千石未更御史大夫而爲丞相權輕非所以重

國政也臣愚以爲大司空官可罷復置御史大夫遵奉舊制臣願盡力以御史大夫爲百僚率哀帝

從之乃更拜博爲御史大夫會大司馬喜免以陽安侯丁明爲大司馬衛將軍置官屬大司馬冠號

如故事後四歲哀帝遂改丞相爲大司徒復置大司空大司馬焉

漢書朱博傳

哀帝元壽二年五月正三公官分職大司馬衛將軍董賢爲大司馬丞相孔光爲大司徒御史大夫

彭宣爲大司空正司直司隸造司寇職事未定帝崩

漢書哀帝紀

初何武爲大司空又與丞相方進共奏言古選諸侯賢者以爲州伯書曰咨十有二牧所以廣聰明

燭幽隱也今部刺史居牧伯之位秉一州之統選第大吏所薦位高至九卿所惡立退任重職大春

秋之義用貴治賤不以卑臨尊刺史位下大夫而臨二千石輕重不相準失位次之序臣請罷刺史

更置州牧以應古制奏可及博奏復御史大夫官又奏言漢家至德溥大宇內萬里立置郡縣部刺

史奉使典州督察郡國吏民安寧故事居部九歲舉爲守相其有異材功效著者輒登擢秩卑而賞

厚威勸功樂進前丞相方進奏罷刺史置州牧秩真二千石位次九卿九卿闕以高第補其中材則
苟自守而已恐功效陵夷姦軌不禁臣請罷州牧置刺史如故奏可漢書朱博傳

孝平元始四年更公卿大夫八十一元士官位名次及十二州名分界郡國所屬罷置改易天下多
事吏不能紀漢書平帝紀

右改官名

漢吏員自丞相至佐史凡三十萬二百八十五人漢書百官表上

孝文後六年大旱蝗損郎吏員漢書文帝紀

孝武損郎員史記三王世家

孝昭元平元年詔曰者省用罷不急官漢書昭帝紀

右省官

前漢十

吏治

上計購舉增秩 益吏祿 戒救富吏 策免大臣 戒貪吏 循吏 酷吏

孝武元封五年三月至泰山增封因朝諸侯王列侯受郡國計帳也師古曰若今之諸州計 漢書武帝紀

太初元年春受計於甘泉漢書武帝紀

天漢三年三月行幸泰山修封祀明堂因受計漢書武帝紀

太始四年三月行幸泰山因受計漢書武帝紀

孝宣黃龍元年詔曰上計簿具文而已務為欺謾以避課御史察計簿非實者按之使真偽毋亂漢書

宣帝紀

嚴助願奉三年計最如淳曰舊法當使丞奉計今躬自願入奉也 漢書嚴助傳

京房為魏郡太守自請歲竟乘傳奏事天子許焉漢書京房傳

張蒼為計相一月更以列侯為主計四歲蕭何為相國令蒼為列侯居相府領郡國上計者漢書張蒼傳

司隸校尉奏丞相衡位三公領計簿而專地盜土漢書匡衡傳

郝賢坐為上谷太守入戍卒財物計謾免漢書功臣表

宣帝始親政事自丞相以下各奉職奏事以傳奏其言考試功能侍中尚書功勞當遷及有異善厚

加賞賜

漢書宣帝紀

丙吉曰歲竟丞相課其殿最奏行賞罰

漢書兩吉傳

地節四年詔令郡國歲上繫囚臣掠笞若瘐死者所坐名縣爵里丞相御史課殿最以聞

漢書宣帝紀

孝元使尙書選第中二千石而大鴻臚馮野王行能第一

漢書馮野王傳

陳咸爲御史中丞總領州郡奏事課第諸刺史

漢書陳萬年傳

班況爲上河農都尉大司農奏課連最

漢書敘傳

谷永薦薛宣疏曰宣考績功課簡在兩府不敢過稱

漢書薛宣傳

孝元永光元年詔丞相御史舉質樸敦厚遜讓有行者光祿歲以此科第郎從官

漢書元帝紀

光祿勳舉何武四行

漢書何武傳

成帝時博士選三科高第爲尙書次爲刺史其不通政事以久次補諸侯太傅

漢書孔光傳

孔光以高第爲尙書

漢書孔光傳

河南守吳公治平爲天下第一徵以爲廷尉

漢書賈誼傳

兒寬爲左內史有軍發以負租課殿當免民恐失之輸租不絕課更以最寬

漢書兒寬傳

刺史以六條問事

漢書百官公卿表注

故事選郡國守相高第爲中二千石

漢書朱博傳

宣帝厲精爲治二千石有治理效輒以璽書勉厲公勉缺則退詔所表以次月之吏傳

宣帝以賢良高第揚州刺史黃霸爲潁川太守秩比二千石居官戶口歲增治爲天下第一召至京

兆尹秩二千石坐發民治馳道不先以聞又發騎士詣北軍馬不適士効乏軍興連貶秩有詔賜稅

川太守官以八百石居郡中愈治下詔稱揚賜爵關內侯黃金百斤秩中二千石漢書黃霸傳

朱邑爲北海太守以治行第一人爲大司農漢書朱邑傳

尹翁歸爲扶風盜賊課常爲三輔最漢書尹翁歸傳

韓延壽爲東郡太守斷獄大減爲天下最漢書韓延壽傳

河南太守召信臣治行常爲第一荊州刺史奏信臣爲百姓興利賜黃金四十斤漢書召信臣傳

何武爲清河太守坐郡中被災害什四免漢書何武傳

天水太守陳立勸民農桑爲天下最漢書西南夷傳

陳萬年廣陵太守高第入爲右扶風漢書陳萬年傳

鄭昌遷淮陽相以高第入爲右扶風漢書鄭宏傳

秋冬課吏漢書尹翁歸傳

卜式爲成臯令將漕最拜齊太傅漢書卜式傳

義縱補上黨郡中令縣無逋事舉第一遷爲長陵及長安令漢書義縱傳

前漢 吏治

二 約雅堂藏板

趙廣漢為翟陽令以治行尤異遷京輔都尉

漢書趙廣漢傳

張敞拜膠東相上名尚書調補縣令者數十人

漢書張敞傳

尹賞以三輔高第選守長安令

漢書尹賞傳

何顯家有市籍租常不入縣數負其課

漢書何武傳

焦延壽為小黃令以候司先知姦邪盜賊不得發舉最當遷

漢書京房傳

朱博樸陽令徙雲陽平陵三縣以高第入為長安令

漢書朱博傳

蕭育為茂陵令會課育第六而漆令郭舜殿見責問育為之請扶風怒曰君課第六裁自脫何暇欲

為左右言及罷出傳召茂陵令詣後曹當以職事對

漢書蕭育傳

周仁為太子舍人積功遷至太中大夫

漢書周仁傳

衛綰為郎功次遷中郎將

漢書衛綰傳

石奮積功勞孝文時官至太中大夫

漢書石奮傳

趙禹以刀筆吏積勞為御史

漢書趙禹傳

兒寬為掌故功次補廷尉文學卒史

漢書兒寬傳

田廣明以郎為天水司馬功次遷河南都尉

漢書田廣明傳

王訢以郡縣吏積功稍遷被陽令

漢書王訢傳

馮奉世爲郎昭帝時以功次補武安長

漢書馮奉世傳

馮野王爲太子中庶子以功次補當陽長

漢書馮野王傳

馮遂爲美陽令功次遷長樂屯衛司馬

漢書馮遂傳

馮譚以孝廉爲郎功次補天水司馬

漢書馮奉世傳

薛恭本郡孝者功次稍遷

漢書薛宣傳

平當少爲大行治禮丞功次補大鴻臚文學

漢書平當傳

漢法刺史以六條察二千石歲終奏事舉殿最

六條

一條強宗豪右田宅踰制以強凌弱以衆暴寡二條二千石不奉詔書遵承典制倍公向私旁

謂守利侵漁百姓聚斂爲姦三條二千石不郵疑獄風厲殺人怒則任刑喜則淫賞頌擿刻暴窮

截黎元爲百姓所疾山崩石裂妖譎詭言四條二千石選署不平苟阿所好蔽賢寵頑五條二千石子弟恃怙榮勢請托所監六條二千石

違公下比阿附豪強通行貨賂割損正令也

兒寬爲左內史有軍發以負租課殿當免民恐失之輸租不絕課更以最

宣帝始親政事自丞相以下各奉職奏事以傳奏其言考試功能侍中尙書功勞當遷及有異善厚加賞賜二千石有治理效輒以璽書勲勵公卿闕則選諸所表以次用之

丙吉傳歲竟丞相課其殿最奏行賞罰 朱邑爲北海太守以治行第一人爲大司農 尹翁歸爲

扶風盜賊課常爲三輔最 韓延壽爲東郡太守斷獄大減爲天下最 河南太守召信臣治行常

爲第一 荊州刺史奏信臣爲百姓興利賜黃金四十斤 陳萬年鄭昌皆以守相高第入爲右扶風

義縱朱博尹賞皆縣令高第入爲長安令

元帝時京房言古帝王以功舉賢則萬化成瑞應著末世以毀譽取人故功業廢而致災異宜令百

官各試其功災異可息詔使房作其事房奏考功課吏法

晉灼曰令丞尉治一縣崇教化亡犯法者輒遷有盜賊滿三日不覺則尉事也令覺

之自除二尉負其舉率相准如此法

上令公卿朝臣會房會議溫室皆以房言煩碎令上下相伺不可許上意鄉之時

部刺史奏事京師上召見諸刺史令房曉以課事刺史復以爲不可行唯御史大夫鄭弘光祿大夫周堪初言不可後善之上令房上弟子曉知考功課吏事者欲試用之房上中郎任良姚平願以爲刺史試考功法臣得通籍殿中以奏事以防壅塞石顯五鹿充宗皆疾房欲遠之建言宜試以房爲郡守上乃以房爲魏郡太守秩八百石房得以考功法治郡房自請願無屬刺史得除用他郡人自第吏千石以下歲竟乘傳奏事天子許焉房去月餘爲顯等所譖下獄坐死

按考課之法漢行之久矣今房始以是爲言而帝善之則其所陳必有異乎人者史文不詳無以定其得失但既曰考課則必黜幽陟明立爲一定之法使一皆可行又必上下之間體統相維而後可以舉行今房欲使其弟子二人爲刺史而已居中通籍爲其奏事以防壅塞及其爲太守則又請無屬刺史則是以考課之法爲其一家之學而他人皆不能行且已欲自課第吏千石以下而不欲刺史課已則體統紊矣此所以來譏賊之口而殺其身也

蕭育爲茂陵令會課育第六而漆令郭舜殿見責問育爲之請扶風怒曰君課第六裁自脫何暇爲

左右言考課考

右上計 考績附

汲黯以諸侯相秩居淮陽漢書汲黯傳

詔增符璽郎秩二等漢書霍光傳

宣帝時二千石有治理効輒以璽書勉勵增秩賜金如淳曰太守雖號二千石有千石八百石居者功德茂異乃得滿秩漢書循吏傳

王成爲膠東相治甚有聲宣帝最先褒之下詔曰膠東相成治有異等其賜成爵關內侯秩中二千

石漢書王成傳

潁川太守黃霸秩以八百石居以治行褒揚秩中二千石漢書黃霸傳

召信臣爲南陽太守爲百姓興利又爲河南太守治行第一數增秩賜金漢書召信臣傳

周堪召拜光祿大夫秩中二千石漢書周堪傳

小黃令焦延壽舉最當遷三老官屬上書借畱有詔許增秩畱漢書京房傳

馮野王爲大鴻臚王舅不宜備九卿以秩出爲上郡太守漢書馮奉世傳

班伯遷水衡都尉秩中二千石漢書班伯傳

蕭咸爲宏農河東太守所居有政迹數增秩賜金

蕭由遷江夏太守平江賊成重等有功增秩並漢書蕭望之傳

二十四史九通文典類要合編

卷十六

前漢

吏治

四

約雅堂藏板

陳立爲巴郡太守秩中二千石居

漢書西南夷傳

元始元年賜吏在位二百石以上一切滿秩如眞

漢書平帝紀

右增秩

孝惠卽位詔曰吏所以治民也能盡其治則民賴之故重其祿所以爲民也

漢書惠帝紀

孝宣神爵三年詔曰吏不廉平則治道衰今小吏皆勤事而奉祿薄欲其毋侵漁百姓難矣其益吏

百石以下奉十五

韋昭曰若食一斛則益五斗 漢書宣帝紀

孝成綏和元年益大司馬大司空奉如丞相

漢書成帝紀

右益吏祿

孝文十二年詔曰吾詔書數下威勸民種樹而功未興是吏奉吾詔不勤而勸民不明也且吾農民

甚苦而吏莫之省將何以勸焉

漢書文帝紀

孝景後二年詔曰今歲或不登民食頗寡其咎安在或詐僞爲吏吏以貨賂爲市漁奪百姓侵牟萬

民縣丞長吏也姦法與盜盜甚無謂也其令二千石各修其職不事官職耗亂者丞相以聞請其罪

漢書景帝紀

孝武元狩六年詔曰夫仁行而從善義立則俗易意奉憲者所以導之未明與將百姓所安殊路而擣虛吏因乘勢以侵蒸庶邪今遺博士大夫等六人循行天下存問鰥寡廢疾及寃失職姦猾爲害野

荒治苛者舉奏

漢書宣帝紀

孝宣地節四年詔曰朕惟百姓失職不贍吏或營私煩擾不顧厥咎令甲死者不可生刑者不可息

此先帝之所重而吏未稱今繫者或以掠辜若饑寒瘐死獄中何用心逆人道也朕甚痛之其令郡

國歲上繫囚以掠笞若瘐死者所坐名縣爵里丞相御史課殿最以聞

漢書宣帝紀

元康二年詔曰今吏修身奉法未有能稱朕意者朕甚愍焉其赦天下與士大夫厲精更始

漢書宣帝紀

五月詔曰獄者萬民之命所以禁暴止邪養育羣生也能使生者不怨死者不恨則可謂文吏矣今

則不然用法或持巧心析律二端深淺不平增辭飾非以成其罪奏不如實上亦亡繇知此朕之不

明吏之不稱四方黎民將何仰哉二千石各察官屬勿用此人吏務平法或擅興繇役飾厨傳稱過

使客越職踰法以取名譽營猶踐薄水以待白日豈不殆哉

漢書宣帝紀

黃龍元年詔曰上古之治舉措曲直各得其所朕數詔公卿務行寬大順民所疾苦今吏或以不禁

姦邪爲寬大縱釋有罪爲不苛或以酷惡爲賢皆失其中奉詔宣化如此豈不謬哉方今天下少事

繇役減省兵革不動而民多貧盜賊不止其咎安在上計簿具文而已務爲欺謾以避其課三公不

以爲意朕將何任諸請詔省卒徒自給者皆止御史察計簿疑非實者按之使眞僞無相亂

漢書宣帝紀

孝成建始元年詔羣公孜孜帥先百寮輔朕不逮崇寬大長和睦凡事恕己毋行苛刻

漢書成帝紀

孝哀元壽元年詔曰朕獲保宗廟不明不敏夙夜憂勞未皇靈息惟陰陽不調元元不瞻未睹厥咎

二口之通正身美善名錄 卷一 前漢
婁敕公卿庶幾有望至今有司執法未得其中或上暴虐假勢獲名溫良竟柔陷於亡滅是故殘賊
彌長和睦日衰百姓愁怨靡所錯躬乃正月朔日有蝕之厥咎不遠在余一人公卿大夫其各悉心
勉帥百寮敦任仁人黜遠殘賊期於安民陳朕之過失無有所諱

漢書哀
帝紀

右戒敕官吏

宣帝五鳳二年策御史大夫蕭望之曰有司奏君責使者禮遇丞相亡禮廉聲不聞放慢不遜亡以
扶政帥先百僚君不深思陷于茲穢朕不忍致君子理使光祿勳惓策詔左遷君爲太子太傅授印
其上故印使者便道之官君其秉道明孝正直是與帥意亡讐靡有後言

漢書蕭
望之傳

成帝河平四年左將軍史丹等奏王商位三公爵列侯親受詔策爲天下師不遵法度以翼國家而
回辟下媚以進其私執左道以亂政爲臣不忠罔上不道甫刑之辟皆爲上戮罪名明白臣請詔謁
者召商詣若盧詔獄上素重商知匡言多險制曰勿治鳳固爭之于是制詔御史蓋丞相以德輔翼
國家典領百僚協和萬國爲職任莫重焉今樂昌侯商爲丞相出入五年未聞忠言嘉謀而有不忠
執左道之辜陷于大辟前商女弟內行不修奴賊殺人疑商教使爲商重臣故抑而不窮今或言商
不自悔而反怨懟朕甚傷之惟商與先帝有外親未忍致于理其赦商罪使者收丞相印綬

漢書王
商傳

永始二年策丞相薛宣曰君爲丞相出入六年忠孝之行率先百僚朕無聞焉朕旣不明變異數見
歲比不登倉廩空虛百姓飢饉流離道路疾疫死者以萬數人至相食盜賊並興羣職曠廢是朕之

不德而服朕不長也乃者廣漢羣盜橫恣殘賊吏民朕惻然傷之數以問君君對輔不如其實西州
隔絕幾不為郡三輔賦斂無度酷吏並緣為姦侵擾百姓詔君案驗復無欲得事實之意九卿以下
咸承風指同時陷于謾欺之辜咎繇君焉有司法君領職解媿欺之路傷薄風化無以帥示四方不
忍致君子理其上丞相高陽侯印綬罷歸

漢書薛
宣傳

永始三年賜左將軍史丹策曰左將軍寢病不衰願歸治疾朕愍以官職之事久留將軍使躬不瘳
使光祿勳賜將軍黃金五十斤安車駟馬其上將軍印綬宜專精神務近醫藥以輔不衰

漢書史
丹傳

綏和二年賜丞相翟方進策曰皇帝問丞相君有孔子之慮孟賁之勇朕嘉與君同心一意庶幾有
成惟君登位于今十年災害並臻民被飢餓加以疾疫溺死關門杜開失國守備盜賊黨輩吏民殘
賊毆殺良民斷獄歲歲多前上書言事交錯道路懷姦朋黨相為隱蔽皆亡忠慮羣下兇兇更相嫉
妒其咎安在觀君之治無欲輔朕富民便安元元之念間者郡國殺雖頗孰百姓不足者尙眾前去
城郭未能盡還夙夜未嘗忘焉朕惟往時之用與今一也百僚用度各有數君不量多少一聽羣下
言用度不足奏請一切增賦稅城郭墮及園田過更算馬牛羊增益鹽鐵變更無常朕既不明隨奏
許可後議者以為不便制詔下君君去賣酒醪後請止未盡月復奏議令賣酒醪朕誠怪君何持容
容之計無忠固意將何以輔朕帥道羣下而欲久蒙顯尊之位豈不難哉傳曰高而不危所以長守
貴也欲退君位尙未忍君其孰念詳計塞絕姦原憂國如家務便百姓以輔朕朕既已改君其自忠

彊食慎職使尚書令賜君上尊酒十石養牛一君審處焉漢書崔方進傳

哀帝建平元年策免大司空師丹曰夫三公者朕之腹心也輔善相過匡率百僚和合天下者也朕

既不明委政於公間者陰陽不調寒暑失常變異屢臻山崩地震河決泉涌流殺人民百姓流連無

所歸心司空之職尤廢焉君在位出入三年未聞忠言嘉謀而反有朋黨相進不公之名乃者以挺

力田議改弊章示君君內為朕建可改不疑以君之言博考朝臣君乃希眾雷同外以為不便令觀

聽者歸非于朕朕隱忍不宣為君受愆朕疾夫比周之徒虛偽壞化浸以成俗故屢以書飭君幾君

省過求己而反不受退有後言及君奏封事傳于道路布聞朝市言事者以為大臣不忠辜陷重辟

獲宋虛名謗譏匈匈流于四方腹心如此謂疏者何殆謬于二人同心之利焉將何以示羣下附親

遠方朕惟君位尊任重慮不周密懷謖迷國進退違命反覆異言甚為君恥非所以其承天地永保

國家之意以君嘗託傅位未忍考于理已詔有司赦君勿治其上大司空高樂侯印綬罷歸漢書師丹傳

建平二年策大司馬傅喜曰君輔政出入三年未有昭然匡朕不逮而本朝大臣遂其姦心咎由君

為其上大司馬印綬就第漢書傅喜傳

策免丞相孔光曰丞相者朕之股肱所與其承宗廟統理海內輔朕之不逮以治天下也朕既不明

災異重仍日月無光山崩河決五星失行是章朕之不德而股肱之不良也君前為御史大夫輔翼

先帝出入八年卒無忠言嘉謀今相朕出入三年憂國之風復無聞焉陰陽錯繆歲比不登天下空

虛百姓飢饉父子分散流離道路以十萬數而百官羣職曠廢姦軌放縱盜賊並起或攻官寺殺長吏數以問君君無怵惕憂懼之意對無能爲是羣卿大夫咸憤哉莫以爲意咎由君焉君秉社稷之重總百僚之任上無以匡朕之闕下不能綏安百姓書不云乎毋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於虜君其上丞相博山侯印綬罷歸

漢書九
光傳

策左將軍彭宣曰有司數奏言諸侯國人不得宿衛將軍不宜典兵馬處大位朕唯將軍任漢將之重而子又前取淮陽王女婚姻不絕非國之制使光祿大夫曼賜將軍黃金五十斤安車駟馬其上左將軍印綬以關內侯歸家

漢書彭
宣傳

策免大司空何武曰君舉錯煩苛不合眾心孝聲不聞惡名流行無以率示四方其上大司空印綬罷歸就國

漢書何
武傳

建平三年詔御史大夫王崇曰朕以君有累世之美故踰列次在位以來忠誠匡國未聞所繇反懷詐譏之辭欲攀救舊姻之家大逆之辜舉錯專恣不遵法度亡以示百僚左遷爲大司農

漢書王
吉傳

哀帝元壽二年冊免大司馬丁明曰前東平王雲貪欲上位祠祭祀詛雲后舅伍宏以醫待詔與校

祕書郎楊閣結謀反逆賴宗廟神靈董賢等以聞咸伏其辜將軍從弟侍中奉車都尉吳族父左曹屯騎校尉宣皆知宏及栩丹諸侯王后親而宣除用丹爲御屬吳與宏交通厚善數稱薦宏宏以附吳得興其惡心因醫技進幾危社稷朕以恭皇后故不忍有云將軍位尊任重旣不能明威立義折

消未萌又不深疾雲宏之惡而懷非君上阿爲宣吳反痛恨雲等揚言爲羣下所寃又親見言伍宏善醫死可惜也賢等獲封極幸嫉妒忠良非毀有功蓋君親無將將而誅之是以季友鳩叔牙春秋賢之趙盾不討賊謂之弑君朕閱將軍陷于重刑故以書飭將軍遂非不改復與丞相嘉相比令嘉有依得以罔上有司致法將軍請獄治朕惟噬膚之恩未忍其上驃騎將軍印綬罷歸就第

漢書董賢傳

哀帝崩王莽使謁者以太后詔卽闕下策董賢曰問者以來陰陽不調備害並臻元元蒙辜夫三公鼎足之輔也高安侯賢未更事理爲大司馬不合眾心非所以折衝綏遠也其收大司馬印罷歸第

漢書董賢傳

哀帝崩彭宣上書願上大司空長平侯印綬乞骸骨歸鄉里埃真溝壑莽白太后策宣曰惟君視事日寡功德未効迫于老眊昏亂非所以輔國家綏海內也使光祿勳豐策詔君其上大司空印綬便

就國

漢書彭宣傳

元始中莽以太皇太后詔賜太師大司徒馬宮策曰太師大司徒扶德侯上書言前以光祿勳議故定陶共王母諡曰婦人以夫爵尊爲號諡宣曰孝元傅皇后稱渭陵東園臣知妾不得體君卑不得敵尊而希指雷同詭經辟說以惑誤上爲臣不忠當伏斧鉞之誅幸蒙灑心自新又令得保首領伏自惟念入稱四輔出備三公爵爲列侯誠無顏復望闕廷無心復居官府無宜復食國邑願上太師大司徒扶德侯印綬避賢者路下君章有司皆以爲四輔之職爲國維綱三公之任鼎足承君不有

鮮明固守無以居位如君言至誠可聽惟君之惡在瀝心前不敢文過朕甚多之不奪君之爵邑以著自古皆有死之義其上太師大司徒印綬使者以侯就第

漢書馬宮傳

右策免大臣

文帝十三年定律曰吏坐受賕枉法守縣官財物而卽盜之已論命復有咎罪者皆棄市

漢書刑法志

景帝元年詔曰史受所監臨以飲食免重受財物賤買貴賣論輕廷尉與丞相更議善令廷尉信謹與丞相議曰吏及諸有秩受其官屬所監所治所行所將其與飲食計償費勿論它物若買故賤賣故貴皆坐賊爲盜沒入賊縣官吏遷徒免罷受其故官屬所將監治送財物奪爵爲士伍免之無爵罰金二斤令沒入所受有能捕告畀其所受賊

漢書景帝紀

後三年詔曰吏發民若取庸采黃金珠玉者坐賊爲盜二千石聽者與同罪

漢書景帝紀

右戒貪吏

漢興之初反秦之敝與民休息凡事簡易禁罔疏闊而相國蕭曹以寬厚清靜爲天下帥

師古曰帥遵也

作畫一之歌

師古曰謂歌曰蕭何爲法講若畫一曹參代之守而勿失

孝惠垂拱高后女主不出房闈而天下晏然民務稼穡衣食滋殖

師古曰滋益也殖生也

至于文景遂移風易俗是時循吏如河南守吳公蜀守文翁之屬皆謹身帥先

居以廉平不至於嚴而民從化孝武之世外攘四夷內改法度

師古曰攘却也

民用彫敝姦軌不禁

師古曰不可禁

時少能以化治稱者唯江都相董仲舒內史公孫弘兒寬居官可紀三人皆儒者通於世務明習文

法以經術潤飾吏事天子器之仲舒數謝病去引寬至三公孝昭幼冲霍光秉政承奢侈師旅之後海內虛耗光因循守職無所改作至於始元元鳳之間匈奴鄉化師古曰鄉讀曰嚮百姓益富舉賢良文學

問民所疾苦於是罷酒榷而議鹽鐵矣及至孝宣繇仄陋而登至尊師古曰仄古側字仄陋言非正統而身輕微賤也繇與由同以此興于閭閻師古曰閭里門也閭里中門也言從里巷而即大位也知民事之艱難自霍光薨後始躬萬機厲精為治五日

一聽事自丞相已下宋祁曰已字當作以各奉職而進及拜刺史守相輒親見問觀其所繇退而考察所行

以質其言師古曰質正也有名實不相應必知其所以然常稱曰庶民所以安其田里而亡歎息愁恨之心

者政平訟理也師古曰訟理言所訟見理而無冤滯也與我其此者其唯良二千石乎師古曰謂郡守諸侯相以為太守吏民之

本也宋祁曰越本無也字姚本削數變易則下不安民知其將久不可欺罔迺服從其教化故二千石有治理效

輒以璽書勉厲增秩賜金或爵至關內侯公卿缺則選諸所表以次用之師古曰所表謂增秩賜金爵也是故漢世

良吏於是為盛稱中興焉若趙廣漢韓延壽尹翁歸嚴延年張敞之屬皆稱其位然任刑罰或抵罪

誅師古曰抵至也音丁禮反王成黃霸朱邑龔遂鄭弘召信臣等師古曰召讀曰導所居民富所去見思生有榮號死見

奉祀此廉廩庶幾德讓君子之遺風矣師古曰處廩言有風采也

文翁廬江舒人也少好學通春秋以郡縣吏察舉景帝末為蜀郡守仁愛好教化終於蜀吏民為立

祠堂歲時祭祀不絕至今巴蜀好文雅文翁之化也師古曰文翁學堂于今猶在益州城內

王成不知何郡人也為膠東相治甚有聲宣帝最先褒之未及徵用會病卒

黃霸字次公淮陽陽夏人也為潁川太守治為天下第一徵守京兆尹秩二千石後徵霸為太子太傅遷御史大夫五鳳三年宋祁曰景本三作二代丙吉為丞相封建成侯食邑六百戶自漢興言治民吏以

霸為首為將相五歲甘露三年薨諡曰定侯

朱邑字子翼江舒人也少時為舒桐鄉嗇夫廉平不苛以愛利為行師古曰仁愛於人而安利也未嘗笞辱人

存問耆老孤寡遇之有恩所部吏民愛敬焉遷補太守卒史舉賢良為大司農丞遷北海太守以治

行第一入為大司農為人淳厚篤於故舊然性公正不可交以私天子器之朝廷敬焉神爵元年卒

天子閔惜下詔稱揚賜邑子黃金百斤以奉其祭祀初邑病且死屬其子師古曰屬音之故反曰我故為桐鄉

吏其民愛我必葬我桐鄉後世子孫奉嘗我不如桐鄉民師古曰嘗謂蒸嘗之祭及死其子葬之桐鄉西郭外

民果然其為邑起冢立祠歲時祠祭至今不絕

龔遂字少卿山陽南平陽人也以明經為官至昌邑郎中令宣帝即位為勃海太守吏民皆富實獄

訟止息數年上遣使者徵遂以遂年老不任公卿拜為水衡都尉上甚重之以官壽卒

召信臣字翁卿九江壽春人也師古曰召讀曰邵以明經甲科為郎出補穀陽長舉高第遷上蔡長其治視

民如子所居見稱述超為零陵太守病歸復徵為諫大夫遷南陽太守其治如上蔡信臣為人勤力

有方略好為民興利務在富之躬耕勤農出入阡陌止舍離鄉亭師古曰言休息之時皆在野次稀有安居其化大

行郡中莫不耕稼力田百姓歸之戶口增倍盜賊獄訟衰止吏民親愛信臣號之曰召父荊州刺史

奏信臣爲百姓興利郡以殷富賜黃金四十斤遷河南太守治行常爲第一復數增秩賜金竟寧中

徵爲少府列於九卿以官卒元始四年詔書祀百辟卿士有益於民者師古曰百辟百官蜀郡以文翁九江

以召父應詔書歲時郡二千石率官屬行禮奉祠信臣冢而南陽亦爲立祠漢書循吏傳

右循吏

孔子曰導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導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格至也謂德以政刑則

人思苟免不恥於惡化以德禮則下知愧辱而至於治也宋祁曰注文不恥景本作不止判誤作不恥老氏稱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

無德法令滋章盜賊多有師古曰老子德經之言也上德體合自然是以為德下德務於修建更以喪之法令繁則巧詐益起故多盜賊也宋祁曰注文繁字下疑有盜字

信哉是言也法令者治之具而非制治清濁之源也師古曰言爲治之體亦須法令而法令非治之本昔天下之罔當密矣

師古曰謂秦時然姦軌愈起其極也上下相遁至於不振師古曰遁避也言吏避於君民避於吏至乎喪敗不可振救也當是之時吏治若

救火揚沸師古曰言迫急也本敵不除則其未難正非武健嚴酷惡能勝其任而媮快乎師古曰媮諷曰烏烏於何也媮苟且也言道德者

溺於職矣師古曰溺爲沉滯而不舉也故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辭也言使我聽獄訟猶凡人耳然而立政施德則

能使其絕於爭訟下士聞道大笑之師古曰老子道經之言也大非虛言也漢興破觚而爲圜新瑀而爲樸

孟康曰觚方也師古曰去觚刑而從簡易抑巧僞而務敦厚也瑀謂刻鏤也字與離同號爲罔漏吞舟之魚師古曰言其疏也而吏治蒸蒸不至於姦

純壹之貌也黎民艾安師古曰黎眾也艾讀曰又久治也由是觀之在彼不在此師古曰言不在於嚴酷也高后時酷吏獨有侯

封刻轅宗室侵辱功臣師古曰轅謂陵踐也音來酌反呂氏已敗遂夷侯封之家師古曰夷除也孝景時龜錯

以刻深頗用術輔其資

師古曰資材也

而七國之亂發怒於錯錯卒被戮其後有郅都甯成之倫師古曰反

郅都河東大陽人也以郎事文帝景帝時為中郎將濟南田氏宗人三百餘家豪猾

應劭曰調音馬

日音開 蕭該音義曰案爾雅馬一目白

二千石莫能制於是景帝拜都為濟南守至則誅田氏首

惡餘皆股栗

師古曰言懼之甚

居處餘郡中不恰遺旁十餘郡守畏都如大府

師古曰言猶如統屬之也遷為中

尉嚴酷致行法不避貴戚列侯宗室見都側目而視號曰蒼鷹為雁門太守

師古曰就家拜之便道之官古

日不令至 關陳謝也得以便宜從事匈奴素聞郅都節舉邊為引兵去竟都死不近雁門匈奴至為偶人象都

師古曰以木為人象都之形也偶對也

令騎馳射莫能中其見憚如此匈奴患之乃中都以為漢法景帝於是斬都也

甯成南陽穰人也以郎調者事景帝稍遷至濟南都尉後長安左右宗室多犯法上召成為中尉其

治效郅都其廉弗如

趙禹釐人也

師古曰釐讀日部扶風縣也音胎

以左史補中都官

師古曰京師諸官為史也 宋祜曰宣化本史作吏刊誤據史館本改作史注文師古曰下當有於

字用廉為令史事太尉周亞夫亞夫為丞相禹為丞相史府中皆稱其廉平然亞夫弗任曰極知禹

無害

師古曰無害言無人能勝之者 劉奉世曰足以知謂廉平之類為無害也

然文深

應劭曰禹持文法深刻不可以居大府已為廷尉始條侯

以禹賊深及禹為少府九卿酷急至晚節事益多吏務為嚴峻而禹治加緩名為平

義縱河東人也為中郎補上黨郡中令治敢往少溫籍

服虔曰敢行暴虐之政師古曰少溫籍言無所舍容也溫音於問反籍音才夜反縣

無通事

師古曰通亡也負也音必胡反

舉第一遷為長陵及長安令直法行治不避貴戚以捕按太后外孫修成子

中師古曰修成君王太后所生金氏女也中者其子名也讀曰仲上以為能遷為河內都尉至則族滅其豪穰氏之屬河內道不拾

遺軍數出定襄定襄吏民亂敗於是徙縱為定襄太守縱至掩定襄獄中重罪二百餘人及賓客昆

弟私入相視者亦二百餘人縱壹切捕鞠曰為死罪解脫服虔曰一切皆捕之也律諸囚徒私解脫桎梏鉗鎖加罪一等為人解脫與同罪縱

鞠相賂餽者二百人以為解脫死罪盡殺之師古曰鞠窮也謂窮治也是日皆報殺四百餘人師古曰奏請得報而論殺劉敞曰掩掩定襄獄一切捕鞠而云是日皆報殺

則非奏請報可之報矣然則以論決為報郡中不寒而栗猾民佐吏為治師古曰百為右內史以廢格沮事弃市

王溫舒陽陵人也數為吏以治獄至廷尉史事張湯遷為御史督盜賊殺傷甚多稍遷至廣平都尉

擇郡中豪敢往吏十餘人為爪牙師古曰豪傑而性果敢一往無所顧者以為吏也宋祁曰豪字下當有桀字皆把其陰重罪師古曰把

而縱使督盜賊師古曰縱放也督察視也快其意所欲得此人雖有百罪弗法師古曰言所捕盜賊得其人而快溫舒意者則不問其先所犯罪也

法謂行捕擊也同音胡內反以故齊趙之郊盜不敢近廣平廣平聲為道

不拾遺上聞遷為河內太守好殺行威不愛人上聞之以為能遷為中尉其治復放河內坐以法免

尋拜為少府徙右內史治如其故姦邪少禁坐法失官復為右輔行中尉如故操威餘會宛軍發孟康

曰發兵伐大宛詔徵豪吏溫舒匿其吏華成及人有變告溫舒受買騎錢它姦利事罪至族自殺

尹齊東郡在平人也師古曰在音仕疑反宋祁曰草昭音籀字林曰在草亦盛也以刀筆吏稍遷至御史事張湯數稱以為廉

武帝使督盜賊斬伐不避貴執遷關都尉聲甚於甯成上以為能拜為中尉吏民益彫敝輕齊木疆

少文師古曰木質也言如木石之為也豪惡吏伏匿而善吏不能為治師古曰惡吏不肯為用也善吏在故不能治也以故事多廢抵罪

師古曰以糞事多
廢故至於坐罪也
後復爲淮陽都尉王溫舒敗後數年病死家直不滿五千金所誅滅淮陽甚多及

死仇家欲燒其尸妻亡去歸葬

楊僕宜陽人也以千夫爲吏孟康曰千夫若五大夫武帝以軍用不足令民出錢穀爲之師古曰所謂武功賞官以寵戰士河南守舉爲御史使督

盜賊宋祁曰越本守作辟關東治放尹齊韋昭也放依也音甫往反以敢擊行師古曰果敢擄擊而行其治也

咸宜陽人也師古曰咸音咸省之滅楊河東之邑以佐史給事河東守衛將軍青使買馬河東師古曰將軍衛青克使而於河東買馬也見

宣無害言上徵爲底丞官事辦稍遷至御史及丞宋祁曰濶化本爲御史中丞刑誤據史館本改子依南本添及字使治主父偃及

淮南反獄所以徵文深誅殺者甚眾師古曰誅誅也稱爲敢決疑數廢數起爲御史及中丞者幾二十歲

田廣明字子公鄭人也師古曰京兆鄭縣即今之華州爲淮陽太守歲餘故城父令公孫勇與客胡倩等謀反廣明

覺知發兵皆捕斬焉上以廣明連禽大姦徵入爲大鴻臚

田延年字子賓先齊諸田也爲河東太守選拔尹翁歸等以爲爪牙誅鉏豪強姦邪不敢發以選入

爲大司農

嚴延年字次卿東海下邳人也爲涿郡太守道不拾遺三歲遷河南太守賜黃金二十斤豪強脅息

師古曰脅斂也屏氣而息野無行盜威震旁郡其治務在摧折豪強扶助貧弱貧弱雖陷法曲文以出之其豪桀

侵小民者以文內之師古曰飾文而人之爲罪眾入所謂當死者一朝出之所謂當生者詭殺之師古曰詭違正理而殺也吏

民莫能測其意深淺戰栗不敢犯禁按其獄皆文致不可得反師古曰致至密也言其文按整密也

尹賞字子心鉅鹿楊氏人也爲江夏太守捕格江賊及所誅吏民甚多坐殘賊免南山羣盜起以賞爲右輔都尉遷執金吾督大姦猾三輔吏民甚畏之數年卒官

漢書酷吏傳

右酷吏

二十四史九通政典類要合編卷十九

前漢十一

選舉

賢良方正

博士弟子

茂材異等

孝廉方田

童科

明經

射策

方技

上書

孝文二年詔曰乃十一月晦日有食之二三執政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者匡朕之不逮

漢書文
帝紀

十五年詔諸侯王公卿郡守舉賢良能直言極諫者上親策之傳納以言

漢書文
帝紀

孝武建元元年詔丞相御史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諸侯相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

漢書文
帝紀

元光元年五月詔賢良曰賢良明于古今王事之體受策察問咸以書對朕親覽焉于是董仲舒公

孫宏等出焉

漢書文
帝紀

孝昭始元元年閏月遣故廷尉持節行郡國舉賢良

漢書昭
帝紀

五年六月詔令二輔太常舉賢良各二人

漢書昭
帝紀

孝宣本始四年四月郡國地震詔令二輔太常內郡國舉賢良方正各一人

漢書宣
帝紀

地節三年詔令內郡國舉賢良方正可親民者

漢書宣
帝紀

十月詔曰迺者九月地震朕甚懼焉有能箴朕過失及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以匡朕之不逮毋

諱有司

漢書宣
帝紀

神爵四年四月令內郡國舉賢良可親民者各一人

漢書宣帝紀

孝元初元二年三月詔曰乃二月戊午地震于隴西郡丞相御史中二千石舉茂材異等直言極諫之士

漢書元帝紀

永光二年三月日有食之詔令內郡國舉賢良直言之士各一人

漢書元帝紀

孝成建始二年二月詔三輔內郡舉賢良方正各一人

漢書成帝紀

建始二年十二月日蝕地震詔丞相御史與將軍列侯中二千石及內郡國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之士詣公車朕將覽焉

漢書成帝紀

上盡召直言之士詣白虎殿對策

漢書杜欽傳

元延元年七月詔曰通者日蝕星隕今孛星見東井公卿大夫博士議即以經對與內郡國舉方正能直言極諫者各一人

師古曰今公卿與內郡國共舉漢書成帝紀

孝哀元壽元年正月日有蝕之詔公卿大夫其與將軍列侯中二千石舉賢良方正能直言者各一人

漢書哀帝紀

賈山至言今陛下令庶祖考述追厥功圖所以昭光洪業休德使天下舉賢良方正之士天下皆訢

訢焉曰將興堯舜之道三王之功矣天下之士莫不精白以承休德今方正之士皆在朝廷矣又選

其賢者使為常侍諸吏與之馳驅射獵一日再三出臣恐朝廷之解弛百官之墮於事也諸侯聞之

又必息於政矣臣聞山東吏布詔令民雖老羸瘵疾扶杖而往聽之願少須臾毋死思見德化之成也今功業方就名聞方昭四方鄉風今從豪俊之臣方正之士直與之日日獵射擊兔伐狐以傷大業絕天下之望臣竊悼之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臣不勝大願願少衰射獵以夏歲二月定明堂造大學修先王之道風行俗成萬世之基定然後唯陛下所幸且古者大臣不媿故君子不常見其齊嚴之色肅敬之容大臣不得與宴游方正修潔之士不得從射獵使皆務其方以高其節則羣臣莫敢不正身修行盡心以稱大禮如此則陛下之道尊敬功業施於四海垂於萬世子孫矣誠不如是則行日壞而榮日滅矣夫士修之於家而壞之於天子之廷臣竊愍之陛下與眾臣宴游與大臣方正朝廷論議夫遊不失樂朝不失禮議不失計執事之大者也

按山之言固善矣然古者內外庭不分人主出入起居皆與賢士大夫遊故文帝視朝而受即官止輦之言馳坂而受袁盎攬轡之諫蓋使其日侍左右得以隨事納規則未為無補乃盛世事也至武帝時特中分掌乘輿服物下至褻器虎子之屬孔安國以儒者為侍中特聽掌御唾壺則其媿慢已甚然有臣如汲長孺則帝雖雄暴而所以禮遇之者特出丞相大將軍之上蓋所以取重者存乎其人固不因親近而遂至於翫狎也後世此意不存人主親士大夫之時少親宦官宮妾之時多雖輔弼股肱之臣亦不過質明趨朝鞠躬屏息播笏奏事卑卑而前數語即退而所與游處親密者皆嬖倖近習之流耳况賢良方正之士脫跡草萊而觀光上國其視黃屋之後塵重瞳

之醉表遠在雲霄之上勢分隔而情意日疎等威嚴而震怖易起所謂臨軒詳延之事特具文耳安得如漢世之日近清光而得以時效忠諫乎然則山所言願少弛擊狐兔之事而講求立經陳紀之計誠爲至當之論至謂必使大臣不得預宴遊方正修潔之士不得從射獵然後可以建功業則非古義也又曰夫士修之於家而壞之於天子之廷夫所謂賢良方正者取其能直言極諫以劇切上躬且今反爲人主宴游射獵所蠱而壞之則何以謂之賢良方正乎汲黯魏徵之流豈以日侍遊獵之故而遂不能正其身高其節乎

又按鼂錯傳言文帝時詔有司舉賢良文學士錯在選中對策者百餘人惟錯爲高第選中大夫錯未舉賢良時已爲太子家令上書言事帝賜璽書寵答曰皇帝問太子家令上書言兵體三章聞之書言狂夫之言而明主擇焉今則不然言者不狂而擇者不明國之大患故在於此使夫不明擇於不狂是以萬聽而萬不當也則帝於言事之微臣所以尊崇之者至矣未嘗有媒慢之意如山所言也制策略謂朕之不德吏之不平政之不宣民之不甯四者之闕悉陳其志母有所隱上以薦先帝之宗廟下以興愚民之休利著之於篇朕親覽焉觀大夫所以佐朕至與不至書之周之密之重之閉之興自朕躬大夫其正論毋枉執專嗚呼戒之二三大夫其帥志母怠則其所以虛心詔訪者尤爲懇惻然觀錯所對言五帝神聖其臣莫及陛下神明德厚不下五帝執事之臣莫能望清光陛下不自躬親而待不望清光之臣臣竊恐神明之遺也大槩皆導諛納諂之言

殊辜帝孜孜訪求之本意反不如爲太子家令時所言勸農備邊之策爲確實也錯在高第而所對如此則其餘百餘人者可知然則賢良方正負文帝未嘗負賢良方正也

武帝卽位舉賢良文學之士前後百數而董仲舒以賢良對策

仲舒孝景時爲博士

天子覽其對而異焉乃復

策之對畢復策之遂以爲江都相轅固帝初卽位時以賢良徵諸儒嫉毀言固老罷歸之

帝初卽位詔天下舉賢良方正文學材力之士待以不次之位四方士多上事言得失自銜鬻者以千數其不足采者輒報聞罷

丞相綰奏所舉賢良或治申商韓非蘇秦張儀之言亂國政請皆罷奏可

馬廷鸞曰此行仲舒之言也衛綰特使之書奏耳建白大義豈綰所能辨哉武帝年未二十而奮然知所決擇如此可謂英主矣然轅固以老而見棄莊助以容悅見錄仲舒雖殷勤三策而不能引以自近也以舉賢良一事考之帝終身之得失皆可推矣

元光五年詔策賢良帝初卽位招賢良文學士時公孫弘年六十以賢良徵爲博士使匈奴還報不合意上怒以爲不能弘乃移病免歸至是復徵賢良文學當川國復推上弘弘謝曰前已嘗西用不能罷願更選國人固推弘弘至太常上策詔諸儒弘奉對時對者百餘人太常奏弘第居下策奏天子擢弘對爲第一召入見容貌甚麗拜爲博士待詔金馬門

按武帝本紀言元光元年策賢良所載制策與公孫弘傳所載文小異弘對策在元光五年而本

紀於制策之末稱董仲舒公孫弘出焉按仲舒對策在建元元年俱不在元光元年本紀誤

弘初以賢良徵爲博士後罷歸再以賢良徵方對策然則賢良之未對策者亦可以爲博士歟董仲舒轅固亦皆先爲博士後舉賢良

按西都賢良策之載於史者最董公孫杜欽谷永杜鄴而已仲舒最醇正又值武帝卽位之始初心清明故異其對而復再三詢叩得以罄其所學弘素曲學又值不稱旨罷免之餘宜其始爲平緩無忤之說以取容自不足責最錯知治體善議論非弘之比又遇謙恭好問之主如文帝且已嘗受知辱眷於太子家令言事之時又非如仲舒泛泛下僚粹奉大對之比乃諄復乎五帝神聖之說贊頌不容口而略無建明惜哉欽永阿王氏論益卑矣鄴指陳外戚譏切丁傅稍不負方正之名王吉貢禹之正大朱雲何武之剛方必有嘉論惜史逸其傳云

六年詔有司問郡國所舉賢良文學民所疾苦議罷鹽鐵榷酤

有司者丞相車千秋御史大夫桑弘羊也賢良文學者茂陵唐生魯國萬生中山劉子九江祝生與其徒六十餘人也其建議之首曰有詔書使丞相御史與所舉賢良文學語問民閒所疾苦文學對曰竊聞治人之道防淫泆之原廣道德之端抑末利而開仁義毋示以利而後教化可興風俗可移也今郡國有鹽鐵酒榷均輸與民爭利散敦厚之朴成貪鄙之化是以百姓就本者寡趨末者衆願悉罷之御史大夫桑弘羊難之以爲此國家大業所以制四夷安邊足用之本罷之不便

按自孝文策鼂錯後賢良方正皆承親策上親覽而第其優劣至孝昭年幼未即政故無親策之事乃詔有司問以民所疾苦然所問者鹽鐵均輸榷酤皆當時大事令建議之臣與之反覆詰難講究罷行之宜卒從其說爲之罷榷酤然則雖未嘗親奉大對而其視上下姑相應以義理之浮

文者反爲勝之國家以科目取士士以科目進身者必如此然後有益於人國賢良及大夫問難本未見征推考

西漢舉賢良文學 鼂錯以太子家舍舉 董仲舒以博士舉選 公孫弘以博士舉選 杜欽以武庫

嚴助郡舉擢授中大夫 朱雲以博士舉選 王吉以雲陽令舉選 貢禹以博士舉選 魏相郡舉選授

蓋寬饒以即舉選 孔光以議郎舉選 谷永以太常丞舉 杜鄴以涼州刺史舉 何武以

授諫大夫 轅固以清河王太傅舉舉歸田 黃霸以丞相長史舉 朱邑以太守卒史舉 以上並通考

右賢良方正

武帝元朔五年爲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復其身太常擇民年十八以上儀狀端正者補博士弟子

郡國縣官有好文學敬長上肅政教順鄉里出入不悖所聞令相長丞上屬所二千石二千石謹察

可者常與計偕詣太常得受業如弟子一歲皆輒課能通一藝以上補文學掌故闕其高第可以爲

郎中太常籍奏即有秀才異等輒以名聞其不事學若下材及不能通一藝輒罷之而請諸能稱者

以治禮掌故以文學禮義爲官選留滯請選擇其秩比二百石以上及吏百石通一藝以上補左右

內史大行卒史比百石以下補郡太守卒史皆各二人邊郡一人先用誦多者不足擇掌故以補中

四百石... 選舉... 約雅堂藏板

二千石屬文學掌故補郡屬僞員請著功令它如律令制曰可

漢書儒林傳

張湯請博士弟子治尚書春秋補廷尉史

漢書張湯傳

平帝時王莽增元士之子得受業如弟子勿以爲員歲課甲科四十人爲郎中乙科二十人爲太子

舍人丙科四十人補文學掌故

漢書儒林傳

兒寬以郡國選詣博士受業孔安國

漢書兒寬傳

文翁選郡縣小吏十餘人遣詣京師受業博士

漢書文翁傳

終軍選爲博士弟子至府受遺

漢書終軍傳

蕭望之以令詣太常受業

漢書蕭望之傳

唐生褚生應博士弟子選詣博士

漢書王式傳

成帝時伏湛以父任爲博士弟子

漢書伏湛傳

山陽侯張當居坐爲太常擇博士弟子故不以實完爲城旦

漢書功臣表

武帝卽位招賢良文學之士是時公孫宏年六十以賢良徵爲博士使匈奴還報不合意上怒以爲

不能宏乃移病免歸元光五年復徵賢良當川國復推上宏宏謝曰前已當西用不能罷願更選國

人固推宏宏至太常對策時對者百餘人太常奏宏第居下策奏天子擢宏對爲第一

漢書公孫宏傳

孝元舉茂才富平侯張敖舉陳湯湯待選父死不奔喪司隸奏湯無循行勃選舉故不以實坐削戶

二百會堯因賜謚曰終侯湯下獄論漢書陳湯傳

漢制凡郡國之官非傅相其他既自署置又調僚屬及部人之賢者舉爲秀才廉吏而貢於王庭多拜爲郎居三署無常員或至千人屬光祿勳故卿校牧守居閑待詔或郡國貢送公車徵起悉在焉光祿勳復於三署中銓第郎中歲舉秀才廉吏出爲他官以補闕員

武帝元封五年以名臣文武欲盡詔曰蓋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故馬或奔蹏而致于里士或有負俗之累而立功名員俗謂被世譏論也夫泛駕之馬跡弛之士亦在御之而已其令州郡察吏民有茂材

異等可爲將相及使絕國者

馬廷鸞曰汲黯常諫帝曰陛下求賢甚勞未盡其用輒已殺之以有限之士供無已之誅臣恐天下賢材將盡陛下誰與其爲治乎帝笑曰有材不肯盡用與無材同不殺何施蓋至是名臣文武欲盡則黯之說十餘年而遂驗矣帝徒知殺之之易而不知招之之難也無怪乎詔下而無有應舉者雖然帝於是春秋高而血氣亦寔定矣

宣帝元康元年詔博舉吏民厥身修正通文學明先王之術寘究其意者各二人中二千石各一人元康四年詔遣大中大夫循行天下舉茂材異倫之士

孝元建昭四年臨遣諫大夫博士循行天下舉茂材特立之士

孝成河平四年日食遣光祿大夫博士行瀕河之郡舉淳厚有行能直言之士

陽朔二年奉使者不稱詔丞相御史其與中二千石二千石雜舉可充博士位者使卓然可觀以上並通

考選

右博士弟子

茂材異等附

孝惠四年正月舉民孝弟力田者復其身

漢書惠帝紀

高后元年二月初置孝弟力田二千石者一人

漢書高后紀

孝文十二年三月詔以戶口率置三老孝悌力田常員令各率其意以導民焉

漢書文帝紀

宣帝地節三年詔令郡國舉孝悌有行義聞於鄉里者各一人

成帝鴻嘉二年詔舉淳厚有行義能直言者其聞切言嘉謀正朕之不逮

永始二年日食臨遣大中大夫循行天下與部刺史舉淳樸選讓有行義者各一人

哀帝建平元年詔大司馬列侯將軍中二千石州牧守相舉孝悌淳厚能直言通政事延於側陋可

親民者各一人

以上並通考選學考

右孝弟力田

漢典蕭何草律曰太史試學童能諷書九千字以上適得爲史又以六體試之課最者以爲尚書御

史史書令史吏民上書字或不正輒舉劾

漢書藝文志通考同

右童科

龔遂以明經爲官

漢書龔遂傳

袁良舉明經爲太子舍人

漢書袁安傳

孔安國貢禹夏侯勝張禹並以明經爲博士

漢書本傳

賈宏翟方進以明經爲議郎

漢書本傳

召信臣以明經甲科爲郎

漢書召信臣傳

孝平五年召天下通知逸經古記天文曆算鐘律小學史篇方術本草及以五經論語孝經爾雅教授者在所爲駕一封軺傳遣詣京師至者數千人

以上通考選舉考

右明經

武帝立五經博士開弟子員設科射策勸以官祿

師古曰射策者謂爲問難疑義書之於策置其大小置爲甲乙之科列而置之不使彰顯有欲射者

隨其所取而釋之以知優劣射之言投射也

漢書儒林傳

何武王嘉馬宮翟方進皆以射策甲科爲郎

漢書本傳

房鳳以射策乙科爲太史掌故

漢書房鳳傳

匡衡射策甲科以不應令除爲太常掌故調補平原文學

漢書匡衡傳

兜寬詣博士受業以射策爲掌故以功次補廷尉文學卒史

漢書兜寬傳

右射策

鄭崇父賓以明律令爲御史

漢書鄭崇傳

薛宣以明習文法詔補御史中丞

漢書薛宣傳

漢高祖初未遑立制至十一年乃下詔曰賢士大夫既與我定有天下而不與我其安利之可乎有肯從我遊者吾能尊榮之以布告天下其有稱明法者御史中執法郡守必身勸免遺詣丞相府署其行義及年有其人而不言者免官

通典選舉典

右明法

何並陳遵皆舉能治劇爲令

漢書本傳

尹賞舉能治劇徒頻陽令

漢書尹賞傳

原涉舉能治劇爲谷口令

漢書原涉傳

右治劇

元封五年名臣文武欲盡詔令州郡察吏民有茂材異等可爲將相及使絕國者

漢書武帝紀

孝昭始元五年詔舉郡國文學高第各一人

漢書昭帝紀

元鳳元年賜郡國所選有行義者涿郡韓福等五人帛人五十四匹遣歸

漢書昭帝紀

孝宣本始元年地震詔內郡國舉文學高第各一人

漢書宣帝紀

地節三年詔郡國舉孝弟有行義聞于鄉里者各一人

漢書宣帝紀

元康元年詔博舉吏民厥身修正通文學明于先王之術宣究其意者各二人中二千石各一人

宣帝紀

元康四年詔遣大中大夫循行天下舉茂材異倫之士

漢書宣帝紀

孝元初元三年詔丞相御史舉天下明陰陽災異者各三人

漢書元帝紀

永光元年詔丞相御史舉質樸敦厚選讓有行者

漢書元帝紀

建昭四年臨遣諫大夫博士循行天下舉茂材特立之士

漢書元帝紀

孝成河平四年二月日有蝕之遣光祿大夫博士行舉瀕河之郡舉敦厚有行能直言之士

漢書成帝紀

鴻嘉二年詔舉敦厚有行義能直言者冀聞切言嘉謀匡朕之不逮

漢書成帝紀

永始三年正月日蝕臨遣大中大夫循行天下與御史舉惇樸選讓有行義者各一人

漢書成帝紀

元延元年詔曰通者日蝕星隕北邊二十二郡舉勇猛知兵法者各一人

漢書成帝紀

哀帝初平當奏宜博求能浚川疏河者下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奏請部刺史三輔三河宏農太守

舉吏民能者莫有應書

漢書滿通志

建平元年詔其與大司馬列侯將軍中二千石州牧守相舉孝弟惇厚能直言通政事延于側陋可

親民者各一人

漢書哀帝紀

建平四年詔將軍中二千石舉民兵法有大慮者

漢書哀帝紀

選舉

約雅堂藏板

元壽元年下詔曰天下雖安忘戰必危將軍與中二千石舉明習兵法有大慮者各一人將軍二人

詣公車

漢書息夫躬傳

哀帝時有詔舉太常

漢書何武傳

哀帝崩太后詔有司舉可大司馬者

漢書何武傳

孝平元始元年五月日有蝕之公卿將軍中二千石舉敦厚能直言者各一人

漢書平帝紀

元始二年秋舉勇武有節明兵法郡一人詣公車冬中二千石舉治獄平歲一人

漢書平帝紀

元始五年徵天下通知逸經古記天文歷算鍾律小學史篇方術本草及以五經論語孝經爾雅教

授者在所爲駕一封轎傳遣詣京師至者數千人

漢書平帝紀

漢諸帝凡日蝕地震山崩川竭天地大變皆詔天下郡國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率以爲常又

其有要任使皆標其目而令舉之

王莽時太常學官子弟歲課甲科四十人爲郎中乙科二十人爲太子舍人丙科四十人爲文學掌故 通志選舉略

右異科

武帝卽位枚乘年老適以安車蒲輪徵乘

漢書枚乘傳

建元元年遣使者東帛加璧安車以蒲裏輪駕騶迎魯申公弟子二人乘軺傳從

漢書魯申公傳

元符六年詔遣博士分循行天下舉獨行之君子徵詣行在所士有特招使者之任也詳問隱處亡

位者舉奏

漢書賈帝紀

夏侯勝善說禮服召爲博士

漢書夏侯勝傳

疏廣明春秋家居授教徵爲博士

漢書疏廣傳

昭帝時涿郡韓福以德行徵至京師賜策書束帛遣歸詔曰朕閱勞以官職之事其務修孝弟以教鄉里行道舍傳舍縣次具酒肉食從者及馬長史以時存問常以歲八月賜羊一頭酒二斛不幸死

者賜複衾一褊以中牢

漢書兩龔傳

翼奉元帝初卽位諸儒薦之徵待詔宦者署

漢書翼奉傳

貢禹以明經潔行著聞徵爲博士曰陛下過意徵臣臣賣田百畝以供車馬

漢書貢禹傳

孝哀召龔勝爲諫大夫勝薦龔舍甯壽侯嘉有詔皆徵勝曰竊見國家徵醫巫常爲駕徵賢者宜駕

上曰大夫乘私車來邪勝曰唯唯有詔爲駕

漢書龔勝傳

右聘士

孝文十二年詔曰孝悌天下之大順也力田爲生之本也廉吏民之表也朕甚嘉此二三大夫之行今萬家之縣云無應令豈寔人情是吏舉賢之道未備也其遣調者勞賜孝者帛人五匹悌者力田

二匹廉吏二百石以上率百石者三匹

師古曰自二百石以上每百石加三匹也漢書文帝紀

孝景後二年詔曰其唯廉士寡欲易足今訾算十以上乃得官廉士算不必眾有市籍不得官亡訾

又不得官朕甚愍之訾算四得官亡令廉士久失職食夫長利

漢書景帝紀

孝武元光元年冬初令郡國舉孝廉各一人

漢書武帝紀

董仲舒曰臣愚以為使諸列侯郡守二千石各擇其吏民之賢者歲貢各二人故州郡舉茂材孝廉皆自仲舒發之

漢書董仲舒傳

元朔元年冬詔曰朕深詔執事興廉舉孝令或至闕郡而不薦一人其與中二千石禮官博士議不舉者罪有司奏議曰不舉孝不奉詔當以不敬論不察廉不勝任也當免奏可

漢書武帝紀

孝宣黃龍元年詔曰舉廉吏誠欲得其真也吏六百石位大夫有罪先請秩祿上通足以效其賢材

自今以來毋得舉

韋昭曰吏六百石者不得復舉為廉吏也漢書宣帝紀

孝平元始元年令宗室其為吏舉廉佐史補四百石

漢書平帝紀

趙廣漢為平準令察廉為陽翟令

漢書趙廣漢傳

宋博以太常掾察廉補安陵丞

漢書宋博傳

蕭望之察廉為大行治禮丞

漢書蕭望之傳

薛宣以大司農斗食屬察廉補不其丞

漢書薛宣傳

光祿勳于永除王嘉為掾察廉為南陵丞復察廉為長陵尉

漢書于永傳

張敞補太守卒史察廉為甘泉倉長

漢書張敞傳

黃霸察廉補河東均輸長復察廉為河南太守丞

漢書黃霸傳

尹賞以郡吏察廉為樓煩長漢書尹賞傳

王吉以郡吏舉孝廉為郎漢書王吉傳

池陽令舉廉吏獄掾王立漢書池陽傳

京房以孝廉為郎漢書京房傳

師丹孟喜並舉孝廉為郎漢書師丹傳

劉輔舉孝廉為襄貲令漢書劉輔傳

平當察廉為順陽長漢書平當傳

西漢舉孝廉 路溫舒以決曹史舉漢書路溫舒傳

廣漢以州從事舉茂材 張敞以太守卒史察漢書張敞傳

舉選監 蓋寬饒郡文學 劉輔選舉漢書蓋寬饒傳

官長 馮遂野王子 朱博以太常掾察漢書朱博傳

丞 馮遂野王子 朱博以太常掾察漢書朱博傳

黃霸左馮翊卒史察補河東均輸 尹賞以郡吏察廉漢書黃霸傳

右孝廉

父任 蘇武以父任為郎漢書蘇武傳

劉向以父任為贊郎漢書劉向傳

孔光子男放為侍郎漢書孔光傳

董恭爲御史任賢爲太子舍人

漢書董恭傳

蕭育以父任爲太子庶子

漢書蕭育傳

史丹九男皆以丹任

爲侍中

漢書史丹傳

汲黯以父任爲太子洗馬

漢書汲黯傳

伏湛以父任爲博士弟子

漢書伏湛傳

史丹馮

野王皆以父任爲太子中庶子

漢書史丹傳

杜延年以三公子補軍司空

漢書杜延年傳

辛慶忌以父任爲

右校丞

漢書辛慶忌傳

兄任

霍去病任光爲郎

漢書霍去病傳

楊惲以忠任爲郎

漢書楊惲傳

爰盎兄噲任盎爲郎中

漢書爰盎傳

族父任

成帝時侯霸以族父任爲太子舍人

漢書侯霸傳

宗家任

趙兼以淮南王舅侯周陽子由以宗家任爲郎

漢書趙兼傳

董仲舒曰夫長吏多出於郎中中郎吏二千石子弟未必賢也

漢書董仲舒傳

宣帝時王吉上疏曰舜湯不用三公九卿之世而舉臯陶伊尹不仁者遠今使俗吏得任子弟率多

驕蹇不通古今至於積功治人亡益於民此伐榷所爲作也宜明選求賢除任子之令

漢書王吉傳

漢儀注吏二千石以上視事滿三歲得任同產若子一人爲郎

董仲舒對策曰夫選吏多出於郎中中郎吏二千石子弟未必賢也王吉言舜湯不用三公九卿之

世而舉臯陶伊尹不仁者遠今使俗吏得任子弟率多驕蹇不通古今至於積功治人亡益於民此

伐榷所爲作也宜明選求賢除任子之令外家及故人可厚以財不宜居位

哀帝元年除任子令

馬廷鸞曰漢二千石任職二年得任其子若同產蓋有八九歲爲郎儻宿衛者朝夕左右與聞公卿議論執戟殿陛中即將以兵法部屬之而淳厚有行者光祿勳歲課第之時出意上書疏足以裨缺失而天子亦因以習知其性而職其才之能否自即選爲縣令自大夫選爲守相或持節四方天子時課其功而召之入蓋上之久留意其選而法制使之然也

右任子

衛綰以戲車爲郎事文帝

漢書衛綰傳

鄧通以灌船爲黃頭郎

漢書鄧通傳

周仁以豎見景帝爲太子時爲舍人

漢書周仁傳

吾邱壽王年少以善格五召待詔

漢書吾邱壽王傳

荀彘以御見侍中

史記荀彘傳

武帝時虞初以方士待祠

漢書郊祀志

東郭先生以方士待詔公車

史記東郭先生傳

武帝卽位博開藝能之路悉延百端之學通一伎之士咸得自效絕倫超奇者爲右亡所阿私

龜策傳

丞相魏相奏言知音善鼓雅琴者趙定龔德皆召見待詔

漢書王褒傳

伍宏以豎待詔

漢書董賢傳

成帝時言祭祀方術皆得待詔

漢書郊祀志

本草待詔

師古曰以方藥本草而待詔漢書郊祀志通考同

右方技

趙禹以佐史補中都官用廉爲令史

漢書趙禹傳

咸宣以佐史給事河東守

漢書咸宣傳

魏相爲郡卒史舉賢良

漢書魏相傳

王吉以郡吏舉孝廉爲郎

漢書王吉傳

尹齊以刀筆吏稍遷至御史

漢書尹齊傳

朱邑少時爲舒桐鄉嗇夫遷補太守卒史

漢書朱邑傳

鮑宣爲縣鄉嗇夫守束州丞

漢書鮑宣傳

張敞以鄉有秩補太守卒史察廉爲甘泉倉長

漢書張敞傳

尹賞以郡吏察廉爲樓煩長

漢書尹賞傳

焦延壽爲郡吏察廉補小黃令

漢書京房傳

趙廣漢爲郡吏州從事舉茂材

漢書趙廣漢傳

陳萬年爲郡吏察舉至縣令

漢書陳萬年傳

龔勝爲郡吏病去官徵爲諫大夫

漢書龔勝傳

王訢以郡縣吏積功稍遷爲被陽令

漢書王訢傳

丙吉爲魯獄史積功勞稍遷延尉右監

漢書丙吉傳

王尊爲獄小吏給事太守府補書佐

漢書王尊傳

尹翁歸爲獄小吏除補卒史

漢書尹翁歸傳

于定國爲獄史郡決曹補廷尉

漢書于定國傳

西漢時以試吏入官 路溫舒縣賦

衛青縣吏給事侯家

公孫弘

獄吏

張湯

長安吏

杜周

廷尉吏

王訢

陳萬年郡

于定國

獄吏

龔勝

郡吏

丙吉

魯獄吏

趙廣漢

郡吏

尹歸翁

獄小吏

張敞

鄉有秩補太守

王尊

獄小吏

孫寶

郡吏

何並

郡吏

薛宣

都船吏

朱博

亭長遷功曹

朱邑

菑夫遷卒史

趙禹

佐史

王溫

舒亭長遷

尹齊

以刀筆吏遷御史

減宣

佐史

嚴延年

郡吏

尹賞

郡吏

樓護

京兆吏

王吉

郡吏

鮑宣

菑夫補東

州 焦延壽

郡吏察舉補小黃令

公非劉氏送焦千之序曰東西漢之時賢士長者未嘗不仕郡縣也自曹掾書史馭吏亭長門幹街卒游徼嗇夫盡儒生學士爲之才試於事情見於物則賢不肖較然故遭事不惑則知其智犯難不避則知其節臨財不私則知其廉應對不疑則知其辯如此則察舉易而賢公卿大夫自此出矣今時士與吏徒異物吏徒治文書給廩役戀愚無知集誑無節乘間窺隙詭法求貸笞罵僂

辱安以爲已物故無可以與善者而儒生學士之居於鄉里不遇閉門養高其外則游學四方以崇名譽然後可以出羣過人矣而欲法前世一使郡縣議其行而察舉之難矣

今按西鄉公卿士大夫或出於文學或出於吏道亦由上之人並開二途以取人未嘗自爲抑揚偏有輕重故下之人亦隨所遇以進身而人品之賢不肖初不係其出身之爲儒爲吏也是以張湯趙周輩之深文巧詆趙廣漢何並之強明健決固胥吏氣習也若公孫宏之儒雅丙吉之賢厚龔勝之節操尹翁歸之介潔亦不嫌於以吏發身則所謂吏者豈必皆浮薄刻核之流而後始能爲之乎後世儒與吏判爲二途儒自許以雅而詆吏爲俗於是以勦繁治劇者爲不足以語道吏自許以通而謂儒爲迂於是以前通經博古爲不足以適時而上之人又不能立兼收並蓄之法過有抑揚輕重之意於是拘謗不通者歸之儒放蕩無恥者歸之吏而二途皆不足以得人矣

通考
吏道考

右吏道

武帝初卽位詔天下舉方正賢良文學材力之士待以不次之位四方士多上書言得失自銜鬻者以千數其不足采者輒報聞罷

漢書東
方朔傳

朔初入長安至公車上書凡用三千奏牘公車令兩人共持舉其書僅然能勝之人主從上方讀之

止輒乙其處讀之二月通書詔拜以爲郎

史記東
方朔傳

朔上書曰可以爲天子大臣文辭不遜高自稱譽上偉之令待詔公車

漢書東
方朔傳

宋買臣隨上計吏詣闕上書書久不報待詔公車

漢書朱買臣傳

主父偃元光元年上書闕下朝奏暮召入見是時徐樂嚴安亦俱上書言世務書奏上召見三人謂

曰公等皆安在何相見之晚也迺拜偃樂安皆爲郎中

漢書本傳

終軍至長安上書言事武帝異其文拜爲謁者給事中枚臯上書北闕自陳枚乘之子得上得之大喜

召入見待詔

漢書終軍傳

宣帝初卽位思進賢員多上書言便宜輒下蕭望之問狀高者請丞相御史次者中二千石試事滿

歲以狀聞下者報聞或罷歸田里

漢書蕭望之傳

元帝初卽位賈捐之上疏言得失召待詔金馬門

漢書賈捐之傳

哀帝初卽位息夫躬上言召待詔

漢書息夫躬傳

右 上 書

周勃材官引彊

師古曰彊其兩反服虔曰引彊弓弩官也漢書周勃傳

申屠嘉以材官蹶張遷爲隊率

師古曰率以足蹶者如蹶張漢書申屠嘉傳

漢興六郡良家子選給羽林期門

師古曰六郡謂關西天水安定北地上郡西河也

以材力爲官名將多出焉

漢書地理志

公孫賀北地人少爲騎士從軍

漢書公孫弘傳

李廣隴西人以良家子從軍

漢書李廣傳

趙充國隴西人以六郡良家子善騎射補羽林漢書趙充國傳

傅介子北地人以從軍爲官漢書傅介子傳

甘延壽北地人以良家子善騎射爲羽林漢書甘延壽傳

馮奉世上黨人以良家子選爲郎漢書馮奉世傳

張次公以勇悍從軍漢書張次公傳

常惠應募隨蘇武使匈奴漢書常惠傳

鄭吉以卒伍從軍漢書鄭吉傳

傅介子斬樓蘭王士刺王者皆補侍郎漢書傅介子傳

軍功多用超等大者封侯卿大夫小者即漢書食貨志

漢夫以候司馬從擊吳楚蘇建以校尉從大將軍通考選舉考

右武舉

二十四史九通政典類要合編卷二十

前漢十二

學校

太學

辟雍

國史

賜書

郡國學

郡國學

附儒林傳

圖書

林苑

圖書

林苑

圖書

武帝興太學

漢書武帝紀贊

元帝初元五年罷博士弟子毋置員以廣學者永光三年冬復博士弟子員

漢書元帝紀

漢高帝以叔孫通為奉常諸弟子共定禮義者咸為選首其後亦未遑庠序之事至孝文時頗登用

言少用文學之士也

然帝本好刑名之言及孝景不任儒學竇太后又好黃老術故諸博士具官待闕未有進

者具官謂備員而已

武帝立後竇太后崩田蚡為丞相黜黃老刑名百家之言延儒者百數自漢興言易有

有濟南伏生言詩於魯則申培公於齊則轅固生燕則韓太傅嬰言禮則魯高堂生言春秋於齊則胡毋生於趙則董仲舒而公孫弘為丞相封侯天下靡然向風矣培音陪制曰蓋聞導

人以禮風之以樂今禮廢樂崩朕甚愍焉故詳延天下方聞之士咸登諸朝詳悉也方道也有其令

禮官勸學講義治聞舉遺興禮以為天下先

舉遺為經典遺逸者求而舉之

太常議曰聞三代之道鄉里有教勸學

興禮崇化厲賢以風四方太平之原也因舊博士置弟子五十人太常擇年十八以上儀狀端正者

補博士弟子

事具選舉中自景帝時文翁為蜀郡守設學校選張叔等十餘人入京就學學既成就乃遣張叔分教蜀中子弟自是蜀之學者比於齊魯焉

昭帝舉賢良文

學增博士弟子員數滿百人

通典太學典

漢興高帝尚有干戈平定四海未遑庠序之事至武帝始興太學

徐氏曰按三輔黃圖太學在長安西北七里有市有獄

董仲舒對策曰養士莫大乎太學太學者賢士之所關也教化之本原也今以一郡一國之衆對七應書者謂舉賢良文學之詔書也是王道往往而絕也臣願陛下興太學置明師以養天下之士數考問以盡其材則英俊宜可得矣後武帝立學校之官皆自仲舒發之

元朔五年置博士弟子員

前此博士雖各以經授徒而無考察試用之法至是官始爲置弟子員卽武帝所謂興太學也昭帝舉賢良太學增博士弟子員滿百人

宣帝末增倍之

元帝好儒能通一經者皆復數年以用度不足更爲設員千人郡國置五經百石卒史

成帝末或言孔子布衣養徒三千人今天子太學弟子少於是增弟子員三千人歲餘復如故

馬廷鸞曰西漢博士隸太常有周成均隸宗伯之意州有博士郡有文學椽五經之師儒宮之官長吏辟置布列郡國亦有黨庠遂序之意然有二失鄉里學校人不升於太學而補弟子員者自一頂人公卿弟子不養於太學而任子盡隸光祿勳自有四科考試殊違真方下之心術分裂不一上之考察馳騫不精

哀帝時置博士弟子父母死子寘三年

謂處家持喪服

按學校禮義之地博士弟子公卿之儲則親喪而予寓持服宜也然漢時居官者實未嘗行喪禮
辭宣後母死弟修去官持服宣謂修三年喪少能行者由是兄弟不和翟方進母死既葬三十六
日起視事自以爲身備漢相不敢踰國家之制注卽文帝遺詔所謂也宣方進皆爲相封侯猶不能捨去祿
位躬行三年之喪而乃欲立此法以律從學干祿之士乎

陽朔二年詔曰古之立太學將以傳先王之業流化於天下也儒林之官四海淵源宜皆明於古今
溫故知新通達國體故謂之博士否則學者無述焉爲下所輕非所以尊道德也工欲善其事必先
利其器丞相御史其與中二千石二千石雜舉可充博士位者使卓然可觀平帝時王莽秉政增元
士之子得受業如弟子勿以爲員常員之外更開此路歲課甲課四十人爲郎中乙科二十人爲太子舍人丙
科四十人補文學掌故云奏起明堂辟廡靈臺爲學者築舍萬區以上通考學校考

右太學

武帝封泰山還兒寬上壽曰開者聖統廢絕陛下發憤祖立明堂辟廡

師古曰祖始也漢書兒寬傳

河間獻王來朝獻雅樂對三雍宮

應劭曰辟廡明堂靈臺也雍和也言天地君臣人民皆和也漢書景十三王傳

成帝時韃爲郡於水濱得古磬十六枚劉向因是說上宜興辟廡設庠序陳禮樂隆雅頌之聲盛揖
遜之容以風化天下成帝以向言下公卿議會向病卒丞相大司空奏請立辟廡案行長安城南營
表未作遭成帝崩羣臣引以定讞及王莽爲宰衡欲權眾庶遂興辟廡因以篡位

按據此說則辟雍王莽時方立武帝置博士弟子員不過令其授學而擇其通藝上第者擢用未嘗築宮以居之也然考兒寬所言與河間獻王對三雍宮之事則似已立於武帝之時何也蓋古者明堂辟雍共爲一所蔡邕明堂論曰取其宗祀之清貌則曰清廟取其正室之貌則曰太廟取其尊崇則曰太室取其堂則曰明堂取其四門之學則曰太學取其四面周水間如璧則曰辟雍異名而同事武帝時封泰山濟南人公王帶上黃帝時明堂圖明堂中有一殿四面無壁以茅蓋通水水圍宮垣爲複道上有樓從西北入名曰崑崙天子從之以入拜祀上帝於是上令奉高作明堂汶上如帶圖修封時以祀太一五帝蓋兒寬時爲御史大夫從祠東封還登明堂上壽所言如此則所指者疑此明堂耳意河間獻王所對之地亦是其處非養士之辟雍也

班固漢書武帝贊有與太學之說然董仲舒傳只言後武帝立學校之官皆自仲舒發之明元未嘗有庠序也至成帝時劉向所言則專爲庠序而設然班固禮樂志

言世祖受命中興乃立明堂辟雍顯宗卽位躬行其禮宗祀光武皇帝於明堂養三老五更於辟雍威儀旣盛美矣然德化未流洽者禮樂未興羣下無所從說而庠序尙未設之故也則知東都亦未嘗以辟雍爲庠序然世祖建武五年已立太學而固之時尙言庠序未設何邪當考

以上通考太學考

右辟廡

文翁爲蜀郡守仁愛好教化見蜀地辟陋有蠻夷風文翁欲誘進之乃選郡縣小吏開敏有材者張叔等十餘人親下仁厲遣詣京師受業博士或學律令減省少府用度買刀布蜀物齎計吏以遺博

十數歲蜀生皆成就還歸文翁以爲右職用次察舉官有至郡守刺史者又修起學宮於成都東西
招下縣子弟以爲學官弟子爲除更繇高者以補郡縣吏次爲孝弟力田常選學官童子使在便坐
受事每出行縣益從學官諸生明經飭行者與俱使傳教令出入閭閻縣邑吏民見而榮之數年爭
欲爲學官弟子富人至出錢以求之繇是大化蜀地學於京師者比齊魯也至武帝時乃令天下郡
國皆立學校官自文翁爲之始云漢書循吏傳

元帝郡國置五經百石卒史

漢書儒林序

平帝元始三年立學官郡國曰學邑侯國曰校校學置經師一人鄉曰庠聚曰序序庠置孝經師一

人

漢書平帝紀

何武爲刺史行部必先卽學官覓諸生試其誦論問以得失

漢書何武傳 通考同

西漢以郡文學入官 梅福 雋不疑 韓延壽 王章 蓋寬饒 諸葛豐 鄭崇 張禹

通考學校

考

右郡國學

高祖十二年行過魯以太牢祀孔子

漢書高帝紀

孔霸以初元元年爲關內侯食邑霸上書求奉孔子祭祀元帝下詔曰其令霸以所食邑八百戶祠

孔子焉霸還長安子福名數於魯

福霸長子也霸前徙名數於長安今還其子名數於魯國

以奉天子祀

漢書孔光傳

平帝元始元年封孔子後孔均爲褒成侯奉其祀追謚孔子曰褒成宣尼公

漢書成帝紀

元帝時孔霸以帝師賜爵號褒成君奉孔子後

成帝綏和元年封殷後孔子世吉適子孔何齊爲殷紹嘉侯千六百七十戶後進爵爲公地滿百里梅福上書曰武王克殷未及下車存五帝之後封殷於宋紹夏於杞明著三統示不獨有也是以姬姓半天下遷廟之主流出於戶所謂存人以自立者也今成湯不祀殷人無後陛下繼嗣久微殆爲此也春秋經曰宋殺其大夫穀梁傳曰其不稱名姓以其在祖位尊之也此言孔子故殷後也雖不正統封其子孫以爲殷後禮亦宜之何者諸侯奪宗聖庶奪適傳曰賢者子孫宜有土而况聖人又殷之後哉昔成王以諸侯禮葬周公而皇天動威雷風著災今仲尼之廟不出闕里孔氏子孫不免編戶以聖人而歆匹夫之祀非皇天之意也今陛下誠能據仲尼之素功以封其子孫則國家必獲其福又陛下之名與天亡極何者追聖人素功封其子孫未有法也後聖必以爲則不滅之名可不勉哉福孤遠又譏切王氏故終不見納初武帝時封周後姬嘉爲周子南君至元帝時尊周子南君爲周承休侯位次諸侯王使諸大夫博士求殷後分散爲十餘姓郡國往往得其大家推求子孫絕不能紀時康衡議以爲王者存二王後所以尊其先王而通三統也其犯誅絕之罪者絕而更封他親爲始封君上承其王者之始祖春秋之義諸侯不能守其社稷者絕今宋國已不守其統而失國矣則宜更立殷後爲始封君而上承湯統非當繼宋之絕侯也宜明得殷後而已今之故宋推求其

嫡久遠不可得雖得其嫡嫡之先已絕不當得立禮記孔子曰三般人也先師所共傳宜以孔子世爲湯後上以其語不經遂見寢至成帝時梅福復言宜封孔子後以奉湯祀綏和元年立二王後推

迹古文以左氏穀梁世本禮記相明遂下詔封孔子世爲殷紹嘉公

以上通考學校考

右祠祭褒贈

漢興改秦之敗大收篇籍廣開獻書之路迄孝武世書缺簡脫禮壞樂崩聖上喟然而稱曰朕甚閔焉於是建藏書之策置寫書之官下及諸子傳說皆充祕府至成帝時以書頗散亡使謁者陳農求遺書於天下詔光祿大夫劉向校經傳諸子諸賦步兵校尉任宏校兵書太史合尹咸校數術待賢李柱國校方技每一書已向轍條其篇目撮其指意錄而奏之會向卒哀帝復使向子侍中奉車都尉歆卒父業歆於是總羣書而奏其七畧故有輯畧有六藝畧有諸子畧有詩賦畧有兵書畧有術數畧有方技畧今刪其要以備篇籍

漢書藝文志

凡易十二家二百九十四篇易道深矣人更三聖世歷三古及秦燔書而易爲筮卜之事傳者不絕漢興田何傳之訖于宣元有施孟梁邱京氏列于學官而民間有費高二家之說劉向以中古文易經校施孟梁邱經或脫去无咎悔亡唯費氏經與古文同

漢書藝文志

凡書九家四百十二篇書之所起遠矣至孔子纂焉上斷於堯下訖于秦凡百篇而爲之序言其作意秦燔書禁學濟南伏生獨壁藏之漢興亡失求得二十九篇以教齊魯之間訖孝宣世有歐陽大

小夏侯氏立于學官古文尚書者出孔子壁中武帝末魯共王壞孔子宅欲以廣其宮而得古今文尚書及禮記論語孝經凡數十篇皆古字也共王往入其宅聞鼓琴瑟鐘磬之音于是懼乃止不壞孔安國孔子後也悉得其書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安國獻之遭巫蠱事未列于學官劉向以中古文校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經文酒誥脫簡一召誥脫簡二率簡二十五字者脫亦二十五字簡二十二者脫亦二十二字文字異者七百有餘脫字數十書者古之號令號令于眾其言不立具則聽受施行者弗曉古文讀應爾雅故解古今語而可知也

漢書藝文志

凡詩六家四百一十六卷漢興魯申公爲詩訓故而齊轅固燕韓生皆爲之傳或取春秋采雜說咸非其本義與不得已魯最爲近之三家皆列于學官又有毛公之學自謂子夏所傳而河間獻王好之未得立凡禮十二家五百五十五篇漢興魯高堂生傳士禮十七篇訖孝宣世后倉最明戴聖慶普皆其弟子三家立于學官禮古經者出于魯淹中及孔氏學七十篇文相似多二十九篇及明堂陰陽王史氏記所見多天子諸侯卿大夫之制雖不能備猶愈倉等推士禮而致于天子之說

漢書藝文志

凡樂六家百六十五篇漢興制氏以雅樂聲律世在樂官頗能紀其鏗鏘鼓舞而不能言其義六國之君魏文侯最爲好古孝文時得其樂人竇公獻其書乃周官大宗伯之大司樂章也武帝時河間獻王好儒與毛生等共采周官及諸子言樂事者以作樂記獻八佾之舞與制氏不相遠其內史丞王定傳之以授常山王禹禹成帝時爲謁者數言其義獻二十四卷及劉向校書得樂記二十三篇

與禹不同其道浸以益微

漢書藝文志

凡春秋二十二家九百四十八篇周室既微載籍殘缺仲尼與左邱明觀魯史記因興以立功就敗以成罰邱明論本事而作傳及末世有公羊穀梁鄒夾之傳四家之中公羊穀梁立于學官鄒氏無

師夾氏未有書

漢書藝文志

凡論語十二家二百二十九篇漢興有齊魯之說傳齊論者昌邑中尉王吉少府宋畸御史大夫貢

禹尚書令五鹿充宗膠東庸生唯王陽名家傳魯論語者常山都尉龔奮長信少府夏侯勝丞相韋

賢魯扶卿前將軍蕭望之安昌侯張禹皆名家張氏最後而行於世

漢書藝文志

凡孝經十一家五十九篇漢興長孫氏博士江翁少府后倉諫大夫翼奉安昌侯張禹傳之各自名

家經文皆同唯孔氏壁中古文爲異父母生之續莫大焉故親生之膝下諸家說不安處古文字讀

皆異

漢書藝文志

凡小學十家四十五篇古者八歲入小學故周官保氏掌養國子教之六書謂象形象事象意象聲

轉注假借造字之本也漢興蕭何草律亦著其法曰太史試學童能諷書九千字以上乃得爲史又

以六體試之課最者以爲尚書御史史書令史吏民上書字或不正輒舉劾六體者古文奇字篆書

隸書繆篆蟲書皆所以通知古今文字摹印章書幡信也漢興閭里書師合蒼頡爰歷博學二篇斷

六十字以爲一章凡五十五章並爲蒼頡篇武帝時司馬相如作凡將篇無復字元帝時黃門令史

游作急就篇成帝時將作大匠李長元尚篇皆蒼頡中正字也凡將則頗有出矣至元始中徵天下通小學者以百數各令記字於庭中楊雄取其有用者以作訓纂篇順續蒼頡又易蒼頡中重複之字凡八十九章臣復續揚雄作十三章凡一百二章無復字六藝羣書所載略備矣蒼頡多古字俗師失其讀宣帝時徵齊人能正讀者張敞從受之傳至外孫之子杜林為作訓故並列篇

漢書藝文志

凡六藝一百三家二千一百二十三篇

儒五十三家八百三十六篇 道三十七家九百九十三篇 陰陽二十一家三百六十九篇 法

十家二百一十七篇 名七家三十六篇 墨六家八十六篇 從橫十二家百七篇 雜二十家

四百三篇 農九家百一十四篇 小說十五家千三百八十篇

凡諸子百八十九家四千三百二十四篇

賦二十家三百六十一篇 賦二十一家二百七十四篇 賦二十五家百三十六篇 雜賦十二

家二百三十三篇 歌詩二十八家三百一十四篇

凡詩賦百六家千三百一十八篇

兵權謀十三家二百五十九篇 兵形勢十一家九十二篇圖十八卷 陰陽十六家二百四十九

篇圖十卷 兵技巧十三家百九十九篇

凡兵書五十三家七百九十篇圖四十二卷漢興張良韓信序次兵法凡百八十二家刪取要用

定著二十五家諸呂用事而盜取之武帝時軍政楊僕据摠遺逸紀奏兵錄猶未能備至於孝成
命任宏論次兵書爲四種

天文二十一家四百四十五卷 歷譜十八家六百六卷 五行三十一家六百五十二卷 著龜
十五家四百一卷 雜占十八家三百一十二卷 形法六家百一十二卷

凡數術百九十家二千五百二十八卷

醫經七家二百十六卷 經方十家二百七十四卷 房中八家百八十六卷 神仙十家二百五卷

凡方技三十六家八百六十八卷

大凡書六略三十八種五百九十六家萬三千二百六十九卷 以上並漢書藝文志

漢元年高祖入關蕭何盡收秦丞相府圖籍文書 漢書高帝紀

惠帝四年除挾書律 漢書惠帝紀

御史中丞在殿中蘭臺堂圖籍祕書 漢書百官志

成帝河平三年劉向校中祕書謁者陳農使使求遺書于天下 漢書成帝紀

史記石室金縢之書 漢書司馬遷傳

蘇昌爲太常坐籍霍山書泄祕書免 師古曰以祕書借霍山漢書百官表

霍山坐寫祕書自殺 漢書霍光傳

河間獻王修學好古實事求是從民得善書必為好寫與之留其真加金帛賜以招之繇是四方道術之人不遠千里或有先祖舊書多奉以奏獻王者故得書多與漢朝等是時淮南王安亦好書所招致率多浮辯獻王所得書皆古文先秦舊書周官尚書禮記孟子老子之屬皆經傳說記七十子之徒所論其學舉六藝立毛氏詩左氏春秋博士修禮樂被服儒術造次必于儒者山東諸儒多從而遊漢書河間獻王傳

劉歆總羣書著七略大凡三萬三千九十九卷王莽之亂焚燒無遺

程氏演繁露曰漢世藏書舊知有禁中外臺之別今讀劉向敘載所定列子之書而知中書之外又有太常太史與中祕而三也向言所校三藏本篇章大率中書多外書少知漢留意中祕故比他本特備也史遷細金匱石室以成史記豈嘗許其稽閱中祕邪或太史所藏於漢家事實則金匱石室以加嚴邪然不知正在何地也通考經籍考

右圖書求遺書附

楚漢春秋九篇陸賈所記 高祖傳十二篇高祖與大臣述古語及詔策也 孝文傳十一篇文帝所稱及詔策 太史公百三

十篇十篇有錄無書 馮商所續太史公七篇商受詔續 漢著記百九十卷師古曰若今之起居注 漢大年紀五篇以上

並漢書藝文志 史記石室金匱之書司馬遷傳 柱下方書張蒼為御史主柱下方書 太常屬官有太史令丞漢書百官表

司馬氏世典周史至談為太史公太史公仕于建元元封之間如淳曰漢儀注太史公武帝置位在丞相上天下計書先上太史公副上

丞相字事如古春秋遷死後宣帝以其官爲令行太史公文書而已晉灼曰百官表無太史公在丞相上又衛宏所說多不實未可以爲正師古曰談爲太史令耳遷尊其父故謂之爲公如說非也

太史公既掌天官不治民有子曰遷遷生龍門耕牧河山之陽年十歲則誦古文二十而南遊江淮上會稽探禹穴窺九疑浮沅湘北涉汶泗溝萊齊魯之都觀夫子遺風鄉射鄒嶧院困蕃薛彭城過梁楚以歸于是遷任爲郎中奉使西征巴蜀以南畧印笮昆明遷報命是歲天子始建漢家之封而太史公留滯周南不得與從事發憤且卒而子遷適反見父子河雒之間太史公執遷手而泣曰子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嘗顯功名虞夏典天官事後世中衰絕于予乎女復爲太史則續吾祖矣今天子接千歲之統封泰山而予不得從行是命也夫命也夫予死爾必爲太史毋忘吾所欲論著矣且夫孝始于事親中于事君終于立身揚名于後世以顯父母此孝之大也夫天下稱周公言其能論歌文武之德宣周召之風達太王王季思慮爰及公劉以尊后稷也幽厲之後王道缺禮樂衰孔子修舊起廢論詩書作春秋學者至今則之自獲麟以來四百有餘歲而諸侯相兼史記放絕今漢興海內一統明主賢君忠臣義士予爲太史而不論載廢天下之文予甚懼焉爾其念哉遷俯首流涕曰小子不敏請悉論先人所次舊聞不敢闕卒三歲而遷爲太史令紬史記石室金縢之書五年而當太初元年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天歷始改建于明堂諸神受紀太史公曰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歲而有孔子孔子至于今五百歲有能紹而明之正易傳繼春秋本詩書禮樂之際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讓焉于是論次其文卒述陶唐以來至于麟止自黃帝始惟漢繼五帝末

流接三代絕業周道既廢秦撥去古文焚滅詩書故明堂石室金縷玉版圖籍散亂漢興蕭何次律令韓信申軍法張蒼為章程叔孫通定禮儀則文學彬彬稍進詩書往往間出自曹參薦蓋公言黃老而賈誼鼂錯明申韓公孫宏以儒顯百年之間天下遺文古事靡不畢集太史公仍父子相繼饗其職曰於戲余維先人嘗掌斯事顯于唐虞至于周復興之故司馬氏世主天官至于余乎欽念哉

罔羅天下放失舊聞王迹所興原始察終見盛觀衰論考之行事畧三代錄秦漢上記軒轅下至于茲著十二本紀既科條之矣並時異世年差不明作十表禮樂損益律歷改易兵權山川鬼神天人之際承敝通變作八書二十八宿環北辰三十幅共一轂運行無窮輔弼股肱之臣配焉忠信行道以奉主上作三十世家扶義倣儻不令已失時立功名于天下作七十列傳凡百三十篇五十二萬

六千五百字為太史公書序畧以拾遺補藝成一家言協六經異傳齊百家雜語藏之名山副在京師以竣後聖君子而十篇闕其錄無書張晏曰遺沒之後亡景紀禮書樂書兵書漢興以來將相年表日者列傳三王世家龜策列傳傳漸列傳元成之間諸先生補闕作武帝紀三王世家龜策曰者傳言辭鄙陋非遷本意師古曰遷既死後其書稍出宣序日本無兵書張云亡失此說非也劉奉世曰兵書即律書蓋當時有爾

帝時遷外孫平通侯楊惲祖述其書遂宣布焉漢書司馬遷傳秦滅先王之典遺制莫存至漢武帝始置太史公命司馬談為之以掌其職時天下計書皆先上太史副上丞相遺文古事靡不畢臻談乃據左氏國語世本戰國策楚漢春秋接其後事成一家之言談卒其子遷又為太史令嗣成其志上自黃帝迄於炎漢合十二本紀十表八書三十世家

七十列傳謂之史記遷卒以後好事者亦頗著述然多淺鄙不足相繼至後漢扶風班彪綴後傳數十篇并譏正前失彪卒明帝命其子固續成其志以爲唐虞三代世有典籍史遷所記乃以漢氏繼於百王之末非其義也故斷自高祖終於孝平王莽之誅爲十二紀八表十志六十九傳潛心積思二十餘年建初中始奏表及紀傳其十志竟不能就固卒後始命曹大家續成之

通考經籍考

右國史

班游進讀羣書成帝賜以祕書之副

漢書敘傳

東平思王來朝上疏求諸子及太史公書上以問大將軍王鳳對曰臣聞諸侯朝聘考文章正法度非禮不言今東平王幸得來朝不思制節謹度以防危失而求諸書非朝聘之義也諸子書或反經術非聖人或明鬼神信物怪太史公書有戰國縱橫權譎之謀漢興之初謀臣奇策天官災異地形隄塞皆不宜在諸侯王不可予不許之辭宜曰五經聖人所制萬事靡不畢載王審樂道傳相皆儒者旦夕誦誦足以正身虞意夫小辯破義小道不通致遠恐泥皆不足以留意諸益於經術者不愛於王對奏天子如鳳言遂不與

漢書宣元六王傳

右賜書

諸侯王求書附

孝武初立卓然罷黜百家表章六經

漢書武帝贊

董仲舒對策曰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

是以上亡以持一統法制數變下不知所守臣愚以為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勿使並進邪
辟之說滅息然後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漢書董仲舒傳

建元元年丞相綰奏所舉賢良或治申商韓非蘇秦張儀之言亂國政請皆罷奏可漢書武帝紀

右黜百家

高皇帝誅項籍引兵圍魯魯中諸儒尚講誦習禮弦歌之音不絕豈非聖人道化好學之國哉於是

諸儒始得修其經學講習大射鄉飲之禮叔孫通作漢禮儀因為奉常諸弟子共定者成為選首然

後喟然興於學然尚有干戈平定四海師古曰言陳豨盧綰韓信黜布之徒相次反叛征伐也亦未皇庠序之事也孝惠高后

時公卿皆武力功臣孝文時頗登用然孝文本好刑名之言及至孝景不任儒竇太后又好黃老術

故諸博士具官待問未有進者師古曰具官謂備員而已漢興言易自淄川田生言書自濟南伏生言詩於魯則

申培公於齊則轅固生師古曰培固者其人名公生者其號也燕則韓太傅師古曰名嬰也言禮則魯高堂

生言春秋於齊則胡毋生於趙則董仲舒及竇太后崩武安君田蚡為丞相黜黃老刑名百家之言

延文學儒者以百數而公孫弘以治春秋為丞相封侯天下學靡然鄉風矣師古曰鄉讀曰嚮弘為學官悼

道之鬱滯迺請白丞相御史言師古曰自此以下皆弘奏請之辭宋祁曰景德本無悼字刑誤據史記作悼道據南本作以道制曰蓋聞導民以

禮風之以樂婚姻者居室之大倫也今禮廢樂崩朕甚愍焉故詳延天下方聞之士咸登諸朝師古曰詳

悉也方道也有道及博聞之士也其令禮官勸學講議洽聞舉遺興禮以為天下先師古曰舉遺

宋祁曰延字刑誤據史館本添人

者求而太常試子博士弟子崇鄉里之化以厲賢材焉師古曰厲勉也一曰試謹與太常藏博

士平等議師古曰試曰聞三代之道鄉里有教夏曰校殷曰庠周曰序師古曰教也其勸善也顯

之朝廷其懲惡也加之刑罰故教化之行也建首善自京師始錄內及外今陛下昭至德開大明配

天地本人倫勸學興禮崇化厲賢以風四方太平之原也師古曰風化也宋祁曰姚本改厲賢作屬賢古者政教未洽不

備其禮請因舊官而興焉為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復其身太常擇民年十八以上儀狀端正者補

博士弟子郡國縣官有好文學敬長上肅政教順鄉里出入不悖師古曰悖乖也音布內反所聞令相長丞上屬所

二千石師古曰聞謂聞其部屬有此人也會縣令相侯相長縣丞丞縣丞也二千石謂郡守及諸王相也劉敞曰所聞當屬上句讀之則亦不煩訓詁矣二千石謹察可者

常與計偕師古曰隨上計詣太常得受業如弟子一歲皆輒課能通一藝以上補文學掌故缺其高

第可以為郎中太常籍奏師古曰為名籍而奏宋祁曰有秀才異等輒以名聞其不事學若下材

及不能通一藝輒罷之而請諸能稱者臣謹案詔書律令下者師古曰下謂班行也明天人分際通古今之誼

文章爾雅訓辭深厚師古曰爾雅近正也言詔辭雅正而深厚也恩施甚美小吏淺聞弗能究宣亡以明布諭下以治禮

掌故以文學禮義為官遷留滯師古曰言治禮掌故之官本以有文學習禮義而為之又所以遷擢留滯之人劉敞曰以下字衍言治禮掌故其遷常留滯故請特選

用以請選擇其秩比二百石以上及吏百石通一藝以上補左右內史大行卒史師古曰左右內史後為左馮翊右扶

風而大行後比百石以下補郡太守卒史皆各二人師古曰內地之郡郡各補太守卒史二人也邊郡一人先用誦多者

不足擇掌故以補中二千石屬蘇林曰屬亦禮史令縣令文書解言屬某文學掌故補郡屬備員師古

前漢 學校 九 約雅堂藏板

日云備員者示以升請著功令師古曰新立此條請以著於它如律令並如舊律令制曰可自此以擢之非藉其實用也

來公卿大夫士吏彬彬多文學之士矣師古曰彬彬昭帝時舉賢良文學增博士弟子員滿百人宣文章貌音斌

帝末增倍之元帝好儒能通一經者皆復師古曰蠲其徭賦也復音方目反數年以用度不足更為設員千人郡國

置五經百石卒史成帝末或言孔子布衣養徒三千人今天子太學弟子少於是增弟子員三千人

歲餘復如故平帝時王莽秉政增元士之子得受業如弟子勿以為員師古曰常員之外更闢此路歲課甲科四

十人為郎中乙科二十人為太子舍人丙科四十人補文學掌故云

自魯商瞿子木受易孔子以授魯橋庇子庸師古曰姓橋名庇字子庸它皆類此庇音必寐反宋祁曰蕭該案史記橋音嬌子庸授江東

馯臂子弓師古曰馯姓也音韓子弓授燕周醜子家子家授東武孫虞子乘子乘授齊田何子裝及秦禁學易

為筮卜之書獨不禁故傳受者不絕也漢興田何以齊田徒杜陵號杜田生師古曰高祖用費敬之言徒關東大族故何以

舊齊田氏見徙也初徙時未為杜陵蓋史家本其地追言之也授東武王同子中雅陽周王孫丁寬齊服生皆著易傳數篇師古曰田生授

王同周王孫丁寬服生四人而四人皆著易傳也子中王同字也中讀曰仲同授淄川楊何字叔元元光中徵為大中大夫齊即墨成至

城陽相廣川孟但為太子門大夫魯周霸宮衡胡臨淄主父偃皆以易至太官要言易者本之田何

丁寬字子襄梁人也初梁項生從田何受易時寬為項生從者讀易精敏材過項生遂事何學成何

謝寬師古曰告寬東歸何謂門人曰易以東矣師古曰言丁寬得其法術以去

施讎字長卿沛人也沛與碭相近讎為童子從田王孫受易後讎徙長陵田王孫為博士復從卒業

師古曰與子直喜梁丘賀並爲門人謙讓常稱學廢不教授及梁丘賀爲少府事多經道子臨分將門卒終也

人張禹等從讎問讎自匿不肯見賀固請不得已乃授臨等於是賀薦讎結髮事師數年師古曰言從結髮爲

童卯即從師學著其早也賀不能及詔拜讎爲博士甘露中與五經諸儒雜論同異於石渠閣師古曰三輔故事云石渠閣在未央殿北以藏

秘書也

孟喜字長卿東海蘭陵人也父號孟卿師古曰時人以卿呼之若言公矣善爲禮春秋授后蒼疏廣世所傳后氏禮

疏氏春秋皆出孟卿孟卿以禮經多春秋煩雜乃使喜從田王孫受易喜好自稱譽得易家候陰陽

災變書詐言師田生且死時枕喜鄰獨傳喜諸儒以此耀之師古曰用爲光榮也

梁丘賀字長翁琅邪諸人也以能心計爲武騎從大中大夫京房受易以筮有應繇是近幸爲大中

大夫給事中至少府

京房受易梁人焦延壽師古曰延壽其字名贛以明災異得幸爲石顯所譖誅

費直字長翁東萊人也師古曰費音扶味反治易爲郎至單父令師古曰單音善父音甫長於卦筮亡章句徒以彖象系

辭十篇文言解說上下經琅邪王璜平中能傳之師古曰中讀曰仲璜又傳古文尙書

高相沛人也治易與費公同時其學亦亡章句專說陰陽災異自言出於了將軍

伏生濟南人也張晏曰名勝伏生碑云也故爲秦博士孝文時求能治尙書者天下亡有聞伏生治之欲召時伏

生年九十餘老不能行於是詔太常使掌故朝錯往受之

十 約雅堂藏板

歐陽生字和伯千乘人也事伏生授兒寬寬又授業孔安國至御史大夫

林尊字長賓濟南人也事歐陽高爲博士論石渠後至少府太子太傅

夏侯勝其先夏侯都尉從濟南張生受尚書以傳族子始昌始昌傳勝勝又事同郡蘭卿蘭卿者見

寬門人勝傳從兄子建建又事歐陽高勝至長信少府建太子太傅由是尚書有大小夏侯之學

周堪字少卿齊人與孔霸俱事大夏侯勝霸爲博士堪譯官令論於石渠經爲最高後爲太子少傅

張山拊字長賓平陵人也事小夏侯建爲博士論石渠至少府

孔氏有古文尚書孔安國以今文字讀之因以起其家逸書得十餘篇蓋尚書茲多於是矣遭巫蠱

未立於學官安國爲諫大夫授都尉朝而司馬遷亦從安國問故遷書載堯典禹貢洪範微子金縢

諸篇多古文說

申公魯人也少與楚元王交俱事齊人浮丘伯受詩漢興高祖過魯申公以弟子從師入見于魯南

宮呂太后時浮丘伯在長安楚元王遣子郢與申公俱卒學元王薨郢嗣立爲楚王令申公傳太子

戊戌不好學病申公及戊立爲王胥靡申公申公愧之歸魯退居家教終身不出門復謝賓客

王式字翁思東平新桃人也事免中徐公及許生式爲昌邑王師昭帝崩昌邑王嗣立以行淫亂廢

昌邑羣臣皆下獄誅唯中尉王吉郎中令龔遂以數諫減死論式繫獄當死治事使者責問曰師何

以亡諫書式對曰臣以詩三百五篇朝夕授王至於忠臣孝子之篇未嘗不爲王反復誦之也師古曰復

音方 目反 至於危亡失道之君未嘗不流涕爲王深陳之也臣以三百五篇諫是以亡諫書使者以聞亦得減死論歸家不教授諸博士素聞其賢其薦式詔除下爲博士後謝病歸免終於家

轅固齊人也

宋祁曰固字下當有生字

以治詩孝景時爲博士

后蒼字近君東海郟人也事夏侯始昌始昌通五經蒼亦通詩禮爲博士至少府

韓嬰燕人也孝文時爲博士景帝時至常山太傅嬰推詩人之意而作內外傳數萬言其語頗與齊

魯間殊然歸一也

趙子河內人也事燕韓生授同郡蔡誼誼至丞相自有傳

毛公趙人也治詩爲河間獻王博士

漢興魯高堂生傳士禮十七篇而魯徐生善爲頌

蘇林曰漢舊儀有二郎爲此頌貌威儀事有徐氏徐氏後有張氏不知經但能盤辟爲禮容天下郡

國有容史皆詣魯學之師古曰頌讀與容同下皆類此

宋祁曰注文姚本刪徐氏二字能字下添填讓二字 孝文時徐生以頌爲禮官大夫

孟卿東海人也事蕭奮以授后倉魯閭丘卿倉說禮數萬言號曰后氏曲臺記

服虔曰在曲臺校書著說因以爲名

胡毋生字子都齊人也治公羊春秋爲景帝博士與董仲舒同業

嚴彭祖字公子東海下邳人也與顏安樂俱事眭孟孟弟子百餘人唯彭祖安樂爲明實問疑誼各

持所見孟曰春秋之意在二子矣孟死彭祖安樂各顯門教授

顏安樂字公孫魯國薛人眭孟姊子也家貧爲學精力一

宋祁曰官至齊郡太守丞後爲仇家所殺

瑕丘江公授穀梁春秋及詩於魯申公傳子至孫爲博士

房鳳字子元不其人也

師古曰琅邪之縣也其音基

以射策乙科爲太史掌故太常舉方正爲縣令都尉失官大

司馬票騎將軍王根奏除補長史薦鳳明經通達擢爲光祿大夫遷五官中郎將

漢興北平侯張蒼及梁太傅賈誼京兆尹張敞大中大夫劉公子皆修春秋左氏傳

以上並漢書儒林傳

自武帝立五經博士開弟子員設科射策勸以官祿訖於元始百有餘年傳業者寔盛一經說至百餘萬言大師衆至千餘人蓋祿利之路然也初書唯有歐陽禮后易楊春秋公羊而已至孝宣世復立大小夏侯尚書大小戴禮施孟梁丘易穀梁春秋至元帝世復立京氏易平帝時又立左氏春秋毛詩逸禮古文尚書所以罔羅遺失兼而存之是在其中矣

如淳曰雖有虛妄之說是當在其中故兼而存之漢書儒林傳贊

右儒林傳

二十四史九通政典類要合編卷二十一

前漢十三

田賦 墾田數 代田 限民名田 假民公田 勸

農桑 水利 田租 蠲減租賦 以粟當賦

漢提封田一萬萬四千五百一十三萬六千四百五頃其一萬萬二百五十二萬八千八百八十九頃邑居道路山川林澤羣不可墾其三千二百二十九萬九百四十七頃可墾不可墾定墾田八百

二十七萬五百三十六頃漢極盛矣 漢書地理志 通考

右墾田數

武帝末年以趙過為搜粟都尉過能為代田一晦三畦歲代處故曰代田古法也后稷始畦田以二

耜為耦 師古曰併兩耜而耕 廣尺深尺曰畦長終晦一晦三畦一夫三百畦而播種於三畦中苗生葉以上稍

耨隴草因墾其土以附苗根故其詩曰或芸或茅黍稷儼儼芸除草也茅附根也言苗稍壯每耨輒

附根比盛暑隴盡而根深能風與旱 能謂日耐 故儼儼而盛也其耕耘下種田器皆有便巧率十二夫為

田一井一屋故晦五頃 鄧展曰九夫為井三夫為屋夫百晦於古為十二頃古百步為晦漢時二百四十步為晦古千二百晦則得今五頃 用耦犁二牛三人

一歲之收常過縵田晦一斛以上 縵田謂不善者倍之過使教田太常三輔太常至諸陵有民故亦課田種大農置

工巧奴與從事為作田器二千石遺令長三老力田及里父老善田者受田器學耕種養苗狀民或

苦少牛亡以趨澤故平都令光教過以人輓犁過奏光以為丞教民相與庸輓犁 言換切 其作也 率多人者

田日三十畝少者十三畝以故田多墾闢過試以離宮卒田其宮墻地課得穀皆多其旁田畝一斛

以上合命家田三輔公田

章昭曰命家謂受爵命一爵爲公士以上合得田公田優之也

又教邊郡及居延城是後邊城河東宏農

三輔太常民皆便代田用力少而得穀多

漢書食貨志

通考

石林葉氏曰世多言耕用牛始漢趙過以爲易服牛乘馬引重致遠牛馬之用益同初不以耕也

故華山桃林之事武王以休兵並言而周官凡農政無有及牛者此理未必然孔子弟子冉伯牛

司馬牛皆名耕若非用於耕則何取於牛乎漢書趙過傳但云畝五頃用耦耕二牛三人其後民

或若少牛平都令光乃教過以人輓犂由是言之蓋古耕而不犂後世變爲犁法耦用人犂用牛

過特爲之增損其數耳非用牛自過始也耦與犁皆耕事故通言之孔子言犂牛之子騂且角則

孔子時固已用犁此二氏所以爲字也

通考田賦考

右代田

董仲舒說武帝曰秦用商鞅之法改帝王之制除井田民得賣買富者田連阡陌貧者亡立錫之地

小民安得不困漢興循而未改古井田法雖難卒行宜少近古限民名田以澹不足

師古曰名田占田也名爲立限

不使富者過制則貧弱之家可足也

塞兼并之路然後可善治也

漢書食貨志

元光中令賈人有市籍及家屬皆無得名田以便農敢犯令沒入田貨

漢書食貨志

哀帝卽位師丹建言古之聖王莫不設井田然後治迺可平文帝務勸農桑師以節儉未有并兼之

害故不爲民田及奴婢爲限今豪富吏民皆數鉅萬而貧弱愈困宜略爲限天子下其議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奏請諸侯王列侯皆得名田國中列侯在長安公主名田縣道及關內侯吏民名田皆毋過三十頃諸侯王奴婢二百人列侯公主百人關內侯吏民三十人期盡三年犯者沒入官時田

宅奴婢賈爲減賤丁傳用事董賢隆貴皆不便也詔書且須後遂寢不行

漢書食貨志

王莽篡位下令曰古者設井田則國給人富而頌聲作秦爲無道壞聖制廢井田是以兼并起貪鄙

生強者規田以千數弱者無立錐之居漢氏減輕田租三十而稅一而豪民侵凌分田劫假分田謂

田而取富人田耕種共分其所收假如貧人厥名三十實什稅五也富者驕而爲邪貧者窮而爲姦

貧富人之田劫者富人劫奪其稅欺濫之也俱陷於辜刑用不錯今更名天下田曰王田奴婢曰私屬皆不得買賣其男口不過八而田滿一井

者分餘田與九族鄉黨犯令法至死制度又不定吏緣爲姦天下警警然陷刑者衆後三歲莽知民

愁下詔諸食王田及私屬皆得賣勿拘以法然刑罰深刻他政諄亂用度不足數賦橫歛民愈貧困

荀悅論曰古者什一而稅以爲天下之中正也今漢氏或百一而稅可謂鮮矣然豪強人占田逾

後輸其賦大半官家之惠優於三代豪強之暴酷於亡秦是上惠不通威福分於豪強也文帝不

正其本而務除租稅適足以資豪強也且夫井田之制不宜於人衆之時田廣人寡苟爲可也然

欲廢之於寡立之於衆土地布列在豪強卒而革之並有怨心則生紛亂制度難行由是觀之若

高祖初定天下光武中興之後人衆稀少立之易矣既未悉備井田之法宜以口數占田爲之立

限人得耕種不得賣買以贖貧弱以防兼并且爲制度張本不亦善乎通考田賦考

右限民名田

漢二年故秦苑囿園池令民得田之漢書高帝紀

武帝建元元年罷苑馬以賜貧民師古曰養馬之苑禁百姓芻牧今罷之漢書武帝紀

昭帝元鳳三年罷中牟苑賦貧民漢書昭帝紀

宣帝地節元年假郡國貧民田漢書宣帝紀

三年詔池籩未御幸者假與貧民又令流民還歸者假公田貸種食漢書宣帝紀

元帝初元元年以三輔太常郡國公田及苑可省者振業貧民江海陂湖園池屬少府者以假貧民

勿租賦六月省苑馬以振困乏漢書元帝紀

二年詔罷小衡禁園宜春下苑少府飲飛外池嚴籩池田假與貧民漢書元帝紀

永光元年令民各務農畝無田者假之漢書元帝紀

哀帝建平元年太皇太后詔外家王氏田非冢塋皆以賦貧民漢書哀帝紀

元狩三年舉吏人能假貸貧人者以名聞通典田賦典

景帝元年詔曰聞者歲比不登民多乏食天絕天年朕甚痛之郡國或磽陿無所農桑繫畜或地饒廣薦草莽水泉利而不得從其議民欲徙寬大地者聽之通考田賦考

右假民公田

省苑

漢興諸笑並起民失作業而大饑僅凡未石五千人相食死者過半高祖乃令民得賣子就食蜀漢

天下既定輕田租什五而稅一量吏祿度官用以賦於民

漢書食貨志

惠帝卽位減田租復十五稅一

鄧展曰漢初十五稅一申問廢今復之也

漢書惠帝紀

四年舉民孝弟力田者復其身

漢書惠帝紀

高后元年置孝弟力田二千石者一人

漢書高后紀

文帝時民近戰國背本趨末賈誼說上曰一夫不耕或受之飢今背本而趨末生之者甚少而靡之

者甚多天下財產何得不蹙今歐民而歸之農皆著於本使天下各食其力未技游食之民轉而緣

南畝則蓄積足而人樂其所矣上感誼言躬耕以勸百姓

漢書食貨志

二年正月詔曰夫農天下之本也其開籍田朕親率耕以給宗廟粢盛

漢書高后紀

九月詔曰農天下之大本也民所恃以生也而民或不務本而事末故生不遂朕憂其然故今茲親

率羣臣農以勸之其賜天下民今年田租之半

漢書高后紀

繆錯說上曰今海內爲一而蓄積未及者何也地有遺利民有餘力生穀之土未盡墾游食之民未

盡歸農也今農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過百畝百畝之收不過百石春耕夏

耘秋穫冬藏代薪樵治官府給繇役春不得避風塵夏不得避暑熱秋不得避陰雨冬不得避寒凍

四時之間亡日休息又私自送徃迎來弔死問疾養孤長幼在其中勤苦如此尚復被水旱之災急政暴虐賦歛不時朝令而暮改當其有者半買而賣亡者取倍稱之息於是有賣田宅鬻子孫以償責者矣而商賈大者積貯倍息小者坐列販賣操其奇贏日游都市乘上之急所賣必倍故其男不耕耘女不蠶織衣必文采食必粱肉亡農夫之苦有任伯之得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過吏執以利相傾千里游敖冠蓋相望乘堅策肥履絲曳縞此商人所以兼并農人農人所以流亡者也今法律賤商人商人已富貴矣尊農夫農夫已貧賤矣故俗之所貴主之所賤也吏之所卑法之所尊也上下相反好惡乖迕而欲國富法立不可得也方今之務莫若使民務農而已矣欲民務農在於貴粟貴粟之道在於使民以粟爲賞罰今募天下入粟縣官得以拜爵得以除罪如此富人有爵農民有錢粟有所渫夫能入粟以受爵皆有餘者也取於有餘以供上用則貧民之賦可損所謂損有餘補不足令出而民利者也

漢書食貨志

十二年詔曰道民之路在於務本朕親率天下農十年于今而野不加辟歲一不登民有飢色吾詔書數下歲勸民種樹而功未興是吏奉吾詔不勤而勸民不明也其賜農民今年租稅之半又曰力田爲生之本也其以戶口率置孝弟力田常員令各率其意以道民焉

漢書文帝紀

十三年二月詔曰朕親率天下農耕以供粢盛皇后親桑以奉祭服其具禮儀

漢書文帝紀

六月詔曰農天下之本務莫大焉今墮身從事而有租稅之賦其於勸農之道未備其除田之租稅

漢書文
帝紀

景帝後二年四月詔曰雕文刻鏤傷農事者也錦繡纂組害女紅者也農事傷則飢之本也女紅害

則寒之原也夫飢寒並至而能亡爲非者寡矣朕親耕后本董仲舒說上曰春秋它穀不書至於麥

禾不成則書之今關中之俗不好種麥願詔大司農使關中民益種宿麥令毋後時

漢書食
貨志

親耕籍田以爲農先

漢書董
仲舒傳

元狩三年遣謁者勸有水災郡種宿麥

漢書武
帝紀

征和四年上耕于鉅定

漢書武
帝紀

仲舒又言古井田法雖難卒行宜少近古限民名田以贍不足塞并兼之路薄賦歛省繇役以寬民力

帝末年悔征伐之事逕封丞相爲富民侯下詔曰方今之務在於力農以趙過爲搜粟都尉親桑以

奉宗廟粢盛祭服爲天下先不受獻減大官省繇賦欲天下務農蠶素有蓄積以備災害

漢書景
帝紀

三年春詔曰農天下之本也黃金珠玉飢不可食寒不可衣以爲幣用不識其終始間歲或不登意

爲末者衆農民寡也其令郡國務勸農桑益種樹可得衣食

漢書景
帝紀

孝景妻敬有司以農爲務

漢書食
貨志

武帝之初國家亡事非遇水旱則民人給家足都鄙廩庾盡滿大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於外

腐敗不可食是後外事四夷內興功利役費並興而民去過能爲代田用力少而得穀多

漢書食
貨志

昭帝始元元年二月上耕于鉤盾弄田

漢書昭帝紀

六年正月上耕于上林

漢書昭帝紀

元平元年詔曰天下以農桑爲本日者省用罷不急官減外繇耕桑者益衆而百姓未能家給其減

口賦錢

漢書昭帝紀

昭帝時流民稍還田野益闢頗有蓄積

漢書食貨志

宣帝卽位用吏多選賢良百姓安土歲數豐穰穀至石五錢農人少利大司農耿壽昌請置常平倉

以穀賤時增其價而糶以利農穀貴時減價而糶民便之

漢書食貨志

蔡癸以好農使勸郡國至大官

漢書食貨志

元帝建昭五年三月詔曰方春農桑興百姓戮力自盡之時也故是月勞農勸民無使後時今不良之吏覆案小罪懲召證案興不急之事以妨百姓使失一時之作亡終歲之功公卿其明察申救之

漢書元帝紀

帝紀

成帝陽朔四年詔曰夫洪範八政以食爲首斯誠家給刑錯之本也先帝勸農薄其租稅寵其強力

令與孝弟同科問者民彌惰怠鄉本者少將何以矯之方東作時其令二千石勉勸農桑出入阡陌

致勞來之平帝元始元年置大司農部丞十三人部一州勸農桑

漢書成帝紀

龔遂爲渤海太守見齊俗奢侈好末技不田作迺勸民務農桑令口種一樹榆百本籬五十本葱一

畦韭家二母雞五雞使民賣劍買牛賣刀買犢郡中皆有蓄積吏民富實漢書名遂傳

召信臣守南陽躬耕勸農出入阡陌時行視郡中水泉開通溝瀆起水門提閘凡數十處溉灌至三

萬頃爲民作均水約束刻石立田畔郡中莫不耕稼力田戶口增倍漢書名信臣傳

右勸農桑

武帝時鄭當時爲大農言曰異時關東漕粟從渭中上度六月而罷而漕水道九百餘里時有難處

引渭穿渠起長安並南山下至河三百餘里徑易漕度可令三月罷而渠下民田萬餘頃又可得以

溉田此損漕省卒而益肥關中之地得穀上以爲然令齊人水工徐伯表悉發卒數萬人穿漕渠三

歲而通通以漕大便利其後漕稍多而渠下之民頗得以溉田矣史記河渠書

元鼎六年兒寬爲左內史請鑿六輔渠益溉鄭國傍高仰之田迺減御史稻田租令平繇行水勿使

失時漢書溝洫志

太始二年趙中大夫白公復奏穿渠引涇水首起谷口尾入櫟陽注渭中袤二百里溉田四千五百

餘頃名曰白渠民得其饒歌之漢書溝洫志

水衡都尉張晏曰掌都水屬官有水司空都水長丞漢書百官表

武帝時河東守番係言穿渠引汾溉皮氏汾陰下引河溉汾陰蒲坂下上以爲然發卒數萬人作渠

田不利廢漢書溝洫志

其後有人上書欲通褒斜道及漕上合張湯子邛發數萬人作褒斜道道果便近而水多湍石不可

漕漢書備
通志

後嚴熊言臨晉民願穿洛以溉重泉以東萬餘頃故惡地於是發卒萬人穿渠引洛水至商顏下盤井深者四十餘丈井下相通行水穿得龍骨故名龍首渠作之十餘歲渠頗通猶未得其饒

漢書溝
流志

劉向以故九卿召拜爲中郎領護三輔都水

漢書劉
向傳

息夫躬言秦開鄭國渠以富國強兵今爲京師土地肥饒可度地孰水泉廣溉灌之利哀帝使躬持節領護三輔都水躬立表欲穿長安城引漕注太倉下以省轉輸議不可成迺止

漢書息
夫躬傳

召信臣守南陽時行視郡中水泉開通溝瀆起水門提閘凡數十處以廣灌溉歲增加多至三萬頃

信臣爲民作均水約束刻石立於田畔以防分爭

漢書召
信臣傳

漢文帝以文翁爲蜀郡太守煎泲

羊朱
反

口溉灌繁田千七百頃人獲其饒

自河決瓠子後二十餘歲歲數不登而梁楚尤甚天子既封禪巡祭山川明年旱乾封少雨乃發卒

塞瓠子決築宮其上名宣房宮而道河北行二渠復禹舊跡梁楚乃無水災是後用事者爭言水利

朔方西河河西酒泉皆引河及川谷以溉田而關中輔渠靈軹

輔渠倪
寬所穿

引堵水汝南九江引淮東海

引鉅定太山下引汶水皆穿渠爲溉田各萬餘頃他小渠披山通道者不可勝言然其著者在宣房

翟方進傳汝南有鴻隙大陂郡以爲饒成帝時關東數水陂溢爲害方進爲相與御史大夫孔光共

遭椽行視以爲決去陂水其地肥美省隄防費而無水憂遂罷之及翟氏滅鄉曲歸惡言方進請
陂下良田不得而奏罷陂云王莽時常枯旱郡中追怨方進童謠曰壞陂誰翟子威飯我豆食羹芋
魁反乎覆陂當復誰云者兩黃鵠以上通考田賦考

右水利

秦田租口賦鹽鐵之利二十倍於古或耕豪民之田見稅十五言貧人無田而耕墾豪富家田十分之中以五輸田主也漢興循

而未改漢書食貨志董仲舒疏

漢興天下既定高帝約法省禁輕田租什五而稅一量吏祿度官用以賦於民漢書食貨志

惠帝卽位減田租復十五稅一鄧展曰漢家初十五稅一中間廢今復之漢書惠帝紀

文帝十三年詔除田之租稅漢書文帝紀

孝景二年令民半出田租三十而稅一也漢書食貨志按本紀書於元年

武帝元鼎六年上曰左右內史地名山川原甚衆細民未知其利今內史稻田租挈重挈音計反收田租之約令

也不與郡同郡謂四方諸郡其議減令吏民勉盡地利平繇行水勿使失時漢書溝洫志

昭帝始元六年令民得以律占租師古曰武帝時賦斂繁多律外而取今始復舊占章贍反漢書昭帝紀

王莽令曰漢氏減輕田租三十而稅一常有更賦疲癯咸出厥名三十實什稅五漢書食貨志考並同

致堂胡氏曰漢志文帝時封國漸衆諸侯王自食其地王府所入寡矣又與匈奴和親歲致金糴

後數爲邊惠天子親將出擊復因河決有築塞勞費大司農財用宜不致充溢而文帝在位十二年卽賜民歲半租次年遂除之然則何以足用乎蓋文帝恭儉百金之費亦不苟用官闕是效流傳國都莫有奢侈之習如之何不富其財蓋不可勝用矣然後知導諛逢惡者納君於荒淫取之盡鎔錄用之如泥沙至於財竭下畔而上亡其罪可勝誅哉按文帝時賈誼鼂錯皆以積貯未備爲可痛惜說帝募民入粟拜爵曾未幾而邊食可支五歲郡縣可支一歲遂能盡蠲田之稅租者蓋當時務末者多農賤賈貴一以爵誘之則盡驅而之南畝所謂爲之者衆則財常足雖帝恭儉所致亦勸勵之有方也

通考田賦考

右田租

文帝二年賜天下民今年田租之半

漢書文帝紀

十二年詔賜農民今年租稅之半

漢書文帝紀

武帝元封四年祠后土賜三縣及楊氏無出今年租賦

漢書武帝紀

五年修封禪所幸縣毋出今年租賦

漢書武帝紀

天漢三年修封泰山行所過毋出田租

漢書武帝紀

昭帝始元二年詔毋令民出今年田租

漢書昭帝紀

宣帝本始元年鳳皇集膠東千乘租稅勿收

漢書宣帝紀

三年郡國傷旱甚者毋出租賦

漢書宣帝紀

四年詔被地震壞敗甚者勿收租賦

漢書宣帝紀

元康二年令郡國被災甚者毋出今年租賦

漢書宣帝紀

神爵元年幸甘泉所過毋出田租

漢書宣帝紀

甘露三年鳳皇集新蔡毋出今年田租

漢書宣帝紀

元帝初元元年令郡國被災害甚者毋出租賦

漢書元帝紀

二年郡國被地動災甚者毋出租賦

漢書元帝紀

永光元年幸甘泉行所過毋出租賦

漢書元帝紀

成帝建始元年郡國被災害什四以上毋收田租

漢書成帝紀

鴻嘉四年郡國被災害什四以上民貲不滿三萬勿出租賦

漢書成帝紀

永始四年幸甘泉河東所過無出田租

漢書成帝紀

哀帝卽位令水所傷縣邑及他郡國災害什四以上民貲不滿十萬皆無出今年租賦

漢書哀帝紀

平帝元始二年天下民貲不滿二萬及被災之郡不滿十萬勿租稅

漢書平帝紀

通典通考並同

老泉蘇氏曰周之時用井田井田廢田非耕者之所有而有田者不耕也耕者之田資於富民富民之家地大業廣阡陌連接募召浮客分耕其中鞭笞驅役視以奴僕安坐四顧指麾於其間而

役屬之民夏爲之耨秋爲之穫無有一人違其節度以嬉而田之所入已得其半耕者得其半有田者一人而耕者十人是以田主日累其半以至於富強耕者日食其半以至於窮餓而無告夫使耕者至於窮餓而不耕不穫者坐而食富強之利猶且不可而况富強之民輸租於縣官而不免於怨嘆嗟憤何則彼以其半而供縣官之稅不若周之民以其全力而供上之稅也周之什一以其全力而供什一之稅也使其半供什一之稅猶用十二之稅然也况今之稅又非特止於什一而已則宜乎其怨嘆嗟憤之不免也噫貧民耕而不免於飢富民坐而飽且嬉又不免於怨其弊皆起於廢井田井田復則貧民有田以耕穀食粟米不分於富民可以無饑富民不得多占田以錮貧民其勢不耕則無所得食以地之全力供縣官之稅又可以無怨是以天下之士爭言復井田既有言者曰奪富民之田以與無田之民則富民不服此必生亂如乘大亂之後土曠而人稀可以一舉而就高祖之滅秦光武之承漢可爲而不爲以是爲恨吾反以爲不然今雖使富民奉其田而歸諸公乞爲井田其勢亦不可得何則井田之制九夫爲井井間有溝四井爲邑四邑爲邱四邱爲甸甸方百里旁加一里爲一成成間有洫其地百井而方十里四甸爲縣四縣爲都四都方八十里旁加十里爲一同同間有澮其地萬井而方百里百里之間爲澮者一爲洫者百爲溝者萬既爲井田又必兼備溝洫之制夫間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千夫有澮澮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有路萬夫之地蓋三十二里有半而其間爲川爲

路者一爲滄爲道者九爲血爲涂者百爲溝爲畛者千爲遂爲徑者萬此二者非塞溪壑平潤谷夷邱陵破墳墓壞廬舍徙城郭易疆隴不可爲也縱使盡能得平原曠野而遂規畫於其中亦當

驅天下之人竭天下之糧窮數百年專力於此不治他事而後可以望天下之地盡爲井田盡爲

溝洫已而又爲民作屋廬於其中以安其居而後可吁亦已迂矣井田成而民之死其骨已朽矣

古者井田之興其必始於唐虞之世乎井田之法起於黃帝非唐虞之世則周之世無以成井田唐虞啟之

至於夏商稍稍葺治至周而大備周公承之因遂申定其制度疏整其疆界非一日而遽能如此

也其所由來者漸矣夫井田雖不可爲而其實便於今今誠有能爲近井田者而用之則亦可以

蘇民矣乎聞之董生曰井田雖難卒行宜少近古限民名田以贍不足名田之說蓋出於此而後

世未有行者非以不便民也懼民不肯損其田以入吾法而遂因此以爲變也孔光何武曰吏民

名田毋過三十頃期盡三年而犯者沒入官夫三十頃之田周民三十夫之田也縱不能盡如周

制一人而兼三十夫之田亦已過矣而期之三年是又迫蹙平民使自壞其業非人情難用吾欲

少爲之限而不奪其田嘗已過吾限者但使後之人不敢多占田以過吾限耳要之數世富者之

子孫或不能保其地以復於貧而彼嘗已過吾限者散而入於他人矣或者子孫出而分之已無

幾矣如此則富民所占者少而餘地多則貧民易取以爲業不爲人所役屬各食其地之全利利

不分於人而樂輸官夫端坐於朝廷下令於天下不驚民不動衆不用井田之制而獲井田之利

雖周之井田何以遠過於此哉

水心葉氏進卷曰今之言愛民者臣知其說矣俗吏見近事儒者好遠謀故小者欲抑奪兼并之家以寬細民而大者則欲復古井田之制使其民皆得其利夫抑兼并之術吏之強緻有必行之於州縣者矣而井田之制百年之間土方且相與按圖而畫之轉以相授而自嫌其迂未敢有以告於上者雖告亦莫之聽也夫二說者其爲論雖可通而皆非有益於當世爲治之道終不在此且不得天下之田盡在官則不可以爲井而臣以爲雖得天下之田盡在官文武周公復出而治天下亦不必爲井何者其爲法瑣細煩密非今天下之所能爲昔者自黃帝至於成周天子所自治者皆是一國之地是以尺寸步畝可歷見於鄉遂之中而置官帥役民夫正疆界治溝洫終歲辛苦以井田爲事而諸侯亦各自治其國百世不移故井田之法可頒於天下然江漢以南淮淄以東其不能爲者不強使也今天下爲一國雖有郡縣吏皆總於上率二三歲一代其間大吏有不能一歲半歲而代去者是將使誰爲之乎就使爲之非少假十數歲不能定也此十數歲之內天下將不暇耕乎井田之制雖先廢於商鞅而後諸侯封建絕然封建既絕井田雖在亦不可獨存矣故井田封建相待而行者也夫吠遂溝洫環田而爲之閒田而疏之要以爲人力備盡望之而可觀而得粟之多寡則無異於後世且大陂長堰因山爲源鍾固流潦視時決之法簡而易周力少而用博使後世之治無愧於三代則爲田之利使民自養於中亦獨何異於古故後世之所

以爲不如三代者罪在於不能使天下無貧民耳不在於田之必爲井不爲井也夫已遠者不追已廢者難因今故堰遺陂在百年之外濬防衆流卽之渺然瀰漫千頃者如其溼於絕滅尙不可求而况井田遠在數千載之上今其阡陌連亘墟聚遷改益欲求商鞅之所變且不可得矣孔孟生衰周之時井田雖不治而其大略具在勤勤以經界爲意歎息先王之良法廢壞於暴君汚吏之手後之儒者乃欲以耳目之所不聞不見之遺言顧從而效之亦咨嗟嘆息以爲不可廢豈不難乎井田旣然矣今俗吏欲抑兼并破富人以扶貧弱者意則善矣此可隨時施之於其所治耳非上之所恃以爲治也夫州縣獄訟繁多終日之力不能勝大半爲富人役耳是以吏不勝忿常欲起而誅之縣官不幸而失養民之權轉歸於富人其積非一世也小民之無田者假田於富人得田而無以爲耕借質於富人歲時有急求於富人其甚者傭作奴婢歸於富人游手末作俳優技藝傳食於富人而又上當官輸雜出無數吏常有非時之責無以應上命常取具於富人然則富人者州縣之本上下之所賴也富人爲天子養小民又供上用雖厚取贏以自封殖計其勤勞亦略相當矣迺其豪暴過甚兼取無已者吏當教戒之不可教戒隨事而治之使之自改則止矣不宜豫置疾惡於其心苟欲以立威取名也夫人主旣未能自養小民而吏先以破壞富人爲事徒使其客主相怨有不安之心此非善爲治者也故臣以爲儒者復井田之學可罷而俗吏抑兼并富人之意可損因時施智觀世立法誠使制度定於上十年之後無甚富甚貧之民兼并不抑

而自已使天下速得生養之利此天子與其羣臣當汲汲爲之不然古井田終不可行今之制度又不復立虛談相眩上下乖忤俗吏以卑爲實儒者以高爲名天下何從而治哉

按自秦廢井田之後後之君子每慨歎世主不能復三代之法以利其民而使豪強坐擅兼并之利其說固正矣至於斟酌古今究竟利病則莫如老泉水心二公之論最爲確實愚又因水心之論而廣之曰井田未易言也周制凡授田不易之地家百畝一易之地二百畝再易之地三百畝則田土之肥瘠所當周知也上地家七人中地家六人下地家五人則民口之衆寡所當周知也上農夫食九人其次食八人其次食七人則其民務農之勤怠又所當周知也農民每戶授田百畝其家衆男爲餘夫年十六則別受二十五畝土工商受田五口乃當農夫一人每口受二十畝則其民之或長或少或爲士或爲商或爲工又所當周知也爲人上者必能備知閭里之利病詳悉如此然後授受之際可以無弊蓋古之帝王分土而治外而公侯伯子男內而孤卿大夫所治不過百里之地皆世其土子其人於是取其田疇而伍之經界正井地均穀綠平貪夫豪民不能肆力以違法制汙吏黠胥不能舞文以亂簿書至春秋之世諸侯用兵爭強以相侵奪列國不過數十土地寔廣然又皆爲世卿強大夫所裂如魯則季氏之費孟氏之成晉則欒氏之曲沃趙氏之晉陽亦皆世有其地又如邾莒滕薛之類亦皆數百年之國而土地不過五七十里小國寡民法制易立竊意當時有國者授其民以百畝之田壯而畀老而歸不過如後世大富之家以其祖

父所世有之田授之佃客程其勤惰以爲予奪較其豐凶以爲收貸其東阡西陌之利病皆其少壯之所習聞雖無俟乎考覈而姦弊自無所容矣降及戰國大邦凡七而么麼之能自存者無幾諸侯之地愈廣人愈衆雖時君所尚者用兵爭強未嘗以百姓爲念然井田之法未全廢也而其弊已不可勝言故孟子有今也制民之產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之說又有暴君汙吏慢其經界之說可以見當時未嘗不授田而諸侯之地廣人衆考覈難施故法制墮弛而姦弊滋多也至秦人盡廢井田任民所耕不計多少而隨其所占之田以制賦蔡澤言商君決裂井田廢壞阡陌以靜百姓之業而一其志夫曰靜曰一則可見周授田之制至秦時必是擾亂無章輕重不均矣

晦庵語錄亦謂田蔡澤此語可見周制至秦不能無弊

漢既承秦而卒不能復三代井田之法何也蓋守令之遷

除其歲月有限而田土之選授其姦弊無窮雖慈祥如龔黃召杜精明如趙張三王既不久於其政則豈能悉知其土地民俗之所宜如周人授田之法乎則不過受成於吏手安保其無弊後世蓋有爭田之訟歷數十年而不決者矣况官授人以田而欲其均平乎杜君卿曰降秦以後阡陌旣敝又爲隱襲隱襲在乎權宜權宜憑乎簿書簿書旣廢必藉衆功藉衆功則政由羣吏由羣吏則人無所信矣夫行不信之法委政於衆多之胥欲紀人事之眾寡明地利之多少雖申商督刑撓首總算不可得而詳矣其說可謂切中秦漢以後之病然揆其本原皆由乎地廣人衆罷侯置守不私其土世其官之所致也是以晉太康時雖有男子一人占田七十畝之制而史不詳言其

還受之法未幾五胡雲擾則已無所究詰直至魏孝文始行均田然其立法之大槩亦不過因田之在民者而均之不能盡如三代之制一傳而後政已圯亂齊周隋因之得失無以大相遠唐太宗口分世業之制亦多踵後魏之法且聽其買賣而爲之限至永徽而後則兼并如故矣蓋自秦至今千四百餘年其間能行授田均田之法者自元魏孝文至唐初纔二百年而其制盡隳矣何三代貢助徹之法千餘年而不變也蓋有封建足以維持井田故也三代而上天下非天子之所得私也秦廢封建而始以天下奉一人矣三代而上田產非庶人所得私也秦廢井田而始捐田產以與百姓矣秦於其所與予者取之然沿襲既久反古實難欲復封建是自割裂其土宇以啓紛爭欲復井田是強奪民之田產以召怨讟書生之論所以不可行也

以上通考田賦考

右蠲減租賦

昭帝元鳳三年令三輔太常郡得以菽粟當賦

師古曰諸應出賦算租稅者皆聽以菽粟當錢物也

漢書昭帝紀

六年詔穀賤傷農今三輔太常穀減賤其令以菽粟當今年賦

漢書昭帝紀

通典通考同

右以粟當賦

前漢十四

戶口 戶口 風俗 傳籍 徙豪族 治豪猾 恤流民 恤隸寡孤獨 奴婢

自高祖訖於孝平民戶千二百二十三萬三千六十二口五千九百五十九萬四千九百七十八漢

極盛矣 師古曰漢之戶口當元始二年 漢書地理志 最爲殷盛故志舉之以爲數

京兆尹 元始二年戶十九萬五千七百一十二口 左馮翊 戶二十三萬五千一百一十一口 右扶風 戶二十一萬

十七口八十三 口六十八萬二千四百六十八 宏農郡 戶十一萬八千九百一十四口 河東郡 戶二十三萬六千八百九十六 太原郡

戶十六萬九千八百六十三 口六十八萬四千八百六十三 上黨郡 戶七萬三千七百九十八口 河內郡 戶二十四萬一千二百四

七 口六十八萬四千八百六十三 河南郡 戶二十七萬六千四百四十四口 東郡 戶四十萬一千二百九十七 陳留郡 戶二十九萬六

口一百五十五 口一百七十四萬二千七百九十九 潁川郡 戶四十三萬二千四百九十一 汝南郡 戶四十六萬一千五百八十七 南陽

郡 戶三十五萬九千三百一十六 南郡 戶十二萬五千五百七十九 江夏郡 戶五萬六千八百四十八 南陽

郡 口一百九十四萬二千五百一十一 廬江郡 戶十二萬四千三百八十三口 九江郡 戶十五萬五千二百一十七 山陽郡 戶十七萬二千

八十萬一千 口一百八十八萬九千二百七十八 濟陰郡 戶二十九萬二千五百三十三 沛郡 戶四十萬九千七百九十九 魏郡 戶二十一萬二

口九十九萬九千 口九十九萬九千 鉅鹿郡 戶十五萬五千九百五十一 常山郡 戶十四萬一千七百四十一 清河

郡 戶二十萬一千七百七十四口 涿郡 戶十九萬五千六百七十七 勃海郡 戶二十五萬六千三百

八十七萬五千四百二十二 口八十七萬五千四百二十二 涿郡 戶十八萬二千七百六十四 勃海郡 戶二十七口九十萬五千

一百一 平原郡 戶十五萬四千三百八十七口 千乘郡 戶十一萬六千七百二十口 濟南郡 戶十四萬

十九 口六十四萬二千八百八十六口 泰山郡 戶十七萬二千八百八十六口 齊郡 戶十五萬四千八百二十六口 北海郡 戶

二萬七千五百五十九口 東萊郡 戶十萬三千二百九十二口 琅邪郡 戶二十二萬八千九百六口 東海郡

戶三十五萬八千四百十四口 臨淮郡 戶二十六萬八千二百八十三口 會稽郡 戶二十二萬三千

百五十五萬九千三百五十七口 豫章郡 戶六萬七千四百六十二口 桂陽郡 戶二萬八千

三千六百四十四口 丹陽郡 戶十萬七千五百四十一口 零陵郡 戶二萬一千九百六十五口 漢中郡 戶十萬

百七十七口 武陵郡 戶三萬四千一百七十七口 蜀郡 戶二十六萬八千二百七十九口 犍為

郡 戶十萬九千四百一十九口 越巂郡 戶六萬一千二百八十八口 益州郡 戶八萬一千九百四十六口

柯郡 戶二萬四千二百一十九口 巴郡 戶十五萬八千六百四十三口 武都郡 戶五萬一千三百七十六

十 隴西郡 戶五萬三千九百六十四口 金城郡 戶三萬八千四百七十七口 天水郡 戶六萬三千七百七

三百四十八口 武威郡 戶七萬七千五百八十一口 張掖郡 戶二萬四千三百五十二口 酒泉郡 戶八千一百

六千七百七口 燉煌郡 戶八千三百三十五口 安定郡 戶四萬二千七百二十五口 北地郡 戶六萬四千四

十一萬六千六百八十三口 西河郡 戶十三萬六千三百九十口 朔方郡 戶三萬四

百八十八口 上郡 戶十萬三千六百五十八口 雲中郡 戶三萬八千三百三十口 定襄郡 戶三

千六百二十八口 五原郡 戶三萬九千三百二十二口 雁門郡 戶七萬三千一百三十八口 代郡 戶五萬六千七百七十一口 上谷

千五百五十九口 鴈門郡 戶二十九萬三千四百五十四口

郡 戶三萬六千八百一十一 漁陽郡 戶六萬八千八百一十二 右北平郡 戶六萬六千六百八十九 遼

西郡 戶七萬二千六百五十四 遼東郡 戶五萬五千九百七十二 元菟郡 戶四萬五千六百一十

十樂浪郡 戶六萬二千八百一十二 南海郡 戶九萬九千六百一十三 鬱林郡 戶二萬二千四百一十

六十蒼梧郡 戶二萬四千三百七十九 交趾郡 戶九萬二千四百三十七 合浦郡 戶九萬五千三百

八千九 九真郡 戶三萬五千七百四十三 日南郡 戶五萬四千四百六十五 趙國 戶八萬四千二百二

百五 廣平國 戶二萬七千九百八十四 真定國 戶三萬七千一百二十六 中山國 戶十六萬八

六十六萬 信都國 戶六萬五千五百五十六 河間郡 戶四萬五千四百三十三 廣陽國 戶二萬七

七萬六千 淄川國 戶五萬二千八百八十九 膠東國 戶七萬二千二百三十一 高密國 戶四萬五千三百

五百三 城陽國 戶五萬六千六百四十二 淮陽國 戶十三萬五千五百四十四 梁國 戶三萬八

口十萬六千 東平國 戶十三萬一千七百五十三 魯國 戶十一萬八千四百五十五 楚國 戶十二萬四

七百五十二 泗水國 戶二萬五千二百五十四 廣陵國 戶三萬六千七百七十三 六安國 戶三萬

七千八百四 長沙國 戶四萬三千四百七十七 漢興大城名都民人散亡戶口可得而數裁什二三至文景四五世間流民既歸戶口亦息

孝文卽位趨勸農桑減省租賦蓄積歲增戶口寢息

文景務在養民

漢書武帝贊 法志 高惠文功臣表

二約雅堂藏板

孝昭承奢侈餘做師旅之後海內虛耗戶口減半霍光知時務之要輕繇薄賦與民休息至元始元
鳳之間匈奴和親百姓充實漢書昭帝贊

王成爲膠東相勞來不怠流民自占八萬餘口賜爵關內侯秩中二千石後或言成僞自增加以蒙

顯賞漢書王成傳

黃霸爲潁川守戶口歲增治爲天下第一漢書黃霸傳

召信臣爲南陽守百姓歸之戶口增倍漢書召信臣傳

哀平之世百姓貧富雖不及文景然天下戶口最盛矣漢書食貨志上

漢高帝定天下人之死傷亦數百萬是以平城之卒不過三十萬方之六國十分無三孝文偃武修
文與人休息嘗欲作露臺召匠計之直百金曰百金中人十家之產吾奉先帝宮室常恐羞之乃止

孝景承平賦役減省三十而稅一人人自愛每有詔命頒下鄉閭垂白戴老扶疾策杖以聽之思一

見太平至武帝元狩中六十餘年人衆大增太倉之粟紅腐而不食都內之錢貫朽而不校孝武帝

乘其資穡乃厲兵馬以攘戎狄廓地遐廣征伐不休十數年開天下之衆亦減半矣末年追悔故下

哀痛之詔封丞相富人侯昭宣之後罷戰務農戶口漸益元帝時貢禹上書曰古者宮女不過九人
秣馬不過八疋高祖孝文孝景皇帝循古

節儉宮女不過十餘驍馬不過百餘疋故時齊王服官輸物不過十笥方今齊王服官作工各數千
人歲費數鉅萬蜀廣漢王金銀器歲各用五百萬三工官官費五十萬織室亦然秣馬食粟將萬疋

百姓重困請從首通典食貨

通典

食貨

凡民函五常之性而其剛柔緩急音聲不同繫水土之風氣故謂之風好惡取舍動靜亡常隨君上之情欲故謂之俗孔子曰移風易俗莫善於樂言聖王在上統理人倫必移其本而易其末此混同天下壹之虛中和然後王教成也漢承百王之末國土變改人民遷徙成帝時劉向畧言其地分丞相張禹使屬潁川朱贛條其風俗猶未宣究故輯而論之終其本末著于篇

漢書地理志序

秦地於天官東井輿鬼之分壘也其界自宏農故關以西京兆扶風馮翊北地上郡西河安定天水隴西南有巴蜀廣漢犍爲武都西有金城武威張掖酒泉敦煌又西南有牂柯越儋益州皆宜屬焉漢興立都長安徙齊諸田楚昭屈景及諸功臣家於長陵後世世徙吏二千石高訾富人及豪傑并兼之家於諸陵蓋亦以彊幹弱支非獨爲奉山園也是故五方雜厝風俗不純其世家則好禮文富人則商賈爲利豪傑則游俠通姦瀕南山近夏陽多阻險輕薄易爲盜賊常爲天下劇又郡國輻湊浮食者多民去本就末列侯貴人車服僭上衆庶放效羞不相及嫁娶尤崇侈靡送死過度天水隴西山多林木民以板爲室屋及安定北地上郡西河皆迫近戎狄修習戰備高上氣力以射獵爲先漢興六郡良家子選給羽林期門以材力爲官名將多出焉故此數郡民俗質木不恥寇盜自武威以西本匈奴昆邪王休屠王地武帝時攘之初置四郡以通西域隔絕南羌匈奴其民或以關東下貧或以報怨過當或以諄逆亡道家屬徙焉習俗頗殊地廣民稀水山宜畜牧故涼州之畜爲天下

饒保邊塞二千石治之咸以兵馬爲務酒禮之會上下通焉吏民相親是以其俗風雨時節穀糴常賤少盜賊有和氣之應賢於內郡此政寬厚吏不苛刻之所致也巴蜀廣漢本南夷秦并以爲郡土地肥美有江水沃野山林竹木疏食果實之饒南賈滇犍僮西近邛笮馬羗牛民食稻魚凶年憂俗不愁苦而輕易淫泆柔弱褊阨景武間文翁爲蜀守教民讀書法令未能篤信道德反以好文刺譏貴慕權執及司馬相如游宦京師諸侯以文辭顯於世鄉黨慕循其迹後有王褒嚴遵揚雄之徒文章冠天下繇文翁倡其教相如爲之師故孔子曰有教亡類武都地雜氏羌及犍爲牂柯越巂皆西南外夷武帝初開置民俗畧與巴蜀同而武都近天水俗頗似焉故秦地天下三分之一而人衆不過什三然量其富居什六秦幽吳札觀樂爲之歌秦曰此之謂夏聲夫能夏則大大之至也其周舊乎自井十度至柳三度謂之鶉首之次秦之分也

漢書地理志

右風俗

景帝二年令天下男子年二十始傅

本紀師古曰傅著也言著名籍給公家徭役也按高紀發關中老弱未傅者悉詣軍如瀆曰律年二十三傅之疇官高不滿六

尺二寸以下爲疲癯漢儀注民年二十三爲正一歲爲衛士一歲爲材官騎士習射御馳戰陳年五十六乃免爲庶民就田里則知漢初民在官三十有三年也今景帝更爲異制令男子年二十始傅則在官三十有六年矣

漢書景帝紀 通典通考同

右傅籍

高帝罷平城使婁敬往結和親敬從匈奴來因言匈奴河南白羊樓煩王去長安近者七百里輕騎

一日一夕可至秦中新破少民地肥饒可益膏夫諸侯初起時非齊諸田楚昭屈景莫與今陛下雖都關中實少人北近胡寇東有六國彊族一日有變陛下亦未得安枕而臥也臣願陛下徙齊諸田楚昭屈景燕趙韓魏後及豪傑名家且實關中無事可以備胡諸侯有變亦足率以東伐此彊本弱末之術也上曰善乃使劉敬徙所言關中十餘萬口

漢書斐敬傳

高祖九年十一月徙齊楚大族昭氏屈氏景氏懷氏田氏五姓關中與利田宅

漢書高祖紀

十一年令豐人徙關中者皆復終身

應劭曰太上皇思土欲歸豐高祖乃更築城寺市里如豐縣號曰新豐徙豐民以充實之

漢書高祖紀

漢興立都長安徙齊諸田楚昭屈景及諸功臣家于長陵後世世徙吏二千石高訾富人及豪傑并兼之家于諸陵蓋亦以彊幹弱支非獨為奉山園也是故五方雜厝風俗不純其世家則好禮文富人則商賈為利豪傑則游俠通姦

漢書地理志

孝武建元三年賜徙茂陵者戶錢二十萬田二頃

漢書武帝紀

主父偃說上曰天下豪傑兼并之家亂眾民皆可徙茂陵內實京師外銷姦猾上從之

漢書主父偃傳

元朔二年徙郡國豪傑及訾三百萬以上于茂陵

漢書武帝紀

太始元年徙郡國吏民豪傑于茂陵雲陵

師古曰時未有雲陵當言雲陽漢書武帝紀

孝昭始元三年募民徙雲陵賜錢田宅

漢書昭帝紀

孝宣本始元年募郡國吏民訾百萬以上徙平陵

漢書宣帝紀

二年以水衡錢爲平陵徙民起第宅

漢書宣帝紀

元康元年徙丞相將軍列侯吏二千石警百萬者杜陵

漢書宣帝紀

孝元永光四年上爲初陵詔勿置縣邑使天下安土樂業亡有動搖之心

漢書元帝紀

孝成永始元年罷昌陵及故陵勿徙民

漢書成帝紀

哀帝建平元年爲初陵勿徙郡國民

漢書哀帝紀

長陵

車千秋施讎

安陵

爰盎馮唐籍孺閔孺

陽陵

周仁田延年

茂陵

張敞祖父杜鄴祖父董仲舒郭解杜周原涉祖父

雲陵

黃霸

平陵

鄭崇祖父平當祖父何並祖父朱雲魏相韋賢

杜陵

杜延年尹翁歸張敞韓延壽馮奉世王商史丹田何蕭望之黃霸韋元成張安世

昌陵

辛慶忌班況以上並本傳

右徙豪族

濟南矚氏

矚音閱

宗人三百餘家豪猾二千石莫能制於是景帝拜邳都爲濟南守至則誅矚氏首惡

餘皆股栗居歲餘郡中不拾遺旁十餘郡守畏都如太府

漢書邳都傳

義縱爲河內都尉至則族滅其豪穰氏之屬河內道不拾遺

漢書義縱傳

王溫舒由廣平都尉遷河內太守素居廣平時皆知河內豪姦之家及往以九月至今郡具私馬五十匹爲驛自河內至長安部吏如居廣平時方略捕郡中豪猾相連坐千餘家上書請大者至族小

者乃死家盡沒入償贓奏行不過二日得可事論報至流血十餘里河內皆怪其奏以爲神速盡十

二月郡中無犬吠之盜其頗不得失之旁郡追求會春溫舒頓足嘆曰嗟乎令冬月益展一月足吾

下皆畏避之莫敢與。悟咸曰：寧負二千石，無負豪大家賓客。放爲盜賊，發輒入。高氏更不敢追。浸浸曰：多道路，張弓拔刃，然後敢行。其亂如此。延年至，遣掾蠡吾趙繡按高氏，得其死罪。繡見延年，新將心內懼，卽爲兩劾，欲先白其輕者。觀延年意，怒，迺出其重劾。延年已知其如此矣。趙掾至，果白其輕者。延年索懷中，得重劾，卽收送獄。夜入晨，將至市，論殺之。先所按者死，吏皆股弁。更遣吏分考兩高，窮竟其姦，誅殺各數十人。郡中震恐，道不拾遺。

漢書嚴延年傳

永始元、延間，上怠於政，貴戚驕恣。紅陽長仲兄弟交通，輕俠藏匿亡命，而北地大豪浩商等報怨殺義渠長妻子六人。往來長安中，丞相御史遣掾求逐黨，與詔書召捕久之，迺得。長安中，姦猾浸多，閭里少年羣輩殺吏受賕，報讎相與探丸爲彈，得赤丸者斫武吏，得黑者斫文吏，白者主治喪。城中薄暮塵起，剽劫行者，死傷橫道。尹賞以三輔高第，選守長安，令得壹切便宜從事。賞至，修治長安獄穿，地方深各數丈，致令辟爲郭，以大石覆其口，名爲虎穴。乃部戶曹掾史與鄉吏亭長里正父老伍人，雜舉長安中輕薄少年惡子，無市籍商販作務而鮮衣凶服，被鎧扞持刀兵者，悉籍記之，得記數百人。賞一朝會長安吏車數百兩，分行收捕，皆劾以爲通行飲食羣盜，賞親閱見十置一。其餘盡以次內虎穴中，百人爲輩，覆以大石，數曰：壹發視，皆相枕籍死。使輿出瘞寺門，桓東揭著其姓名。百日後，迺令死者家各自發取其尸，親屬號哭，道路皆獻歛。長安中歌之曰：安所求子死，桓東少年場生時。諒不謹，枯骨後何葬。賞所置皆其魁宿，或故吏善家子，失計隨輕黠，願自改者，財數十百人，皆賞其

罪詭令立功以自贖盡力有効者因親用之爲爪牙追捕甚精甘者姦惡甚於凡吏賞視事數月盜賊止郡國亡命散走各歸其處不敢闕長安江湖中多盜賊以賞爲江夏太守捕格江賊及所誅吏民甚多坐殘賊免南山羣盜起以賞爲右輔都尉遷執金吾督大姦猾三輔吏民甚畏之

漢書尹賞傳

右治豪猾

漢二年關中大饑米斛萬錢人相食令民就食蜀漢

漢書高帝紀

五年諸民略在楚者皆歸之民前或相聚保山澤不書名數今天下已定令各歸其縣復故爵田宅

吏以文法教訓辨告勿笞辱

漢書高帝紀

漢興大城名都民人散亡逮文景四五世間流民旣歸戶口亦息

漢書功臣表

景帝卽位議民欲徙寬大地者聽之

漢書景帝紀

武帝元狩四年山東被水災民多飢乏天子遣使振貧民尙不能救乃徙民于關以西及充朔方以

南新秦中七十餘萬口

本紀云七十萬五千口

衣食皆仰給于縣官數歲貸與產業使者分部護冠蓋相望費

以億計

漢書食貨志

元鼎六年山東被河災及歲不登令飢民得流就食江淮間欲留處使者冠蓋相屬于道護之下巴

蜀粟以振焉

漢書食貨志

元封四年關東流民二百萬口無名數者四十萬公卿議欲請徙流民于邊以適之石慶上書願歸

丞相印上報曰惟吏多私需求無已去者便居者擾故爲流民法以禁重賦君不繩責長吏而請以興徙四十萬口蕩搖百姓孤兒幼年未滿十歲無罪而坐率朕失望焉漢書石慶傳

宣帝本始三年大旱三輔民就賤者且毋收事

漢書宣帝紀

地節三年流民還歸者假公田貸種食且勿算事

漢書宣帝紀

膠東相王成勞來不怠流民自占八萬餘口賜爵關內侯秩中二千石

漢書本傳

成帝河平元年流民入函谷關

漢書天文志

四年遣博士嘉等行舉潁河之郡避水它郡國者在所冗食之謹遇以文理毋令失職

漢書成帝紀

陽朔二年秋關東大水流民欲入函谷天井壺口五阮關者勿苛留遣諫大夫博士分行視

漢書成帝紀

鴻嘉四年流民欲入關輒籍納所之郡國謹遇以理

漢書成帝紀

平帝元始二年郡國大旱蝗青州尤甚民流亡罷安定呼池苑以爲安民縣起官寺市里募徙貧民

縣次給食至徙所賜田宅什器假與犁牛種食又起五里於長安城中宅二百區以居貧民

漢書成帝紀

武帝元鼎二年詔曰水潦移於江南迫隆冬至朕懼其饑寒不治江南之地火耕水耨方下巴蜀粟

致之江陵遣博士中等分行告所抵無令重困吏民有掇振饑民免其戾者具以名聞

河內貧民傷水旱萬餘家汲黯以便宜持節發河內倉粟以振貧民請歸節伏矯制罪上賢而釋之

昭帝元鳳三年詔曰乃者民被水災頗置於食朕虛倉粟使使者振困乏其止四年毋漕三年以前

所振貸非丞相御史所請邊郡受牛者勿收責

武帝始開邊徙民屯田皆與犁牛後丞相御史復聞有所請令敕自上所賜子勿收責丞相所請乃令其

顧稅

宣帝本始四年詔曰今歲不登已遣使者振貸困乏使農移就業丞相以下至都官令丞上書入穀

輸長安倉助貸貧民以車船載穀入關得無用傳

傳傳符也欲穀之多故不問其出入

以上通考
振恤考

右恤流民

文帝十三年賜天下孤寡布帛絮

按賈山傳云出帛十萬匹以賑貧民

武帝元狩元年遣謁者存問致賜鰥寡孤獨帛人二匹絮三斤縣鄉卽賜毋贅聚

六年遣博士六人分循行天下存問鰥寡廢疾無以自振業者貸與之

元封元年加孤寡帛人二匹

二年賜孤獨米人四石

五年賜鰥寡孤獨帛貧窮者粟

六年賜天下貧民布帛人一匹

太始三年賜鰥寡孤獨帛人一匹

宣帝卽位賜金錢鰥寡孤獨各有差

地節三年詔曰鰥寡孤獨高年貧困之民朕所憐也前下詔假公田貸種食其加賜鰥寡孤獨高年

帛二千石嚴教吏謹視遇母令失職

元康元年加賜鰥寡孤獨帛

二年賜鰥寡孤獨帛

三年賜鰥寡孤獨帛

四年正月遣太中大夫彊等十二人循行天下存問鰥寡

三月加賜帛鰥寡孤獨各一匹

神爵元年賜鰥寡孤獨帛

四年賜鰥寡孤獨帛

五鳳三年加賜鰥寡孤獨帛

甘露二年賜鰥寡孤獨帛

三年鳳皇集新蔡賜鰥寡孤獨帛

元帝初元元年臨遣光祿大夫褒等十二人循行天下存問耆老鰥寡孤獨困乏失職之民

五年賜鰥寡孤獨帛二匹

永光元年賜鰥寡孤獨帛

二年賜鰥寡孤獨帛

建昭四年臨遣諫大夫博士賞等二十一人循行天下存問耆長鰥寡孤獨乏困失職之人
成帝建始元年賜鰥寡孤獨錢帛各有差

鴻嘉元年賜鰥寡孤獨帛

永始四年賜雲陽鰥寡孤獨帛

平帝元始四年賜鰥寡孤獨帛

以上並漢書本紀

右恤鰥寡孤獨

高祖令民得賣子

漢書食貨志

五年詔曰民以饑餓自賣爲人奴婢者皆免爲庶人

漢書高帝紀

文帝務勸農桑帥以儉節未有并兼之害故不爲民田及奴婢爲限

漢書食貨志

賈誼曰今歲惡不入請賣爵子

注云賣爵級又賣子也漢書食貨志

鼂錯勸文帝募民徙塞下募民以丁奴婢贖罪及輸奴婢欲以拜爵者

漢書鼂錯傳

文帝時女子緹縈願沒入爲官婢以贖父罪

漢書刑法志

後四年免官奴婢爲庶人

漢書文帝紀

武帝建元元年赦吳楚七國帑輸在官者

應劭曰吳楚七國反時其首事者妻子沒入爲官奴婢武帝哀焉皆赦遣之也漢書武帝紀

董仲舒說武帝曰宜去奴婢除專殺之威

服虔曰不得專殺奴婢也漢書食貨志

其後府庫並處迺募民能入奴婢得以終身復為郎增秩漢書食貨志

及楊可告緡徧天下迺分遣御史廷尉正監分曹往往即治郡國緡錢得民財物以億計奴婢以千

萬數其没入奴婢分諸苑養狗馬禽獸及與諸宮官益雜置多徙奴婢眾而下河漕度四百萬石及

官自糴乃足漢書食貨志

杜延年坐官奴婢乏衣食免官漢書杜延年傳

元帝時貢禹言官奴婢十餘萬游戲亡事稅良民以給之宜免為庶人漢書貢禹傳

成帝永始四年詔曰公卿列侯親屬近臣多畜奴婢被服綺縠其申敕有司以漸禁之漢書成帝紀

哀帝即位詔曰諸侯王列侯公主吏二千石及豪富民多蓄奴婢田宅亡限其議限列有司條奏諸

侯王奴婢二百人列侯公主百人關內侯吏民三十人年六十以上十歲以下不在數中諸名田蓄

奴婢過品者皆没入縣官官奴婢年五十以上免為庶人漢書哀帝紀

平帝元始三年王莽奏吏民奴婢田宅器械之品漢書平帝紀

文帝時賈誼上疏曰今民賣僮者為之繡衣絲履徧諸緣納之閑中是古天子后服所以廟而不宴

者也而庶人得以衣婢妾天子之后以緣其領庶人嬖妾以緣其履此臣所謂舛也漢書賈誼傳

卓王孫僮客八百人程鄭亦數百人漢書司馬相如傳

蒼頭廬兒皆用致富非天意也孟康曰黎民黔首黎黔皆黑也下民陰類故以黑為號漢名奴為蒼頭非純黑以別於良人也諸給殿中者所居為廬蒼頭侍從因呼為

廬兒臣瓚曰漢儀注官奴給書計從侍
中已下爲蒼頭青幘漢書鮑宣傳

右奴婢

職役更役 鄉役 泛役外縣州 復除 三老賜帛

秦用商鞅之法月爲更卒已復爲正一歲屯戍一歲力役三十倍於古師古曰更卒謂給郡縣一月而更者正卒謂給中都官者

也率計今人一歲之中屯戍及力役漢書食貨志 董仲舒疏

之事三十倍多於古也更音工衛反漢書賈捐之傳

文帝偃武行文丁男三年而一事如淳曰常賦歲一事時天下民多故三歲而一事

漢書吳王濞傳

右更役

十里一亭亭有長十亭一鄉鄉有三老有秩嗇夫游徼三老掌教化嗇夫職聽訟收賦稅游徼循禁

賊盜縣大率方百里其民稠則減稀則曠鄉亭亦如之秦制也 漢官儀曰游徼亭長皆習設備五兵弓弩戟盾刀劍甲鏡鼓吏赤幘

行膝帶劍佩刀持盾被甲設矛戟習射十里一亭亭長亭候五里一郵郵間相去二里半司姦盜亭長持二尺板以効賊索繩以收執賊漢書百官表

漢高祖二年舉民年五十以上有修行能帥衆爲善置以爲三老鄉一人擇鄉三老一人爲縣三老

與縣令丞尉以事相教復勿繇戍

水心葉氏曰縣鄉亭之制本於商鞅鞅雖改法要是周衰國大者難用舊制齊晉楚裂地名官以

自便往往在商鞅之前矣古者百里之狹自爲朝廷由後世觀之疑若煩民然三老嗇夫游徼猶

各有職掌近民而分其責任若後世蕩然無復紀秩而令長悍然獨以征取爲事則又鞅之所不

爲也

以上通考
職役考

右鄉役

惠帝三年發長安六百里內男女十四萬六千人城長安二十日罷五年復發長安六百里內男女

十四萬五千人城長安三十日罷

漢書惠
帝紀

武帝元狩三年發謫吏穿昆明池

師古曰吏有罪者罰而
役之 漢書惠帝紀

成帝河平元年卒治河者爲著外繇六月

師古曰以卒治河有勞雖執役曰近皆得比
繇成六月也著謂著于簿籍 漢書溝洫志

後二歲河復決作治六月乃成治河卒非受平賈爲著外繇六月

平賈謂顧也其受平賈者不在
著外繇之數 漢書溝洫志

哀帝建平二年葬帝太后定陶發陳留濟陰近郡國五萬人穿復土

漢書哀
帝紀

文帝時鼂錯說上曰今農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過百畝百畝之收不過百

石春耕夏耘秋穫冬藏伐薪樵治官府給繇役春不得避風塵夏不得避暑熱秋不得避陰雨冬不

得避寒凍四時之間亡日休息又私自送往迎來弔死問疾養孤長幼在其中勤苦如此

漢書食
貨志上

西邊北邊之郡雖有長爵不輕得復五尺以上不輕得息

漢書賈
誼傳

信武侯靳歙坐事國人過律免

師古曰事謂役使之
也 漢書功臣表

從軍 漢二年蜀漢民給軍事勞苦復勿租稅二歲關中卒從軍者復家一歲漢書高帝紀

五年詔諸侯子在關中者復之十二歲其歸者半之軍吏卒賜爵非七大夫以下皆復其身及戶勿

事漢書高帝紀

八年令吏卒從軍至平城及守城邑者皆復終身勿事漢書高帝紀

十一年諸縣堅守不降反寇者復租賦三歲漢書高帝紀

六月令士卒從入蜀漢關中者皆復終身漢書高帝紀

十二年詔吏二千石入蜀漢定三秦者皆世世復漢書高帝紀

豐沛 高祖十一年四月令豐人徙關中者皆復終身漢書高帝紀

十二年以沛爲湯沐邑復其民世世無有所與沛父兄請復豐乃並復豐比沛漢書高帝紀

民產子 高祖七年民產子復勿事二歲漢書高帝紀

孝弟力田 惠帝四年舉民孝弟力田者復其身漢書惠帝紀

武帝元朔元年詔曰朕族耆老復孝敬漢書武帝紀

高年 文帝禮高年九十者一子不事八十者二算不事漢書賈山傳

武帝建元元年民年八十復二算九十復甲卒漢書武帝紀

四月詔民年九十以上已有受鬻法爲復子若孫令得身帥妻妾遂其供養之事漢書武帝紀

邊郡 鼂錯說文帝募民守塞皆賜高爵復其家

漢書鼂錯傳

西邊北邊之郡雖有長爵不輕得復

漢書賈誼傳

舊都 文帝三年幸太原復晉陽中都民三歲租

漢書文帝紀

守冢 高祖十二年詔與秦始皇帝守冢二十家楚魏齊各十家趙及魏公子亡忌各五冢令視其

冢復亡與它事

漢書高帝紀

給祠 武帝登禮中嶽以山下戶凡三百封密高爲之奉邑獨給祠復無有所與

漢書郊祀志

宗室 文帝四年復諸劉有屬籍者家無所與

漢書文帝紀

功臣後 宣帝地節二年詔曰博陸侯功德茂盛復其後世疇其爵邑世無有所與

漢書宣帝紀

元康元年復高皇帝功臣絳侯周勃等百三十六人家子孫令奉祀勿絕其母嗣者復其次

漢書宣帝紀

博士弟子 武帝爲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復其身

漢書儒林傳序

通經 元帝好儒能通一經者復數年以用度不足更爲設員千人

漢書儒林傳

車騎馬 鼂錯疏曰令民有車騎馬一匹者復卒三人

漢書食貨志

入奴婢 武帝府庫並虛迺募民能入奴婢者得以終身復

漢書食貨志

買復 鼂錯疏曰令民入粟至五大夫乃復一人耳

桑宏羊請令民入粟甘泉各有差以復終身

武帝兵革數動民多買復及五大夫千夫徵發之士益鮮

以上並漢書食貨志

元帝永光三年用度不足民多復除無以給中外徭役

漢書元帝紀

流民 宣帝地節三年詔流民還歸者且勿算事

漢書宣帝紀

本始三年大旱三輔民就賤者且母收事

漢書宣帝紀

執喪 宣帝地節四年詔諸有大父母父母喪者勿繇事使得收斂送終盡其子道

漢書宣帝紀

宮人 景帝遺詔出宮人歸其家復終身

漢書景帝紀

節婦 平帝復貞婦鄉一人

漢書平帝紀以上通考並同

右復除

高祖二年舉民年五十以上有修行能帥衆爲善置以爲三老鄉一人擇鄉三老一人爲縣三老與

縣令丞尉以事相教復勿繇戍以十月賜酒肉

漢書高帝紀

文帝十二年詔以戶口率置三老常員

漢書文帝紀

十里一亭十亭一鄉鄉有三老掌教化

漢書百官表

武帝元狩六年遣博士大等循行天下諭三老孝弟以爲民師

漢書武帝紀

賈山曰天子之尊養三老子太學親執醬而饋執爵而酌祝餽在前祝饒在後公卿奉杖大夫進履

漢書賈山傳

新城三老董公遮說漢王曰項羽無道放弑其主天下之賊也夫仁不以勇義不以力三軍之衆爲之素服以告之諸侯爲此東伐此三王之舉也漢王曰善非夫子無所聞于是漢王爲義帝發喪兵

皆縞素

漢書高帝紀

武帝遣司馬相如曉諭巴蜀責三老以不教誨之過

漢書司馬相如傳

戾太子發兵誅江充長安擾亂言太子反上怒壺關三老茂上書竊以爲無邪心書奏天子感悟

漢書

戾太子傳

王尊爲京兆尹坐免湖三老公乘輿等上書訟尊治京兆功效日著書奏天子復以尊爲徐州刺史

漢書王尊傳

王尊爲東郡太守河水盛溢尊躬率吏民投沈白馬請以身填金隄水波稍却白馬三老奏其狀制

詔秩尊中二千石

漢書王尊傳

黃霸守潁川吏民興於行誼賜三老爵及帛

漢書黃霸傳

韓延壽守馮翊有昆弟訟田延壽曰咎在馮翊移病不聽事令丞畜夫三老亦皆自繫待罪

漢書韓延壽傳

高祖以十月賜酒肉 文帝十二年遣謁者勞賜三老帛人五匹 武帝元狩元年遣謁者賜縣三

老帛人五匹鄉三老人三匹 宣帝元康元年加賜三老帛 四年加賜三老帛人二匹 甘露三

年鳳皇巢新蔡賜新蔡三老帛有差 元帝初元元年賜三老帛人五匹 五年賜三老帛人五匹

永光二年賜三老帛 建昭五年賜三老帛 成帝建始元年賜三老錢帛 綏和元年賜三老帛

以上並漢書本紀通考並同

右三老賜帛

文帝元年詔曰老者非帛不煖非肉不飽今歲首不時使人存問長老又無布帛酒肉之賜將何以佐天下子孫孝養其親今聞吏稟當受鬻者或以陳粟師古曰稟給也鬻淳龐也給米使爲糜鬻也以文帝詔文考之則受鬻之法其來必久

豈稱養老之意哉具爲令有司請令縣道年八十以上賜米人月一石肉二十斤酒五斗其九十以上又賜帛人二匹絮三斤賜物及當粟鬻米者長吏閱視丞若尉致不滿九十嗇夫令史致二千石

遣都吏循行不稱者督之刑者及有罪耐以上不用此令漢書文

文帝禮高年九十者一子不事八十者二算不事師古曰一子不事鬪其賦役二算不事免二口之算賦也漢書賈誼傳

武帝建元元年民年八十復二算九十復甲卒漢書武帝紀

四月詔民年九十已上有受鬻法爲復子若孫令得身帥妻妾逐其供養之事漢書武帝紀

武帝元狩元年詔曰朕哀夫老眊孤寡鰥獨或置于衣食甚憐愍焉其遣謁者巡行天下存問致賜

有寃失職使者以聞漢書武帝紀

元帝初元元年遣使存問耆老漢書元帝紀

建昭四年臨遣諫大夫博士賞等二十一人循行天下存問耆老漢書元帝紀

成帝永始三年臨遣大中大夫嘉等存問耆老

漢書成帝紀

武帝元狩二年遣謁者賜年九十已上帛人二匹絮三斤八十以上米人三石 元封元年加年七十以上帛人二匹 二年賜高年米人四石 宣帝地節三年加賜高年帛 元康二年賜高年帛

三年賜高年帛 神爵元年賜高年帛 四年賜高年帛 五鳳三年加賜高年帛 甘露二年

賜高年帛 元帝初元四年賜高年帛 永光元年賜高年帛 成帝鴻嘉元年加賜高年帛 永

始四年賜高年帛 平帝元始四年賜高年帛

以上並漢書本紀

右賜高年帛

孝文十二年遣謁者勞賜孝者帛人五匹悌者力田二匹 後七年遣詔賜孝弟力田金錢帛各有

數 武帝元狩元年賜孝者帛人五匹悌者力田帛人三匹 宣帝元康元年加賜孝弟力田帛

四年加賜孝弟力田帛人二匹 甘露三年鳳皇集新蔡賜孝弟力田帛 元帝初元元年賜孝者

帛五匹悌者力田三匹 五年賜孝者帛人五匹悌者力田三匹 永光二年賜孝弟力田帛 建

昭五年賜孝弟力田帛 成帝建始元年賜孝弟力田錢帛有差 綏和元年賜孝弟力田帛 哀

帝卽位賜孝弟力田帛 宣帝神爵四年黃霸治行第一潁川孝弟力田皆以差賜爵 成帝建始

三年賜孝弟力田爵二級 河平四年賜孝弟力田爵二級

以上並漢書本紀

徐氏曰按漢之有復除猶周官之有施舍皆除其賦役之謂也然西京時或以從軍或以三老或

以孝悌力田或以明經或以博士弟子或以功臣後以至民產子者大父母父母之年高者給崇高之祠者莫不得復其間美意至多

右賜孝弟力田錢帛